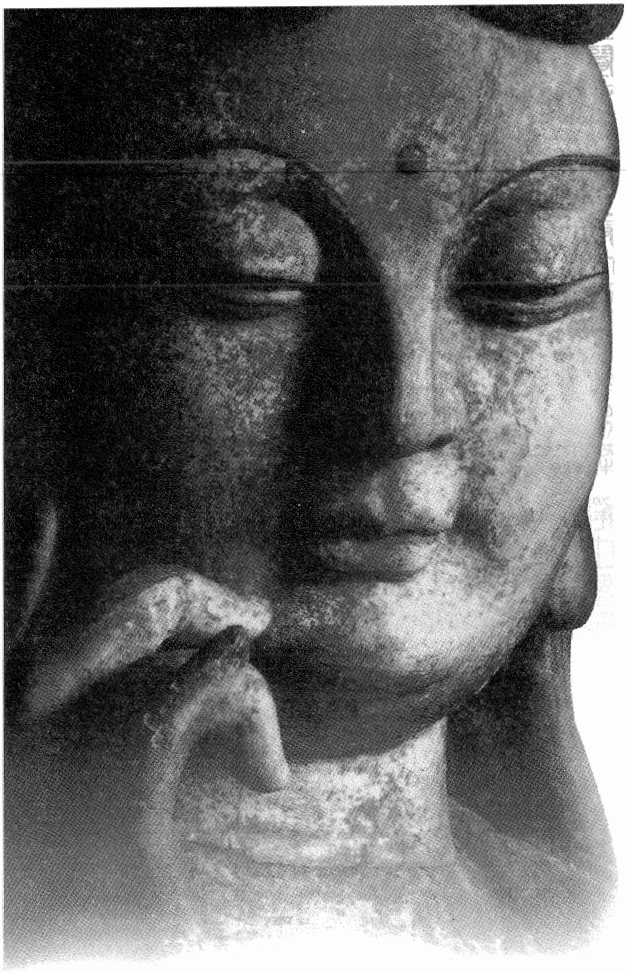


淨土圣贤录易解

【六】

『此圣贤录　古圣先贤　往生实例
铁证如山　逢此不修　真愚痴人
众善知识　极力推荐　淨土好书
发菩提心　深信切愿　万修万去』

净土圣贤录易解（六）目录

往生居士第三……1

二十世纪 汤湘福…1

二十世纪 何桂芳…2

二十世纪 杨余泉…4

二十世纪 谢植之…5

二十世纪 赵修德母李氏……7

二十世纪 毛寿祥…8

二十世纪 方养秋…11

二十世纪 郭涵斋…12

二十世纪 倪幼丹…16

二十世纪 余铭生…17

二十世纪 刘信童…19

二十世纪 关纲之…21

二十世纪 陈少庭…24

二十世纪 王景文…28

二十世纪 吴慧香…31

二十世纪 朱石僧…32

二十世纪 邵慧安…33

二十世纪 杨文澜…35

二十世纪 易慧明…36

二十世纪 顾芸卿…37

二十世纪 张子甲…38

二十世纪 徐志一…40

二十世纪 吴宾……43

二十世纪 钱衡甫…46

二十世纪 张静山…47

二十世纪 俞志钊…51

二十世纪 许月林…53

二十世纪 张伯祥…53

二十世纪 许玉祥…54

二十世纪 施彦士董国良……55

二十世纪 周达西…57

二十世纪 张平之…61

二十世纪 王肃熔…63

二十世纪　张友梅…64
二十世纪　刘裕昆…66
二十世纪　龚再明…68
二十世纪　刘寿椿…70
二十世纪　王渭生…71
二十世纪　董子明…72
二十世纪　温彦斌…75
二十世纪　卢祥根…77
二十世纪　张锡祺…79
二十世纪　胡松年…80
二十世纪　张一留…83
二十世纪　王东园…84
二十世纪　孙季鲁…86
二十世纪　张静江…86
二十世纪　于符衡…88
二十世纪　范古农…89
二十世纪　聂云台…92
二十世纪　林福……94
二十世纪　吴毓祥…95
二十世纪　江印水… 97
二十世纪　李济华… 99
二十世纪　李清源…101
二十世纪　李阿明…103
二十世纪　林清江翁姑…
……106
往生女居士第四 110
明　章端氏 … 110
二十世纪　薛母……111
二十世纪　莫麦容…113
二十世纪　萧王氏…114
二十世纪　陈氏婢…116
二十世纪　刘母……116
二十世纪　李夫人…118
二十世纪　李母……120
二十世纪　顾母……121
二十世纪　范贺氏…122
二十世纪　徐马氏…124
二十世纪　阮王氏…125

二十世纪　吕慧光…127
二十世纪　顾周节母 128
二十世纪　唐卢明善 129
二十世纪　刘培范…131
二十世纪　单童氏…132
二十世纪　林贵德…133
二十世纪　余念西…134
二十世纪　张鹤仙…135
二十世纪　黄马氏…136
二十世纪　宋果定 昌德比丘尼……138
二十世纪　李吴氏…140
二十世纪　梁尚坚…141
二十世纪　张金氏…142
二十世纪　赵金氏…143
二十世纪　曹姬……146
二十世纪　朱杨氏…147
二十世纪　许淑莹 姑李母……148
二十世纪　蒋觉圆…149
二十世纪　丁大定…150
二十世纪　刘仁希…154
二十世纪　郑黄氏…155
二十世纪　文陈氏…157
二十世纪　周马氏…159
二十世纪　丁姚氏…160
二十世纪　李罗氏…161
二十世纪　庄圣慧…164
二十世纪　林玉蓉…166
二十世纪　张刘氏…167
二十世纪　陈奋飞…168
二十世纪　邹陈氏子郭聘初……170
二十世纪　戴李氏…171
二十世纪　何夫人…173
二十世纪　曹孙氏…173
二十世纪　郭陶氏　174
二十世纪　姜冒氏…176

二十世纪　张徐氏…178
二十世纪　邱母……179
二十世纪　魏大满…179
二十世纪　周长青…181
二十世纪　章方氏…183
二十世纪　方妙修…184
二十世纪　魏陈氏…186
二十世纪　要田圣因　187
二十世纪　蔡杨氏…189
二十世纪　张氏……192
二十世纪　杨美玫…193
二十世纪　洪吴氏…196
二十世纪　何张莲觉　198
二十世纪　吴郝氏…200
二十世纪　林陈氏…202
二十世纪　吴陈贤行　203
二十世纪　朱李慧芝　204
二十世纪　陈女士…207
二十世纪　余印华…208
二十世纪　郑沈氏…210
二十世纪　宋韩氏…212
二十世纪　袁顾氏…214
二十世纪　潘姜氏…215
二十世纪　戴慧芳…217
二十世纪　许母……219
二十世纪　杨范氏…220
二十世纪　俞张氏…221
二十世纪　洪杨氏…223
二十世纪　顾於氏…225
二十世纪　胡程氏…228
二十世纪　朱曾氏…229
二十世纪　史杨氏…230
二十世纪　蒋妙静…231
二十世纪　罗金氏…233
二十世纪　赵毓芹…234
二十世纪　李云祥…239
二十世纪　黄龚氏…240
二十世纪　于赵氏…241

二十世纪　神江氏…242
二十世纪　周华氏…243
二十世纪　方王氏…244
二十世纪　彭王氏…246
二十世纪　陈王氏…248
二十世纪　王慧贞…249
二十世纪　潘朱氏…249
二十世纪　王李氏…251
二十世纪　汤王氏…253
二十世纪　邵伏氏…255
二十世纪　马杨氏…257
二十世纪　戴钮有恒258
二十世纪　方王氏…262
二十世纪　邓母……264
二十世纪　叶张氏…265
二十世纪　林王氏…266
二十世纪　孙蒋氏…268
二十世纪　宋张氏…271
二十世纪　张母……273
二十世纪　宋朱氏…275
二十世纪　李汤氏…277
二十世纪　潘陈氏…278
二十世纪　施净缘…281
二十世纪　舒余氏…282
二十世纪　袁姜常静 283
二十世纪　顾根媛…286
二十世纪　杨卞氏…288
二十世纪　郭杨氏…291
二十世纪　董靳氏…293
二十世纪　熊淑慎…295
二十世纪　杨母婢罗蓉蓉
…297
二十世纪　陈周观成 302
二十世纪　白詹坤圆 304
二十世纪　宋顾守合 305
二十世纪　阿幼……306
二十世纪　李张智熏308
二十世纪　林母……309

二十世纪　周杨慧卿 311
二十世纪　某母……316
二十世纪　王弄书…318
二十世纪　钟张冰如321
二十世纪　盛章氏…323
二十世纪　洪环……326
二十世纪　陈母……330
二十世纪　陆敏君…331
二十世纪　王惠贞…335
往生物类第五… 339
清　鸡…… 339
二十世纪　双鹅……340
二十世纪　九十六牛鬼
……341
二十世纪　白鹅……346

二十世纪　汤湘福

汤湘福居士。上海人。事奉母亲极为孝顺，性情放浪、不拘小节，喜欢饲养鸟类，嗜好鸦片。四十七岁时，有一天，忽然心中大为悔悟而戒除恶习。经由吴敬仁居士劝告，并赠阅《印光法师文钞》，才渐渐对佛法产生信仰。一九四一年二月中跟随吴敬仁到灵岩山，参加印公荼毗典礼，看见道场之庄严，四众的虔诚，及种种灵验祥瑞之相，于是很感叹地说：「确实如此啊！佛法真是不可思议也。我从此以后将长年持斋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返家后即尽放笼中之鸟，持戒念佛，恳切异常。

三月二十日后，忽然有些微的疾病，住进东南医院调养。四月二十五日晚上，自知身体不会好了，于是紧急电请胡松年居士，请二位僧人助念。到了五月初二晚

上，电请胡松年到来，汤湘福说：「今日是我俩最后之一面了，麻烦加请二位僧人，再念佛四十九日，昼夜不断。殡殓均依佛制，亲友一律不报丧，家中不设立灵位，以免年老的父母，触景生悲。我明日早晨将要往生，麻烦你来为我相送。」胡松年则劝他一切放下，专心念佛。隔天早晨，胡松年偕同二位僧人前来，汤湘福已经吉祥卧而往生了。往生后面貌的颜色光泽胜过平时，等到晚上，头顶还有温暖，时年五十二岁。（弘化月刊一期）

二十世纪　何桂芳

何桂芳居士。名连增，法名定贤，苏州人。原籍浙江山阴，年十八岁，依靠兄长学习技艺于江苏吴县一带。中年以后聚积资产，家境渐渐富裕，随即兴建义学、建造祠宇、修桥补路，因而乡里的人都称

赞他是善人。年纪超过六十岁才听到佛法，从此坚决吃素。皈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行业。创设功德林素食馆，方便利益莲友，消除杀业。于素食馆旁边建造佛社，以供善信莲友聚会，早晚二时礼佛诵经，不亚于僧尼。年七十余岁，江苏省城一带大旱灾，至光福寺恭迎观世音菩萨圣像祈雨，在舟行的途中，由于极为至诚恳切地祈祷，立即降下甘霖。于是自己用身体遮盖圣像，以蔽风雨，到达江苏后衣服湿透，因而大病。疾病痊愈后顿开智慧，原先一字不识，忽然尽识经文，过目不忘。

一九三八年春天，流连海上，出家受剃度于真达和尚，现沙弥相。由于连年国难，无人救助的孤儿寡妇，依赖他的救助而生存的人不可计数。劳苦地奔走于上海、无锡之间，无论风雨呼号也不停止救难，因而老病复发。一九四一年八月初六日

，为八十岁诞辰，其子归家计划庆祝寿诞之事。何桂芳说：「我的病在心，你能了却我未了之心愿，完成各个慈善救济等事，我就可以瞑目了！过了初十，你要尽速归来。」初九日早晨，焚香诵持《阿弥陀经》，礼佛完毕后，即趺坐结印，默念佛号，八时安详而往生。隔天入殓，身体柔软，头顶温暖。（弘化月刊十三期）

二十世纪　杨余泉

杨余泉居士。法名德洽，江苏无锡人。年十四岁，前往苏州学习纺织的事业，学成后设布庄于天后宫桥，同时迎接奉养父母，克尽孝道。母亲信仰佛法，于是随侍母亲朝礼普陀、九华诸名山。等到父母过世，儿女长大成人之后，奉持佛法更加虔诚。皈依印光大师，受菩萨戒。凡是讲经念佛等法会，均前往参加。创立香光莲

社，定期念佛放生，历经多年如一日。

晚年常患有肠泻疾病，只要饮用大悲水治疗即能痊愈。一九四一年八月，泻病复发，但是拒绝医药。凡是朋友亲戚前往探视问候，均请他们念佛相助，不谈其他俗事。常拍打棉被当做法器，高声念佛。等到十八日戌时（晚上七～九点），命儿子扶起盥洗漱口，点燃蜡烛焚香礼拜，恭敬瞻仰佛相，眼光不曾暂时舍离。之后端身正坐，左手持着念珠，右手拈檀香，高声念佛。念佛的声音渐渐低微，后来不出声，掐珠如故。到了半夜子时，安坐而往生，时年六十八岁。八月二十日跏趺入龛，身体柔软如绵。九月初五日火化，得舍利子甚多。（弘化月刊十三期）

二十世纪　谢植之

谢植之居士。法名明义，为印光大师

的五戒弟子，念佛十余年。从小到老，身体健康强壮很少生病。一九四〇年，忽然患有痢疾整年无法痊愈。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预先立下遗嘱，以免临终时家人耽误他生死大事。后来住进医院，频频使用灌肠法，身体日益憔悴，等到出院后，便卧床不起。女婿为他准备后事，谢植之知道此事，高兴地说：「现今可以去了！」于是不再进食。

十月初四日，朱石僧居士前往探视他，谢植之说：「我虽未见佛，然得一好消息，使我非常快乐，心花朵朵开，我必得往生，只是不知品位如何而已！」诸女儿在床榻旁助念，念佛声音稍低，忽然张开眼睛说：「此时乃紧要关头，为什么不恳切念佛？」并且时时合掌作礼佛的样子，声音气息渐渐微弱。隔日辰时（早上七～九点），在念佛声中，吉祥安卧，微笑而

往生。接近中午的时候，身冷顶热，等到入殓，身体柔软如生人。（弘化月刊四期九期）

二十世纪　赵修德、母李氏

赵修德居士。河北邢台县人。事奉母亲非常孝顺，皈依三宝，严持五戒。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母亲李氏病重，全家念佛屡现瑞相。临终时，谆谆嘱咐子女要精勤念佛，三年之内，念佛不要间断。嘱咐完毕之后，安详而往生。三小时后，身体柔软，头顶温热，满面红光。赵修德既遭母丧，丧葬祭祀极尽礼仪。并谨遵母命，三年之内，行住坐卧，念佛声不断。每日鸡鸣而起，常到圆照塔下，右绕念佛。凡是遇有阻挡道路的瓦石，必定将之除尽，以免妨碍行人。遇到斋期，必到开元寺，击磬点灯，照应香火。逢人即劝人念佛，同

生极乐。其持佛号，至专至勤，遵守母命，惟诚惟谨。

等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常常说：「母亲的遗命圆满，我将往生，因宿世业障难逃，须受疼痛之苦。」不久忽然生病，疾病发作时胸背疼痛，果真如他所说。十二月初一日，支撑病体前往开元寺拜佛，并礼拜观世音菩萨。回家后即闭目合口，不视不语，只有含笑端身正坐，掐珠念佛。后来安然坐化往生，时年五十六岁。四小时后，头顶温暖，肢体柔软，异香经数日不散。（弘化月刊三十一期）

二十世纪　毛寿祥

毛寿祥居士。江西人，五岁读书，过目成诵。二十岁丧妻，从此不再续娶。毕业于法政学校后，创办启南小学等，皆功成不居。凡是遇到善举，常常慷慨捐出巨

款，还怕他人得知。平日恭敬地侍奉母亲，以奉行孝道、长养心志为乐。最初学习静坐，心中祈求成仙。一九二六年，有一天，偶然取得亲家黄履思居士的净土经论，阅读之后很喜欢。因而问：「自性即是弥陀，念佛作什么呢？唯心即是净土，求生净土作什么呢？」黄履思说：「净土唯心，众生云何能识？自性弥陀，凡夫云何能证？佛陀有殊胜的方便法门，莫如念佛。由一念以致于无念，而后能识自心净土。由求生而达到无生，而后能证自性弥陀。」毛寿祥问：「下手工夫，可得闻乎？」黄履思说：「一需真信，信弥陀是已成佛，我是未成佛，未成之佛，须赖已成之佛护念摄受，自然容易圆成佛道。二需切愿，愿今生临欲命终，决定往生极乐世界，见佛闻法证悟无生法忍后，自然可度化众生成正觉。三需实行，每日定课，诵念

《阿弥陀经》、往生咒与阿弥陀佛名号等若干时，终身无间断。如此信愿行具足无缺，再加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吃素。一心一意修习净土行业，与佛的慈悲感应道交，决定蒙受接引往生西方。则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才能够亲得受用矣！」毛寿祥闻之大悟，从此持长斋念佛，不论昼夜二六时中，勇猛精进。

毛寿祥购买庐山小天池一块很小的土地，建筑精致小屋奉持佛法。到了冬天霜雪飘落，空山无人，安然独处。日常生活自己砍柴、取水，自己烧火煮饭，好像是个苦行头陀。有一天，山中有毒蛇成魔，扰其昏迷三天三夜，生命的存亡只在于呼吸之间。因此提起正念，用刀砍断左手食指，洒血书写『佛』字，魔因而立刻消失。后来游历普陀、杭州诸山名胜，道心益进。之后避居于福建建瓯县，帮助家属经

营药材事业，平日虽百务纷集，仍一心念佛。一九四一年重阳日，忽然闭上眼睛静坐，举右手作迎接的样子，然后随佛往生，年五十岁（弘化月刊十四期）

二十世纪　方养秋

方养秋居士。名绵晃，广东潮安人。生性淡泊，不喜欢结交朋友。经商于香港，凡有救灾济难，育才兴学之事，无不参与劳役工作。中年皈依三宝，广泛学法于禅密二宗，曾经参礼虚云、圆瑛、太虚、宏愿诸师。并协助设立香港佛学会及居士林、慈航净院，又帮助整修南华诸寺院，其功德没有办法计数。最后才皈依印光大师，全家持戒吃素，虔诚修习净土法门。著作《学佛津梁》启发引导初机学佛的人。

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军侵袭九龙，攻

打香港，炮火猛烈，于是命令家人避难，仅留其子方业光随侍。方养秋说：「能够早离三界的火宅，才是幸运之事，你应该专心求生极乐世界，我早已发愿代众生受苦，心中没有什么恐怖了。」每天唯有礼佛持名不断。十二月十八日晚上七时，炮弹炸断屋柱，伤到方养秋的后脑，血流不止。其子以药剂进奉，方养秋拒绝服用，只是念佛，并命其子助念。到了九时，念佛益急，口中呼唤着：「佛来！佛来！」然后合掌微笑而往生。往生后，脚最先冰冷，再由膝至胸，头顶最后冰冷。时年五十九岁。（觉有情月刊十一卷八期）

二十世纪　郭涵斋

郭涵斋居士。名振墉，字谷贻，法名慧浚，晚号净继，湖南湘阴人。清德宗光绪十九年（西元一八九三年）中举人，官

至安徽候补的道员、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一九一二年后，退隐于长沙东乡之澄湾，平日著书论道，以相应于自己的志向。曾经募款赈济水灾，捐助孤儿贫女等收容院，因而保全性命存活的人很多。又提倡设立慈善会、放牛场、放生池等，惠及动物生灵。凡有布施米粥、药物等诸善举，无不踊跃参加。有一天，忽然谢绝俗世的尘嚣，潜心研究佛教经典。一九二六年，发愿长年持斋念佛，皈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后来游历南华寺，又礼虚云和尚为师，佛学的造诣日渐进步，愿力日渐宏大。常年刻印布施《金刚经》、《阿弥陀经》各经典，并请大藏经数部，分别赠送各大丛林寺院。尤其以全力提倡修复汾山密印寺、重建麓山舍利塔，其功德最大。同时提倡建立普护莲社，以教化初机学佛的人。倡办华严法会，以安定乡里。建造极乐

塔，以完成旧有之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自己建造自备的墓穴完工，亲自前往视察，回家后即稍感不适，经医治吃药都无效。隔年元月初二日疾病严重，延请古唐寺自安上人及莲社张昕居士等，在佛堂礼忏念佛。诸子女环立侍候，而郭涵斋向他们表明今天晚上没事，催促他们各自就寝。初三日忽然说：「耳中有声音，有如外道众生喧哗吵闹一般。」张昕于是走向佛前，代燃臂香三炷，祈求化解宿世冤孽。又于室内安设阿弥陀佛圣像，僧俗同诵《地藏经》一部。大众开始持诵时，郭涵斋即说：「心里非常安静。」不久即安睡。

初四日命家人写书信恭请灵岩山妙真和尚，代为启建佛七法会，以及交代捐助灵岩山尚未完之功德等事，都非常详尽。自己撰写挽联说：「三业孰能消，愿凭正

助净行，得生安养。万缘今放下，莫受人天福报，再入娑婆。」午时，呼唤家人为他洗脚换穿新鞋。并扶掖下床，从容礼佛九拜，同时命人移动床铺向着西方。凡是前来助念的人，皆以合掌向其表达谢意。到了晚上，命子女代跪佛前，自己伸出手臂燃香三炷，眷属及僧俗为他燃臂香者二十一炷。此时郭涵斋自己说：「现在非常安适，可换作阿弥陀佛四字圣号。」众人于是在室内大声助念。

张昕居士即开导他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实在是有，决定不可怀疑，怀疑则生障碍。以郭公您之力修净行，功德决不虚弃，佛之大愿，亦决不虚发。但往生必有定时，当放下一切，安心静候，如印光大师往生，亦坐待甚久也。」郭涵斋听了之后，频频点头。天刚亮，张昕又走向佛堂为他礼地藏忏一部，并依附在他耳边

警惕安慰，郭涵斋仍点头回应。忽然间气息渐渐微弱，接着安详而往生。当时是元月初五日辰时（早上七～九点），年七十岁。（弘化月刊十二期）

二十世纪　倪幼丹

倪幼丹居士。安徽人。一九三五年，偕同妻子慧念到苏州，皈依印光大师，法名慧杰。从此之后，每日礼拜念佛，习为常课。一九四一年夏天，患高血压疾病，但平时的行持并未间断。隔年元月病势严重，十九日午后，嘱咐妻子请莲友助念。并且说：「八时如不去，须至十二时。」莲友十人于六时前往，倪幼丹神志非常清楚，皆向他们合掌以表谢意。家人悬挂阿弥陀佛圣像，倪幼丹时时双目注视。等到听闻念佛的声音，知道念佛的人很多，于是询问家人是什么人前来念佛，家人告以

都是莲友。于是随众念佛，至午夜安详而往生。（弘化月刊十二期）

二十世纪　余铭生

余铭生居士。浙江定海县人。家里从事农耕工作，生性单纯朴实，不知什么是佛法。其子余鼎镛，年轻即信奉佛法，一九四一年前往上海，皈依圆瑛法师，专心听闻开示，深信净土为修行的捷径。于是倡办佛教居士林，劝众念佛，余铭生虽有薰习听闻，但尚未实行。

一九四二年元月二十四日患些微疾病，儿子余鼎镛即告诉他净土十念往生之理，于是顿发信愿，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元月二十九日为他集众助念，自击引磬，高声念佛。二月初一日晚上，忽然笑着说：「刚才见到阿弥陀佛与西方种种光明胜境，不可言说。曾坐莲华上，荡漾于七宝

池中，非常快乐。」话说完后，对着床前的佛像，合掌礼拜，连称：「阿弥陀佛，是否可坐上莲华了？」其求佛接引，想要立即登上莲台，好像有迫不及待的样子。有人劝他念十声佛号，余铭生即大声念至第八声，就感觉气力不支，于是低声默念。忽然间大笑称快，安然而往生，时为二月初二日丑时（凌晨一～三点），年四十九岁。到了辰时（早上七～九点）顶门犹温。隔日入殓，面色红润。（弘化月刊十三期）

评曰：「病时得闻净土法门，及临终一念真切，竟能横超三界，了脱生死，如果没有凭仗佛力，何能至此。世间有不了解佛法的人，大多认为十念念佛往生西方净土，应该没有这么简单便宜之事。殊不知听闻到佛法即能信愿求生极乐世界，已

经是宿世根机成熟，又何需怀疑呢？」

二十世纪　刘信童

刘信童居士。山西人，居住于河南开封。脖子上生颈部肿大症，以致于脓血淋漓，痛苦万分，臭恶难闻。卧床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能翻身转侧，日夜呼号，坐以待毙。其父亲于外地作官，母亲留在家中照顾他。有一天，见到母亲更换衣服外出，于是问母亲要去哪里？母亲说：「拜师去！」刘信童问：「拜师何用？」母亲回答说：「念佛求生西方，脱离六道轮回的苦海。」刘信童听了之后，坚持请求母亲代为拜师，母亲即代为皈依圆德法师，并受八关斋戒。回家看见刘信童长跪合掌，屹然不动，一切的病苦均减少，心中不胜欢喜。刘信童于是虔诚持诵佛号而不间断。

如此经过大约三个多月，有一天，忽然告诉母亲说：「孩儿的业障已尽，将往生西方，母亲被孩儿连累了，也可以说是劳苦。现在可请数人来家中助念。」因卧室臭秽，只好在室外举行助念。过了一会儿，室中忽然闻到异香，众人于是进入卧室探视，看见刘信童合掌端身正坐，念佛而往生。异香经过三日不散，时年十三岁。（弘化月刊二十七期）

评曰：「刘信童在痛苦交煎之时，忽然听闻到念佛法门，其心中是如何地庆幸愉快啊！所以心坚意诚，有感即应，才受三皈依、八关斋戒，身上的一切痛苦均减少，念佛三个月，就业尽往生。苦海茫茫，回头是岸，期愿身患病苦的人能够了解，好好地取法效仿，一心念佛才是啊！」

二十世纪　关绸之

关绸之居士，作官数十年。四十二岁，皈依三宝，专修净土。二十年来，因为世事忙碌，功课未能如初学时的严谨细密。但一句佛号，时时提起，往生净土的愿力，非常恳切。一九四〇年起，时常多病苦，一九四二年春天，才知道是肠癌。五月十九日病情日渐严重，请赵朴初居士于遗嘱中签名作证，并说：「求生净土不难，现在已经步步走近。我常观想普陀山荷花池及观世音菩萨圣像，曾数次梦见，期愿观世音菩萨救度苦厄，接引我往生西方。只是病中持斋未能清净，深自忏悔，此生死大事，麻烦由赵先生你相助。」赵朴初准备约道友念佛，关绸之说：「很好，大众可以同念观世音菩萨。」见到德森法师后来到达，喜形于色，合掌说：「请师父领众，为我专念观世音菩萨，先求到普

陀山一转，求菩萨带领我往生极乐。」而德森法师以这圈子不要兜，不如当下专念阿弥陀佛，求佛接引，直往西方等言语，坚持劝导他。关纲之频频点头说：「好！」而其眷属仍然希望他的病能够痊愈，始终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为安，不必改念。德森法师于是借词而离去。

再请兴慈法师开示，法师开示他要口念心想，与观世音菩萨心心相印，那么决定可以往生。关纲之含笑合掌说：「但求带业往生，即使是边地化城，也是我所欣愿的。」又说：「念佛声太急，不是很清楚。」于是兴慈法师领众缓念约二小时，然后辞别离去，关纲之说：「听师父念佛甚得力，希望师父留在此地不要走。」午后，法藏寺僧人及居士林的莲友先后而到，关纲之皆一一合掌表示道谢。并且随大众念佛，面有喜色，说：「我今一切放下

，决定往生。」

到了傍晚忽然说：「妄念甚多，观音大士无刹不现身，为何至今仍然不见？」赵朴初说：「观音大士便在自己心中，不管见不见，只要紧靠大士，便可蒙受加被。」于是奉请四臂观世音菩萨圣像于床榻前，关纲之见到圣像合掌，高声念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不久即说：「刚才曾到莲池，不见大士而返，恐怕有业障。」于是请众人为他持诵大忏悔文及念菩萨名号。大约过了一小时，忽然欢呼说：「大士已经来了！」命家人均跪在床榻前。自己说：「大士在莲池中，莲华围绕，我此时非常快乐。」旁人问：「见到阿弥陀佛了吗？」答：「未见，但是见到大士非常明白清晰。」随即合掌高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并且环顾左右，问谁愿往生者，可同往生。自此之后目光常常

注视虚空，不再说话。隔天早晨，兴慈法师到，仍举手作礼，兴慈法师嘱咐他闭目静念，并领众念菩萨名号，不疾不徐。渐见关纲之目光收敛，唇颚微动，随大众一同念佛。法师又嘱咐他万缘放下，一心求生西方。答云：「好！」问他听佛号清楚吗？关纲之回答说：「是！」午时气息渐渐微弱而往生。子时后，顶部犹温暖。（弘化月刊十五期）

评曰：「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左辅，同属西方极乐世界的接引导师，本无高低之差别。然而临终皆以同念阿弥陀佛为主旨，如果不是平时专持观世音菩萨圣号的人，仍然要以念佛为最重要。」

二十世纪　陈少庭

陈少庭居士。名继璋，湖南永州人。

跟随父亲于江南作官，等到父亲过世后，设米店于镇江而亏损，于是担任南京及上海救济妇孺会的探员。每当于船上侦察时，遇有朝山僧人缺钱购票而下船的，必定设法成全，人数虽多也不厌烦。一九三四年，与曹幼珊等十余人前往朝五台山。至南台山腰，遇见一位老者指引，先拜访古南台寺，得皈依弥清老和尚。弥清法师云：「夜里梦见足底出现一个『成』字，即知有弟子来，今天果真见到你，正好符合梦中预兆，当名满成。」晚餐后，至山坡拜求智慧灯，三拜未礼拜完，即见灯光遍满山坡，由远而近，渐至目前。感应此灵异瑞相，心中悲喜交集。

历经了五个山顶进香完毕后，到了广济茅篷，谈及皈依之事。正好古南台寺的当家了常法师在旁，说：「弥公一向不收弟子，从前某官员，以千圆求皈依而被拒

绝，今为何一言便允许，这实在是奇异之事也！」陈少庭因感奇缘，于是发心永远护持五台山。返回上海后，即邀约曹幼珊等人捐募长年供养，总共有数十人，每人每年三十圆。等到抗战军事兴起，时势日渐艰辛，才发起募集二万圆，购买稻田六十亩，以供僧众永久之道粮。导安法师曾问他将来归宿之目标，则回答说：「至五台为僧。」

一九四二年二月，忽然以临终无主，前路茫茫，告诉法师，法师说：「如果想要临终能作主，有所依靠归宿，须念佛求生净土。」陈少庭即决定以求生净土为归宿，每日念佛一万声。四月初四日，礼兴慈法师受五戒。七月初三日患痢疾，十四日忽然中风，手足抽搐，口鼻易位，以致于言语饮食均不方便。十六日又加上呼吸急促，经治疗才止。二十二日午后三点，

转变为心气病，四点忽然笑着呼叫说：「文殊菩萨来了！」妻子尚未回答完毕，又说：「阿弥陀佛也来了，赶快请导安法师等人前来助念。」话说完后，大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声，从此之后不再说话。

看见导安法师等人到来，注视很久面带微笑，法师等人坐在床前，高声念佛，屡次嘱咐陈少庭要默念，均点头表示答应。至十一点，大汗淋漓，气喘甚急。全身均冷，唯有头顶与心窝非常温暖，法师恐怕他对往生或再来为僧的目标还未决定，于是恳切向他开示说：「作人的乐趣和感受你已经深知，还有什么可贪求，在此紧要的生死关头，应该尽速下定主张，一心念佛，以求往生。再一迟疑差错，后悔就来不及了！」妻子也是如此劝勉，于是心脏部位渐渐冰冷。午时气喘渐缓，大家恐怕其神智昏昧，又向耳边高声朗念，使其

意念不忘。将近下午一点的时候即已往生，唯有头顶暖热。时年六十六岁。（弘化月刊二十一期）

评曰：「多日不能说话，到了临终时能够说话，是佛感应加被之所致。只是头顶与心胸非常暖热，这是因为神识若由心出即为人，顶出即为圣，此是他为僧与往生之志向还未决定的缘故。经由恳切的开示，往生之志向才决定，所以心部渐渐冰冷，只有头顶独有暖热。由此可知，临终之助念开导，怎么可以忽视呢？」

二十世纪　王景文

王景文居士。名玉纯，世代居住于辽宁岫岩县。最初从事农耕工作，后来从商，平日乐善好施信奉佛法。五十三岁，和妻子及孩子们，一同发心吃素。因为次子

王超寰及四子学佛，故知念佛为横超三界，直脱六道轮回之捷径，是在家众最容易行持的法门。于是虔诚修习净土行业，专持佛名，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每日无有间断，梦寐不忘。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前往西山的长子家，晚餐食量顿减。隔天早晨拒绝饮食，忽然说：「我觉得身体虚弱，恐怕不久于人世，等不到九月了。」其长子因其并无疾病而忽视此事。午后，王景文以此告诉其妻，正好第四个儿子听到，乃惊讶地说：「此是父亲将要往生西方，预知时至也，必需尽速准备后事。」于是催促母亲检点送来衣物。并问父亲现在感觉如何？应当清心念佛，不要挂碍他事。王景文回答说：「我无疾病，只是不想饮食罢了！」于是闭目不语，而手指微动不曾停止。儿子又轻声地呼唤而问他感觉如何？

答说：「我不说话时，即是以手指记数念佛，不要再打扰我。」

次子王超寰服务于安东省安东市，后来转职于安东省凤城县。八月二十九日晚课作完，才进入寝室，忽然感受父亲到来，仿佛说：「我今夜子时，将超生极乐世界。」王超寰大惊说：「如果是这样，儿子来不及见到父亲，且不能送父亲往生了。」王景文说：「没有关系，你四弟已经回家，临终一切后事，他亦知之。而且我已经前往西山你大哥家中，因其地点比较肃静。」王超寰随即合掌念佛，心中默默回向说：「如果我父亲将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愿佛垂慈，千万不要使我们父子不得相见，而来不及送父亲往生。」一时觉得父亲说：「明日你会接到你四弟来电。」王超寰说：「明日接电，后日下午决定可以抵达家中，但愿父亲稍待。」王景文

说：「若是如此，我往生西方的时间，可于九月二日子时，我决定等待你。」说完后王景文即飘然而离去。隔天中午，果然接到弟弟来电，于是急返安东市，但是竟然没有夜车。九月一日王超寰带领妻子及孩子返回乡里，问父亲现在感觉如何？仍然可以像平常一样地念佛吗？答说：「我无疾病，念佛决不暂忘也。」于是闭目，仍旧默默念佛。儿子们分班轮流助念，到了子时，忽然起床面向西方端坐念佛，接着安详而往生，时年八十岁。经过了一天多的时间，仍然端坐如生（弘化月刊二十三期）

二十世纪　吴慧香

吴慧香居士。为车马湖居士林之莲友。生性至诚，平日精勤念佛，每逢佛七，必定勇猛精进不稍懈怠。一九四二年地藏

七期中，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但是仍然礼佛念佛一如平常。地藏七结束后，病情日渐严重，医治无效。于是请居士林助念团及家人群集助念，而吴慧香面向佛像专注倾听，心念不曾稍有散乱。九月初四日子时，专心注视虚空而笑着说：「大士降临，我当随去。」随即安详舍报往生，毫无痛苦的样子。（弘化月刊二十八期）

二十世纪　朱石僧

朱石僧居士。名祺。早年皈依谛闲法师，法名显伽。后来又皈依印光大师，法名智睿。长久以来担任京沪铁路站长等职务。一九二二年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担任副林长。抗日战争起，又与道友成立佛教济寒会，竭尽心力救济难胞。凡有饥寒孤苦疾病贫困等众，必定切实调查，按月补助。一生心血，多为弘护三宝、救

济饥贫所耗尽。晚年，操劳过度，常常身患疾苦。

一九四二年十月初八日病情严重，灵岩山的妙真和尚，特地前来居士林详细恳切地开示，嘱咐朱石僧要万缘放下，提起正念，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朱石僧听到之后，极为欣喜感动，愿遵命奉行。十月十一日辰时（早上七～九点），儿子问他心中能念佛否？点头说：「能！我心中早已到了西方，念佛真的不落空。」并索取笔书写：『父早归西』示之。以手指转着念珠而嘴唇微动，念佛不断。直至午时，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弘化月刊二十期）

二十世纪　邵慧安

邵慧安居士。原名治安。最初信奉理教先天道，后来获得《印光大师嘉言录》

，才开始深信三宝，皈依印光大师，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一九四二年春天，因乘车不慎，跌倒而伤气，经百余日的疗养，才稍有痊愈。九月二十四日，自逊和尚茶毗，走路前往观礼，并参加念佛，精神一如平常。接着又感冒风寒，一病不起，但是念佛尤其精进，一心一意祈求往生。

十月十二日，自知时至，命家人助念。到了晚上初更（晚上七～九点），邵慧安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家人妄语云：「将要天亮了！」邵慧安说：「我决定于今晚丑时（凌晨一～三点）往生。」话说完后，又继续念佛。到了丑时，又说：「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我前，自逊大师也来迎接，我去了！」随即高声念南无阿弥陀佛三声，然后吉祥往生，往生后面貌如生。八小时后，四肢柔软，身体冰冷，而头顶犹有温暖。（弘化月刊三十一期）

二十世纪　杨文澜

杨文澜居士。法名怡德，浙江吴兴人。父母慈祥信奉佛法，从小承蒙父母庭训，生性仁慈利益众生，精修净土法门，总共历经三十余年。家人子女，都皈依印光大师。一九四二年夏天，食量减少精神衰退，子女感到很忧虑，于是致书信请灵岩山寺为他启建佛七，祝愿父亲如果阳寿未尽，能疾病早愈身心轻安，若是大数将终，可以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月十八日早晨起来，诵持《阿弥陀经》一卷。念佛完毕后，忽然告诉家人说：「娑婆世界苦恼无尽，我将往生西方净土。」随即请尼师及道友等人前来助念，家属也分班随众念佛。到了十九日巳时（早上九～十一点），于大众助念声中，合掌念佛安详而往生。酉时（下午五～七点）头顶犹有温暖，隔日入殓，身体柔软，

面貌如生。（弘化月刊十九期）

二十世纪　易慧明

易慧明居士。江苏南通人。平日经商，为扶乩所迷惑。有一天，胡慧彻居士劝其吃素念佛，专修净土法门，并略述净土要义，易慧明即深信不疑，皈依印光大师。一九三三年，参与发起金沙佛教居士林，隔年冬天受戒，即住在居士林中专修净土，精进不懈。遇有放生施财，印经造像等善举，必定慷慨解囊。

一九四二年冬月初一日，早课才结束，忽然觉得头痛微晕，于是向胡慧彻合掌说：「后日申时（下午三～五点），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恳请居士林的莲友，助我往生。」等到约定的日期，居士林的莲友均到达，于是随众念佛不断。到了申时（下午三～五点）展颜一笑，端身正坐而

往生。隔天早晨头顶犹灼热，酉时（下午五～七点）入龛，端身趺坐，身体柔软，面貌如生，依旧笑容可掬。时年七十五岁。（弘化月刊四十六期）

二十世纪　顾芸卿

顾芸卿居士。江苏南通县人。年幼丧父，事奉母亲非常孝顺。经商重视信用，办理地方公益，不辞辛劳疲困。晚年皈依三宝，专修净土，平日礼佛持名，虽遇严寒酷暑，也精进不懈。一九四二年年底，患咳嗽疾病，到了隔年元月初二日，告诉家人说：「我终日如同在竹林中，见诸圣众，放大光明，恐怕与你们只有三日的时间可以相聚。」并告诫家人他往生时，全家不要哭泣，应当助念送他往生西方。最后如期坐化往生，如入禅定，容貌色泽明亮红润，头顶温热积久不散。（弘化月刊

三十一期）

二十世纪　张子甲

张子甲居士。名遇乙，法名智甲，陕西朝邑县人。清德宗光绪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年）被选入京城太学，学兼新旧课目，尤其专长算术，从事教育工作有好几年。生性慈悲，设立义仓以救济歉收荒灾，抄写药方以医疾苦。一九三二年，成立念佛社于朝邑的天鉴楼，引导众人念佛。入社者不收费用，所以乐意跟随的人很多，因而往生者也不少。一九三五年到苏州，皈依印光大师，并朝礼普陀山。回家后即依教奉行，倍加精进。广泛散播佛书，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只苦口婆心劝人念佛，而且著作书籍妙语如珠，启发人心，使妇人小孩都容易理解。后来，附近各县佛社林立，信佛的人很多，这些都是由张

子甲倡导之力，于是被推为合阳、朝邑、澄邑三县念佛社社长。

一九四三年夏天，赶办佛事，清理俗务，精神还很好。五月初八日，因天气热而中暑，晚上感染风寒，隔日全身冰冷，精神虚弱，经服药后病情日渐轻微。六月初一日念佛会期，道友都聚集，见到任俊卿居士，欢喜地拉着他的手说：「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希望你们尽心佛事，以文字发挥佛教精神，救人疾苦。」话说完后，约略吃一些蒸饼，从此不食米面食物，只有饮水数杯，润喉而已。

六月三十日早晨，说他昨晚在佛殿，看见莲华盛开，念佛的人多得无法计数。后来助念的人忽然见到室内充满光明。到了隔天半夜的时候，忽然合掌含笑，念佛三声，接念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圣号。自此之后不再说话，眼睛向上注视，时

而用两手护着头顶，时而捻转念珠不停，口唇常常微动。七月初二日早晨，忽然说：「空中鼓乐响亮。」众人静静倾听，远远听到乐声飘渺，从此之后精神振奋异于平常。到了初五未时（下午一～三点），口唇又微动，突然右胁而卧，于助念声中，安详往生，顶门非常灼热。戌时（晚上七～九点）入殓，仍然四肢柔软，面貌如生。（弘化月刊三十一期）

二十世纪　徐志一

徐志一居士。名鉴章，法名慧章，江苏吴县人。天性孝顺双亲，友爱兄弟，待人仁慈，平日沉默寡言。祖父虔诚信仰佛法，每天早晚礼佛诵经，徐志一如此日积月累耳濡目染，一向对佛法具有信心，童年即念佛，期愿往生西方净土。一九三八年五月，年十七岁，皈依印光大师，赐阅

《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嘉言录》等，于是信心愈加坚固、行持愈加精进，长年持斋净修，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虽未受戒，但持五戒极严谨，尤其对于杀戒，虽是蚊虫蚤虱之类，也不敢伤害。如果见到有人想要伤害，也会设法救护之。父母兄长为他制作丝绸之类的衣服，一概搁置而不穿着，宁愿穿布衣吃素食，极为刻苦精进。平日节省零用钱，一律捐助宏扬佛法，及随缘救济等善举。时常静坐默念佛号，认为家居生活纷乱烦杂，不如出家的清净专一，但是为了顺从双亲之意而未能出家。

身患肺病有好几年，身体非常瘦弱，一九四三年于报国寺养病，七月初四日晚上，梦见三位僧人告诉他说：「此处不可居，你可和我们一同去矣！」初六日回家，初七日嘱咐父亲不要外出，并请僧人前

来家中念佛，说他喜欢听闻念佛的声音。初八日索取纸笔写遗书，嘱咐后事，说：「母亲如果慈爱悲泣，儿子会心中不安，恐怕扰乱正念，临终时请母亲不要在身旁。昨天已经见到阿弥陀佛及大莲华，曾坐莲华上，荡漾于七宝池中，因为世缘尚有数日，即可去矣。曾经准备到报国寺往生，不是为了养病，但是孩儿不是僧侣，也许有不方便。」其母亲在旁边助念，晚上看见青色佛光，遍满于室内。

初九日有人劝他立誓出家，以求尽速病愈，徐志一说：「此可不必，当知我今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也！」有莲友安慰他，则严词厉色地说：「请不要谈论世俗之事，希望你为我念佛。」并嘱咐家人共同念佛，说：「念佛声音不断，我的心就快乐喜悦。」自己于床上，奋勇礼佛四十余拜后，安然静卧。十六日拒绝进用饮食，夜

深之后频频请父母去睡，子时家人探摸他的手已经冰冷，于是集众助念。看见母亲在旁边，说：「只希望您为我念佛，千万不要哀号哭泣。」之后呼吸渐渐微弱，安详而往生。一手按住胸前，一手直伸，好像是接引佛的样子。八小时后，身体柔软，头顶温暖。年二十二岁。（弘化月刊三十三期）

二十世纪　吴宾

吴宾居士。法名离尘，河南开封人。从事革命十余年，曾经担任广东、云南等地的重要职务。一九二〇年遇虚云和尚于昆明，因而得闻佛法。一九二五年遇慈舟法师于开封，蒙受三皈五戒。愤慨国事之不可为，因此摆脱世缘，潜心佛道。后来因家人皆亡，资产散尽，于是孑然一身，投靠北平的孔泽甫居士，时常和孔居士一

同亲近弥勒院真空禅师，参究向上之法。一九三九年经孔泽甫介绍而居住于白衣庵，依止德缘和尚。常常苦于年老病苦，而停止参禅修习净土法门，一心求生西方净土。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四日，突然得感冒，渐成大病，全身僵强，连转身都很困难，饮食及大小便，事事需要人帮忙。二十四日病重，气息微弱，道源法师知道他祈求病愈之心很殷切，因而不敢马上向他开示往生净土之言。于是乘机问吴宾会不会觉得病苦，吴宾说：「苦！」为诵经愿不愿听闻？吴宾说：「愿意听闻。」道源法师说：「为你念佛，喜欢听否？」吴宾回答说：「喜欢听，愿您为我念观世音菩萨，以求疾病尽速痊愈。」二十五日为他持诵《地藏经》一遍，先告以《地藏经》之功德，如果世寿未尽，即业障消除疾病痊

愈；如果世寿已尽，能助他往生西方净土，只要静心听之，即能获得感应。诵经完华之后，又缓缓地诵〈称佛名号品〉，每遇佛名，必重念，务令历其耳根，入其八识田中也。晚上气息更加微弱，于是直接了当劝他不必求病愈，应该知道身为苦本，要赶紧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于是击鸣引磬，助念佛号，同住诸师及净友，亦随同助念。

二十六日早晨，又于吴宾耳边开导说：「老居士用功多年，就是专门预备于此临终时受用。务必提起正念，随众念佛，切愿往生，求佛接引，想要了生脱死，就在此片刻。应将五浊恶世，一齐放下，千万不可生第二念也。」当时神色清醒，面无苦容，嘴唇微动，随众念佛。道源法师注视其面，观想西方三圣降临来接引他。大众恳切助念，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嘴唇

不再微动，气息停止，然后安详而往生，全身冰冷，头顶温暖。（弘化月刊三十二期）

评曰：「吴宾居士的往生，全依靠助念而得以成就。因其临终前还希望能尽速病愈，如果没有善知识乘机会开导助念，势必要糊涂颠倒而死，哪里还期望他能够往生呢？」

二十世纪　钱衡甫

钱衡甫居士。名秉钧，法名慧实，江苏南通县人。年幼就丧失父母，长大后前往上海，学习机械的行业，于是家境日渐小康。一九三二年六月患喉症，医治无效而且病情非常危急，经善友劝饮大悲水而日渐病愈，随即与妻子吃素念佛。后来，前往江苏皈依印光大师，从此念佛更加精

勤。对于佛法之事，皆尽心助成。一九四三年，因操劳过度引发肺病，虽有医治，但无效果，而每日念佛依旧从不间断。

八月下旬，请僧众及居士数人，轮流念佛，蒙佛感应加被，精神非常好，说：「我看见师父印公，并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种种光明。」自此之后，心意更加开通，告诉旁人说：「我对于俗事本来就不是很留恋，何况是已经念佛了呢！」并且嘱咐身后家务，处置分配得很详细。九月初七日酉时（下午五～七点），病情危急，其妻率领子女家人为他助念，后来安详而往生，时年五十二岁。（弘化月刊四十八期）

二十世纪　张静山

张静山居士。名汝真，号实庵，浙江余姚县人。幼年读书长大从商，年四十二

岁时，感叹世事如浮云，想要放弃经商修习净土。因店务结束不易，即将店堂改作为莲社，与合夥的朋友及家眷，尽断肉食，专修净土法门。每天五更（三～五点）即起床，必高声念佛，如是经过三年之久。一九四二年夏天，忽然受病苦纠缠了一年多的时间。隔年九月初一日，写书信邀请宁波的逸山法师前来，法师见到张静山病重，于是严厉地警策他说：「为什么不放下万缘，谢绝医药，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呢？念佛之人，平时能念佛，不如病时能念佛；病时能念，不如死时能念。你久病不能痊愈，死亡又有什么好恐惧的，此时正好心中向往佛国，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一心求生净土，时时莫忘西方。要深深地了解娑婆极苦，西方极乐，一心念佛，以冀弥陀接引，往生彼岸。」张静山听了之后，即欣然领受，摒弃医药，放下世缘

，嘱咐家人书写纸条曰：「我决定专心念佛，求生净土，凡是各亲友莅临宅舍前来探病，务必祈请他们莫谈世事，多念阿弥陀佛圣号，助我往生，那就感激不尽了！」写好之后把纸条贴在墙上，同时请数位僧人助念，昼夜不断。

九月初八日，忽然见到观世音菩萨前来相告曰：「你十八日可到莲池海会。」张静山屈指一算尚有十日。九月十四日再次见到观世音菩萨来曰：「你于十八日可往生西方。」于是心意坚决，嘱咐其子写信请逸山法师于十七日前赶到，另外再请数位僧人加力助念。十六日早晨，屡次看见西方极乐世界的胜境，依正庄严，现在眼前。十七日早晨又看见此胜境，于是告诉家人说：「我往生西方净土，有把握了！」此时心神清爽，六根聪利，胜于平常。到了午时，逸山法师到来，便告诉逸山

法师说：「我一切均不挂心，只有往生西方的念头不忘，或许在今夜十一时去也。请诸位法师日间休息，晚上整夜念佛助我往生。」

到了晚上九点，自己起来剃头，沐浴更换衣服之后，即诚心发愿，然后静卧念佛，以等待阿弥陀佛接引。到了十二点未见佛来，提起手指指示时数，改为明日九点。告诉旁人说：「有好消息，看见童子提着一对白绫大灯笼，非常光明。」十八日上午八点，索取清水洗脸，命家人为他整理衣服，然后正身静卧。念佛半小时后，忽然恭敬合掌礼佛，再瞻仰佛像，命儿子面向西方念佛，到了九点二十分安详而往生，时年四十六岁。往生二小时后，全身冰冷，头顶温暖。入殓时，四肢柔软，面貌如生。（弘化月刊三十八期）

二十世纪　俞志钊

俞志钊居士。法名正住，杭州人。世代信奉佛法，自祖先以来，一向组成华严会，每年诵经，年十余岁，即能随众虔诚诵念。曾经思惟：世界之内，为什么会忽然有我这个人？未生以前，我在何处？既死之后，又往何所？六道轮回，升沉不定，实在是非常危险。既然人人皆如是，为什么大家都不会惧怕呢？不知有什么善法，才能脱离此六道轮回的痛苦呢？后来，梦见东岳大帝派人来拘捕他，想到人死亡之后，神识脱离身体，痛苦最为猛烈，因而在极度的惊惧中而醒过来，于是觉悟到人生就如同一场梦。不久之后前往普济庵皈依明德法师，请问他快速了脱生死、永远脱离轮回之法，明德法师即开示他净土法门。并且给他净土经论数种，俞志钊从此信愿具足，誓于此生，求生净土。从此

奉持《金刚经》、《阿弥陀经》及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为平日的功课。有时客居他乡，也自己默念佛名，遇到有缘的人，亦以此法劝之修行。

一九四三年春天，忽然生臌胀的疾病。到了八月，病势严重，自知临终将至，即一心念佛。遇痛苦时，加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不久即心安。十月底，嘱咐后事。其妻也是皈依三宝，日夜随侍照顾他的疾病，同时持念佛名。冬月二十八日晚上，沐浴更衣后，脸上微微一笑，家人问他何故，答说：「生死苦根，从此断矣，为何不笑呢？」隔天午后说：「我看见光明极大，往生的时刻到了，你们大声助念，使我能听闻到。」话说完后，即随众念佛，后来只有嘴唇微动，接着就安详而往生。时年四十一岁。（弘化月刊三十三期）

二十世纪　许月林

许月林居士。早年皈依印光大师，法名慧贞，江苏淮安县许瑞堂居士之叔公。担任职务于浏河（江苏吴县东）的『张源泰盐栈』，因年老无人侍奉，许瑞堂于是接回孝养，劝以念佛求生西方。后来忽然患重病数个月，医药无效，许瑞堂每日在旁助念。临终前三日，预知时至，自己说：「我再等三日，即往生西方。」命侄孙合家念佛，切勿悲伤。果然于三日后，念佛含笑而往生。（弘化月刊三十二期）

二十世纪　张伯祥

张伯祥居士。在青岛开设『祥瑞行印刷厂』、『青济橡胶厂』，设备完善，家财万贯。晚年，因时局影响而受刺激，于是潜心学佛，与湛山寺住持倓虚法师，因为谈论佛法契机，信心益加恳切。即捐款

三万余元，作为建造天王殿之用，并捐资塑造大殿佛像。在东院建女居士念佛堂，供给妾氏张能静居士清修念佛。自己居住于男居士念佛堂，念佛静养。平日常穿戒衣，倓虚老法师为他说沙弥戒。又捐一万八千元，购买印刷机，同时布施很多纸张，在藏经楼下，成立印经处，专印佛经。并捐出市内房屋一栋、橡胶厂股票一分，补助佛教学校的经费。自此以后常常在病中，一九四三年病情危急时，自知时至，事先制造一个龛柩，请僧众助念，最后念佛坐化往生。按僧制葬于『普通塔院』，大众为他念佛七七四十九天，回向往生西方。（影尘回忆录下册一三六页）

二十世纪　许玉祥

许玉祥居士。松江（江苏）金山县人。三十岁丧妻，因无子女，孑然独居，从

此便吃素念佛。于茅屋内设佛堂，早晚烧香礼佛念佛。白天则耕作农田维持生活，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年老时双目失明，于是以结草绳维生，平日虽然身穿破旧的衣服，有如乞丐一般，但是心中欣然自乐，不求他人的救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八日，仍然身挑草绳于市场出售，变卖后买香而返回家中，精神清爽，身体健康一如平常。二月二十日半夜，邻人还听到念佛木鱼声，隔天早晨敲门则没有回应。进入房内，看见许玉祥在佛堂中，面向西方端坐，已经安详往生了。（弘化月刊三十五期）

二十世纪　施彦士、董国良

施彦士居士。江苏崇明县人。教书数年，二十七岁，有一次生病差一点死亡，气息断绝一日一夜，后来忽然苏醒。告诉

家人说：「我到了一个地方非常黑暗，有二人命令我进入里面，听到里面有人说：『施彦士的生命还未到期，可尽速回家。』于是才能够又苏醒过来。」因感叹人命无常，放弃儒学皈依佛门，努力劝导教化有缘的人。同时印赠佛书，积极地弘扬阐明佛法，信从者日渐众多。弘法既殷勤，念佛尤其精进坚定，每日早晚都有一定的功课，无论寒暑无有间断。早年丧妻，家境小康，一切琐事，必定亲自去做。尤其喜欢放生，每年因而存活的生灵数以万计。

同里的董国良居士，精勤修习净土法门，严持戒律，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往生之前一日，气息断绝后又苏醒过来，并说：「我已经到了极乐世界，有我的莲位在西方，施彦士的莲位也在，但品位比我高。」一时传为美谈。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

八日，施彦士精神气色清爽，谈笑自若，常令人念佛，自己亦随众称念佛名。忽然嘱咐死后需穿僧衣，以现僧相为是。话才说完，即吉祥卧而往生，年七十余岁。等到全身都冰冷，唯独头顶还有温暖。端坐缸内，骨节柔软，皮肤的色泽如生人一般。（弘化月刊三十九期）

二十世纪　周达西

周达西居士。字瑞甫，苏州人。在上海开设『怡康绸庄』，有一天，汤怀西居士因到其绸庄购买绸缎布匹而认识周达西，见到其家中有《金刚经》。即告以净土法门，可依靠阿弥陀佛的弘大愿力，带业往生，了脱生死。如果专持《金刚经》而没有念佛回向西方净土，想要了脱生死，实在不是容易之事。周达西听了之后，当下表示信从，即断绝荤酒，以示信心坚决

。逢人即劝以念佛吃素。一九四三年秋天，邀约汤怀西等人皈依德森法师，因而信心益加坚定，净土行业日渐精进。妻子女儿均皈依德森法师，长年持斋念佛，终于成了佛化家庭。

不料为亲属所阻碍，略受打击，而退失信心。汤怀西即告以逆境现前正是修行还债之日，业债若尽福即随至，为时当不远了。应当忍耐度过难关，加紧念佛，才能够速消宿业。奈何周达西受环境所迫，终不能减少其烦恼，导致肺痨、痔疮等旧疾再度发作。亲属皆说是吃素食缺乏营养所引起，竟然自己开缘吃荤食。汤怀西又告以开缘荤食的过失，必会堕入三涂。周达西说：「念佛可带业往生，虽开荤亦可蒙佛接引。」汤怀西说：「此是你大错，所谓带业往生者，必需是不造新业，而旧业未消尽，才能蒙佛加被。如果没有惭愧

之心，宿业如山高般的堆积，又造新殃，此是自欺欺佛，完全与佛的本意相互违背，如何能够感召佛慈，而能够往生的道理呢？」

因为汤怀西这些激励策发之言辞，周达西心生大惭愧，于是重新立下誓言，嘱咐妻子不要再拿荤食给他，并除去有加荤食的药剂。但开荤后，疾病转至咽喉，导致腹中饥饿，饮食不能下咽，自谓已现饿鬼相，悔之莫及。汤怀西安慰他说：「净土法门，即使造五逆十恶之罪，以致地狱相现前，如果能真实忏悔，发惭愧心，勇猛念佛，仍然可以蒙佛垂慈，即刻化地狱为莲池。」周达西点头深信。四月十五日，神志昏迷，隔日，汤怀西乃督促其妻女，同声助念。常常提醒他提起正念，一心念佛。周达西即至诚信受，静静地随家人默念佛名，切愿求生西方净土。

十七日子时，说：「我看见孔雀、莲华，拥着阿弥陀佛降临，但莲华太高不能攀到。」汤怀西即告以发惭愧心，加紧忏悔，发愿往生西方之后，再返回娑婆国土。广度众生，以报佛恩，如此即可安坐莲台。周达西频频点头合掌作礼，表示信从。不久之后问：「现今是什么时候了？」旁人反问他是否预知时至？周达西即以手表示八时三刻。到了天明七点多，周达西索取纸笔，但不能够书写成字，想要说话却声音过于细微，汤怀西说：「你有事情想交代，可请求佛助你出声。」果然立刻高声说：「不用荤食、不发讣报丧。」汤怀西即告诉他时间已至，应立刻随着阿弥陀佛，直接往生西方净土。周达西一再地点头，即以右手放在胸前，左手如佛接引的样子，安详而往生，往生时，正是八时四十分。未时（下午一～三点），头顶仍

然温暖。（弘化月刊三十七期）

二十世纪　张平之

张平之居士。名鹿鸣，法名慧鸣，江苏镇江人。清朝时进入学校就读，一九一二年，担任省议会议员。晚年学佛，精研佛经，颇有心得。一九三〇年，与女儿张珊姑一同前往苏州皈依印光大师。承蒙大师开示后，更为精进，专心净土行业。逢人即恳切地劝导修行，全县被劝化而发心念佛的人，颇不乏其人。一九四一年，次子忽然生病去世，因此深知人命无常，应加紧用功念佛，行住坐卧，佛号不离于口。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感觉身体稍有不适，饮食略减，但平日作息念佛一如平常，早晚礼拜依旧。对女儿张珊姑说：「人身难得，不可虚度，当劝众人念佛，

求生西方。」自己撰写挽联云：「岁月悔蹉跎，幸晚年回向西方，始知念佛成佛，但凭信愿。子孙果贤孝，望早日专修净土，决定求生得生，同出轮回。」即请人日夜助念。到了二十五日早晨，忽然睁大眼睛大声说：「你们走开，不要念佛。」张珊姑知道此是魔障，也向前大声说：「你走开，我父亲乃是念佛之人，道德高深，你不能为障，去！去！」张平之即垂下眼睛不说话，仍然照常念佛，且说：「我女儿可说是孝顺，需知佛法不虚。」话说完后，又随众念佛，到了二十六日念佛的声音渐渐低微，戌时（晚上七～九点），嘴唇微动，仍随众默念，最后安详而往生，年七十八岁。隔日入殓，全身冰冷，头顶温暖，面貌犹如生人。（弘化月刊四十三期）

二十世纪　王肃熔

王肃熔居士。从事农耕工作，家中设佛堂，早晚带领子女牧童等，全家一起念佛。邻里受他感化而皈依佛门的人很多。一九四二年生病，媳妇照顾他的病况，非常小心恭敬，并且曾经说：「父亲多住世间一日，我们可多种一日福田，今日想要奉养恐怕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怎么可以不倍尽孝养呢？」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病情垂危，家人请顾华荪居士等人前来，王肃熔很高兴地合掌而礼拜。顾华荪恐怕他爱家心重，于是方便劝导说：「老伯需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不要牵罣家庭。一有牵罣，便不能往生，要到地府，即失去自由，不能照顾家庭了。只有往生西方，才能神通自在，十方世界，尚且犹如在眼前，何况是家庭及诸有缘的人呢？所以必需放下一切

，努力求生西方，才可以真实照顾家庭。」王肃熔坚决肯定说：「我不顾虑他们了！」自此之后，凡有劝导，皆欢喜听受，回答言词坚决肯定，频频说：「阿弥陀佛，快来度我！」当晚众人分班轮流助念，念佛声音不间断。隔天早晨病苦已消除，闭目安卧，静静地倾听念佛的声音，而口里微动念佛。午时脸忽然转向外面，于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七岁。往生经过四小时后，全身冰冷，头顶犹有温暖。亥时（晚上九～十一点）换衣，四肢柔软，面貌色泽光亮红润。（弘化月刊三十六期）

二十世纪　张友梅

张友梅居士。江苏江阴县人。从事医生工作，不收诊疗费用，请求诊疗的人接连不断。其子张梦良，长年持斋念佛，全

力提倡净土法门，信从他的人很多。张友梅也稍信因果，持六斋日。一九四四年六月罹患喉部毒疮，群医束手无策。于是命儿子于近村莲社替他注册，自名觉悟，希望等待病愈后，入莲社念佛。其子张梦良请僧侣为他念佛放生，张友梅便说每当听到念佛声音，即感觉心中清凉。

到了十二日病重，明曦法师向他开导说：「现今必需一切放下，默念阿弥陀佛，佛自然会来接引。」当时张友梅已经不能说话而点头，随即两唇开合，不断地念佛，听闻隔壁房间的念佛声。到了太阳快要下山时忽然说:「我心非常清楚，天气炎热，请众人暂时休息。」十三日酉时（下午五～七点）病情更加危急，于是集合僧侣二十余人，大声念四字佛号，戌时（晚上七～九点）面向西方吉祥卧，安详而往生，时年六十八岁。到了亥时（晚上九～

十一点）全身冰冷，唯独头顶还温暖。（弘化月刊四十六期）

二十世纪　刘裕昆

刘裕昆居士。名祺昌，河北尧山人。父亲早丧，平日事奉母亲极为孝顺，侍奉师长非常恭敬，对待亲戚朋友尤其多善行。阅读慧远大师及印光法师文钞，多能背诵，并为人讲述。平时只是默念佛号，未正式定课出声礼佛念佛。平日并不谨慎于微细的行为，对于赌博、烟酒，到了一九四三年才全部戒除。冬天患有吐血疾病，但饮食一如平常，隔年秋天又加上腹泻下痢及咳嗽的病症，渐渐地卧床不起。

有一天，常慧扬居士特地前往劝导，为他说明念佛的高超殊胜及念佛一定可以往生西方等各个事理。又说张文炳、王兰馨等，都是品学兼优，一心念佛的人，临

终皆无痛苦，全部得以往生。况且刘兄的学问品行并无逊色于人，如果能一心念佛，决定可以往生西方净土而无疑也。

刘裕昆听了之后，立刻心志坚定，心情开朗。与常慧扬订约说：「紧要时，请来为我念佛。」常慧扬向其子刘振德说明慎终助念的重要。且将了一子所撰写的《最后一着》一书，交给刘振德呈请其父阅读，刘裕昆阅读后，常常默念佛名。有一天，对家人说：「我生亦顺时、死亦心安，不用治疗，也不用求医服药，白白浪费金钱，无有利益也。如果到了我不能说话的时候，必会默念阿弥陀佛圣号，心中毫无恐怖、也不会依恋不舍也！」

七月二十四日，神志倍加清楚明白，如同无病的人一般。向人索取镜子照脸，以巾布拭擦乾净，嘱咐后事井井有条。不久又嘱咐家人说：「我死时不要哭泣，我

决定往生西方，这是一件愉快之事。」午餐吃半碗面，身体毫无痛苦，忽然不能说话，以手口作敲打木鱼念佛的样子，命家人请人助念。当时因常慧扬已经前往顺德，于是两位儿子一同称念佛号。此时妻子在同室内的另一张床上，似睡未睡，看见有三位和尚站在刘裕昆的床前，脸上都很丰满庄严，起来观看就不见人影了。过了一会儿，刘裕昆即吉祥安卧，念佛而往生，时年七十一岁。到了傍晚，肢体柔软，头顶温暖，面貌光亮洁净。（弘化月刊四十八期）

二十世纪　龚再明

龚再明居士。法名法鉴，江苏江阴县龚宗元居士之孙。出生时，有人送其母亲一尊阿弥陀佛铜像，当夜即生产，出生后相貌端正庄严，有恒心，祖父命他每天早

晨点燃盘香，有时虽生病也不间断。一九四三年，皈依慧三法师，持六斋日。祖父教他经咒偈赞，皆孜孜不倦地学习。大悲咒、〈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般若心经》均能背诵，其声音宏亮而老成，且能举磬领众。

一九四四年，家中拜观音愿四十九日，祈祝世间和平，其年纪虽然幼小，但是也不肯中途间断。到了夏天忽然生病，医药无效，但是不忘念佛。十一月初七日晚上，两眼炯炯有神向外注视，家人问他何故，答说：「看阿弥陀佛。」问他死后穿什么服装？回答说：「和尚衣帽。」后来全家为他助念，其样子颇觉舒适。延至初八日深夜，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时年十一岁。往生后数小时入殓，肢体柔软，头顶温暖，面貌犹如生人。（弘化月刊五十三期）

二十世纪　刘寿椿

刘寿椿居士，名荫年，法名慧行，江苏武进人。年少的志向即与众不同，中年感悟人生如梦幻，于是诚心皈依佛门，虔诚修习净土法门，将近有三十年之久。平日兼读华严教义，专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励。久居于上海，发起莲池海会，自己助理会务，不辞辛苦疲劳。每日早晨到会所，随众上早课，无论风雨从不间断。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早上，早课后，食两碗粥。到库房与王建中居士谈论不到几句话，忽然倾侧倒地。即时扶起，其神智还清楚明白，说是血压高的关系，应该无妨，但是想饮茶，于是喝了一杯。进以热毛巾，则摇手，表示希望能换冰冷的。后来，发音渐渐地模糊不清，于是扶他躺卧在沙发上，同时召请其妻及子女前来，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看着妻子

以手指心，随即闭上眼睛默念佛号。西医诊断为脑充血，当时正值佛七，莲友纷纷赶到，共同为他助念。刘寿椿嘴唇微动，随众念佛不断。到了午时作吉祥卧，安详而往生。隔天未时（下午一～三点）入殓，头顶犹有温暖，面貌较生前丰满圆润。（觉有情月刊九卷一期）

二十世纪　王渭生

王渭生居士，早年经商，为上海东部老大房茶食号的经理。仅生一女，忽然于一九四六年秋天生病过世，因而悲痛哀伤很久的时间。正好莲池海会创立，因而入会念佛。其妻也深信净土法门，于是夫妻一同修习净土行业，志趣盎然，心中只有一念弥陀，精进不倦怠。平日虽然处理俗务，但心中毫无牵挂。生性原本就特别敦厚，学佛之后，与人相处更加不会冲突，

总是谦和沉默，待人和蔼可亲。

一九四七年九月，刘寿椿居士往生之日，为其助念一日一夜而不中断。后来，每次忆起刘寿椿时，往往流泪念佛，告诉人家说：「刘公往生西方净土，本来就不需要悲伤，只是想到往生者已得胜果，而我们还沉沦五浊恶世，不知何时能步其后尘往生净土，更不知是否有此好因缘、好结果啊！」当时王渭生身体还健康而无疾病，十月二十日晚上，忽然沐浴更衣，隔天早晨前往店铺理发，饮食一如平常。戌时（晚上七～九点）就寝入睡，晚上十一点醒过来，感觉身体不舒服，即穿衣起坐，命妻子电召执业于老大房店号的过继儿子，儿子尚未到来，王渭生已合掌念佛，安详坐化往生。（觉有情月刊九卷一期）

二十世纪　董子明

董子明居士。蓬莱人。学识渊博，曾经担任吴佩孚将军的顾问。晚年摒弃世俗事务，专心精勤念佛十余年。由天津徐蔚如居士，介绍担任青岛湛山寺佛教学校的教员，每日教授国文及批改文章之外，固定在他所住的寮房内，念佛四万声。恐怕有人打闲岔，常常将房门反锁，假装外出。有一天，在房内念佛相应，门尚未打开，而人已经前往大殿念佛，突然心中一注意，觉得非常惊讶不可思议。自己心中思惟：身体本来在房内念佛，如何会来此处？而竟不知其所以然。随即请人找一把钥匙开门，而自己用的那一把钥匙尚在房内桌上。

后来，将此事请示住持倓虚法师，法师认为是念佛工夫，念得内外相应，到业尽情空时，心内毫无执着，外境便不能为碍，故能出入自如。当回头注意时，心又

分别而起执着，此时门壁则皆为障碍了，此事实在是平常而不希奇，全是心之作用。董子明因顾虑到自己客居外地，所以发愿，第一、身无病苦，第二、病了即往生。果然因为常常念佛，全身无病，临终前三天，只是感觉一身疲乏，四肢无力，但饮食一如平常，毫无痛苦。临终预知时至，心中非常清醒，请众僧轮班助念。到了寅时（凌晨三～五点）从床上坐起，和颜喜悦地对大众说：「到此才知功不唐捐。」话说完之后，随即念佛坐化往生。（影尘回忆录下册一九四及二一二页）

评曰：「摒弃世俗事务，专心精勤念佛，将房门反锁，竟能外出念佛，而不知其所以然，谁说念佛不能得神通呢？只是不求神通罢了！若作圣解，便受群邪。故法师指示他说这种事情，实在是平常而不

希奇也。」

二十世纪　温彦斌

温彦斌居士。字起凡，福建莆田县人。毕业于陆军大学，任官中将。虽历任军职，但是生性温文雅静，潜修佛法，每日以念佛为专一的功课。以布施及诵持《地藏经》，超度地狱苦难为助行。生平以念佛自度度他，不遗余力。曾经在安徽滁洲的琅玡山崖，建造丈余高书写着『南无阿弥陀佛』如斗大的金字，其笔法苍健挺拔，使往来游人，触目接心，因而感应的人很多。并且信深愿切，如一九四〇年任职于西安某总部，当敌机滥炸时，正念佛于南辕门的办公室。此时炸弹如下雨般的纷纷投下，四边的房屋都被炸得焦毁，唯独其办公室毫无毁损。等到飞机离去众人前往探视，很惊讶地问他，刚才那么危险为

什么不逃避？温彦斌说：「念佛可以免难，这是佛陀所宣说的，敌机轰炸得愈凶猛，我念佛念得愈紧密，彼岂奈我何。」其深信佛法到了如此的境界。其厌离娑婆世界的痛苦，欣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愿力，加倍深切于同道。

后来因老母年高八十岁，于是向卫立煌长官，坚决辞职要返家孝养母亲。并约山东滕县刘子衡到福建莆田讲学，有一天，告诉刘子衡说：「我原本想送你回兰州，没想到你先送我回老家。」刘子衡因其无病，而一笑置之。经过了数日，到处邀请四众共用午斋，众人尚不知其预知时至，实在是要邀众人前来为他助念。用斋后，搭衣礼拜母亲，母亲很惊讶地问他要去哪里？温彦斌说：「要去成佛。」母亲问成佛为什么不能一同去？温彦斌回答说：「母亲还需七、八年才能去，孩儿可先去

部署一切。」随即进入佛堂，礼佛念佛，并端身正坐读诵经典尚未结束，即已坐化往生。火化之时，有一缕白烟，直冲天空。温彦斌的面容显现于空中，身穿袈裟结跏趺坐，看见此景象的人都跪地礼拜，叹为希有。（周编西方公据六一页）

评曰：「观其搭衣礼拜母亲，必已早受三归五戒。当敌机滥炸时，念佛而不逃避，四边房屋被炸得焦毁，其办公室毫无毁损，如果不是一心不乱，得大无畏，蒙佛加被，能够如此吗？辞职返家孝养母亲，而又辞别母亲先往生，是因为预知时至，不便明说，所以假借母亲年老而坚决辞职也。」

二十世纪　卢祥根

卢祥根居士。江苏江阴县东乡人。从

事农耕工作，一向深信因果轮回，喜好念佛。自从云光莲社成立之后，即加入莲社，长年持斋念佛，早晚课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此外行住坐卧，佛号常不离口，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五日，从麦田除草回来后，感觉身体稍有不适。即告诉妻子说：「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请尽速邀人前来助念。」自己取出预先制作的寿衣，衣服有口袋，都拆除之，说：「我往生西方，不用钱钞，此口袋无用也。」拆好之后更换衣服，妻子感觉有异，于是立刻派人分别召唤三个儿子回家，卢祥根说：「我往生西方的时间到了，来不及久待了。」话说完后，念佛一如平常，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即安详坐化往生。时年七十二岁。（净法概述一〇五页）

评曰：「寿衣口袋都拆除，因知道死

后金钱无用也。如果世人皆了解这个道理，则世间就没有为了争利而殉财之贪夫了。」

二十世纪　张锡祺

张锡祺居士。法名昌缘，江苏无锡人。早年服务于黑龙江省的金矿局及烟酒税局。中年经营水果行业。晚年感悟人生无常，于是发心学佛。一九四一年皈依锡山紫竹禅院的觉纯法师，从此一心修持净土法门。每天早晨五更（早上三、四点）即起床，早课诵持楞严咒、大悲咒、〈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地藏经》等。晚课持念《阿弥陀经》、《般若心经》，从未中断。空闲时间即佛号不离口，平常坐卧必定向着西方，常与家人集体念佛。每逢慈云庵的法会，必定参加念佛，念佛声音清脆响亮，因为他的至诚，感化乡人而皈依

佛门的人很多。

一九四七年三月，前往苏州西园的戒幢寺，受满分优婆塞戒。才刚进入冬天，有一天，对妻儿说：「我今年内，要往生西方。」到了十二月十八日，又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们要在我床前念佛，千万不可哭泣。一哭即去不成也。」话说完后，焚香沐浴，上床趺坐，在家人围绕念佛声中，念佛坐化往生。（周编西方公据六三页）

评曰：「早晚课诵持《地藏经》及《般若心经》等，能志心回向西方，也可称之为专称。但是究竟不如专念《阿弥陀经》、往生咒、及阿弥陀佛佛号等，容易得到专修之利益也。」

二十世纪　胡松年

胡松年居士。晚年皈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常住在灵岩山寺的新塔院，随众熏修，虽然年纪已大须发如银，而健步如飞。一九四八年某日清晨，才进寺门，便向门头师顶礼告假。随后走到客堂、库房及东西关房，最后进入方丈室。见人便礼拜，拜后便说：「特地前来告假，明日上午八时，我即回家去也。」妙真和尚不相信而注视着他，胡松年说：「昨天晚上梦见观世音菩萨，以净水洒我头，印光师父以黄莲华安我足，说后日上午八时，我来接你，尽速请人助念。请和尚慈悲，派数位法师助我念佛，以免到了临终时心慌意乱，不能自主也。」妙真和尚即派八位僧人助念。

隔天早晨和尚又前往探视，胡松年仍然言笑自若。问他吃早餐否？答说：「如平时吃两碗粥。」问身有不适否？答：「

身体毫无病苦，但吾八时必去。」问：「需不需要通知你在上海的儿子？」便摇头说：「昨天已想到，还是不通知好，因儿孙辈不了解佛法，必会悲伤哭泣乱我正念。和尚既已想到，请以电话告知，等到他来到此地，我已往生极乐世界了。」约定的时间将到来，即向诸法师恭敬作礼完毕后，面向西方而卧。随即开始助念，胡松年亦随众念佛。最初由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佛名转念为阿弥陀佛四字洪名，再由四字洪名转念为一字「佛！佛！」最后只有嘴唇微动，而不闻念佛声，才刚到八时，即安详而往生。桌上的小油灯，原本忽明忽暗，此时突然光明炯炯，如同千日聚于一室。空中如有百千种乐，同时俱作，自然发出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大众皆共眼见耳闻。（参学琐谈一六九页）

二十世纪　张一留

张一留居士。名援，字涤珊，一留是晚年的法号。江苏靖江人，寄籍苏州。年幼时跟随祖母念佛，深种善根。长大后致力于教育工作，极有文名。晚年皈依印光大师，栖心西方净土，誓不退转。因而辞去一切职务，专心念佛二十余年。印公往生后，竭尽心力弘法，著作有《净土宏纲论》、《西方认识论》、《阿弥陀经四要证》、《驮沙净土文》等流传于世。另外译有《中国净土教史》尚未出版。

一九四九年春天，略染轻微疾病，拖延至暑假期间，病情更加严重。其子执教于市立中学，当时正好奉调受训，但不敢直接前往受训，张一留说：「你前往不要忧虑，我将等到你回来。」到了闰七月初四日，其子返家，初七日，才安详舍报，含笑而往生，装龛时身体柔软如常人。七

月十五日火化，骨灰白净，获得五彩色的舍利花。（弘化月刊一〇二期）

二十世纪　王东园

王东园居士。法名观莲，浙江鄞县人，年幼时家境清寒，入私塾半年，便前往印书馆作学徒，勤奋立志苦学，自修数年，即学成教书。辛亥年（西元一九一一年）奔走革命，曾担任浙江省议员、天厨味精厂的经理。平时喜好购买书籍，收集网罗新旧典籍数万卷。有一天，游历天津时，受陈正有居士熏陶，才开始皈依三宝，长年持斋不杀生，唯佛是念，唯求往生西方净土。五十岁以后，广博研究佛教经典，且印经布施送人，广结善缘。就在他上海的房舍，开辟作为经堂。居尘俗而学道，不遗余力。六十三岁辞职，闲居家园，学佛更加精进。救济贫乏，施粮助学，虽

然经济拮据，仍然勉力而行。

一九四九年冬天，身体四大失调。到了隔年三月初四日，卧床不起。僧尼都来到，带领家属轮流助念，念佛声不断。于床头悬挂西方三圣像，王东园随众念佛，有时出声，有时默念，手持着念珠，身体毫无痛苦。初六日起，忽然长睡两次，每次数十小时，面对佛像，寂静不动。虽然在他的耳畔击鸣引磬，也没有醒过来，但呼吸并没有停止，体温正常，于睡眠期间含笑数次。醒过来问他曾经前往何处？王东园指佛像说：「在西方。」开示儿子以『尽性学佛，尽伦尊儒』八个字，作为最后的遗训，不作世间语言。延至十四日寅时（凌晨三～五点），口吐清香，家属有人看见观世音菩萨影像，有人见到室中充满光明。午时，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七岁。戌时（晚上七～九

点），从脚到额头全部冰冷，唯有顶门尚有余温。（觉讯月刊四卷七期）

二十世纪　孙季鲁

孙季鲁居士。天津人，笃信佛教二十余年。天津佛教居士林，请太虚、圆瑛、慈舟诸大师弘法时，均带领眷属前往恭敬听讲，从未间断。一九五〇年春天，久病静养，念佛而不懈怠。五月初二日病重，请居士林盛圣教居士等十余人，分班助念。眷属也都随众念佛。其神智尚清楚，到了初三日亥时（晚上九～十一点），安详往生，众人均闻到异香。（觉有情月刊十一卷七期）

二十世纪　张静江

张静江居士。名人杰，号饮光，又号卧禅，法名智杰，浙江吴兴人。曾与孙中

山先生结交于海外，倾尽所有资财以助革命。曾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及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兴建全国电力厂、杭江江南等铁路、长兴煤矿、江南汽车公司等，建树甚多。擅长书画，其笔法老练刚劲，画风淡泊悠远。平生信佛，与妻子朱逸民，法名智轶，一同皈依印光大师。每日吃素、念佛三万声，如是相续十年之久，无有间断。晚年，侨居美国纽约，双目失明，唯有终日手持念珠默念佛号。

一九五〇年临终前数月，即说：「性命不久。」病中宁静，毫无痛苦。八月二十七日早晨，其子张乃昌、张乃荣，进入室中，看见白色的光明闪耀，于是急忙呼唤母亲。张静江的妻子进入室中，看到栴檀佛像赫然在他休息的帐幕中，几乎屹立一整日，并闻到异香扑鼻，当佛像将要消

失时，曾放射出光芒三次。张静江与妻子虔诚念佛，情绪愉快，好像有人与他欢喜谈笑的样子。到了九月三日，在住所往生时，仍然手持念珠念佛，唯有手动而念珠未动。时年七十四岁。（周编西方公据六五页）

评曰：「双目失明而唯有专心默念，不但疾病不为障碍，而且容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所以心中获得宁静愉快，佛像放光接引，其往生西方净土是无庸置疑了！」

二十世纪　于符衡

于符衡居士。天津人。任北宁公路局科员二十余年，一九四九年夏天，因病辞职，得喜空法师之开导，皈依佛法，信心坚固。每日礼拜、诵念阿弥陀佛、观世音

菩萨圣号，研究大乘经典，特别注重净土法门，于《阿弥陀经》及《观无量寿佛经》等，颇有解悟。

一九五〇年十月病稍重，念佛更加精勤。并以《饬终津梁》一书，嘱咐家人，依此准备后事。十一月初二日，书写发愿文，笔力工整。初三日自知时至，命家人助念不许哭泣。亥时（晚上九～十一点）理发，更换清净衣服，口中喃喃念佛不断。到了丑时（凌晨一～三点）向右侧卧，安详而往生，头顶温暖，面貌如生。时年四十四岁。（觉有情月刊十二卷二期）

二十世纪　范古农

范古农居士。号寄东，又号幻庵，笔名『海尸道人』，浙江嘉兴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壮年东游日本，有一天，偶然得到《圆觉经大疏》，读而喜之，顿觉佛

教伟大，莫与伦比。回国后广泛搜集佛教经典，专心研究，手不释卷。年三十岁，皈依谛闲法师，受菩萨戒，时常参加讲经法会，悉能通达天台宗教义。于是发愿前往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处，宏法讲经。最初乃天台宗、贤首宗皆宏扬，同时阐扬净土法门，接着则教理主张法相，行在弥陀，无论自励或化导他人，以此为目标。一九三八年，上海省心莲社主讲者江味农居士往生后，邀请他驻讲净土三经一论。一九四六年冬天，出版其历年所写的文稿，编辑成《幻庵文集》及《古农佛学问答》发行于世，曾经先后编辑发行佛学月报及居士林刊。

一九四七年，佛教青年组成法相学社，聘请他为主讲。一九五一年春天，被选为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其儿子早死，女婿、女儿俱亡。由于继承乏人，曾经将住

宅及房产，布施作为念佛堂，请有德女众居住主持法务。事务由妻子管理，其妻子不久与住持意见不合而停办，改立小学，以利益贫苦子弟。而范古农人在外地，不问一切事务，宏法自若。晚年患有咳嗽疾病，年纪越大病况愈重，众人于是请他暂停讲经，但他不肯中断。

一九五一年元宵过后，支撑病体开课讲经，二月十四日圆满，十六日即呼吸急促，住院治疗。其妻年七十六岁，昼夜亲自服侍他，病情渐渐好转。三月初五日疾病又严重，初七日早晨请净宗助念团助念，此时仍神智清醒随众念佛。申时（下午三～五点）微笑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一岁。初十日未时（下午一～三点）入殓，头顶温暖肢体柔软，趺坐缸中，如入禅定，肤色光润，胜过生前。（觉有情月刊十二卷五期）

二十世纪　聂云台

聂云台居士。名其杰，法名慧杰，另外署名为息忏，湖南衡山人。清末提倡科学，自译《赫氏无线电学》，创办恒丰纱厂，与张孝直发展纺织业。一九一五年，三十六岁，与妻子同受基督教洗礼，历任基督教青年会司库、会长等职务。一九一七年，因妻病逝，深深地感悟人命无常，于是广泛阅览佛教经典，潜心三藏，因而对宇宙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一九二四年皈依如幻大师，不久又朝礼印光大师，虔诚受持五戒。屡次想要出家，弘扬圣教，因母亲年老而放弃。当时南北各地水旱灾荒，以湖南最为严重，即以自己之积蓄及妻子留下的遗产首饰等，全部捐出作为救济资金。而自奉俭约，发愿午餐食糙米饭，早晚白粥。发行《聂氏家言旬刊》，妙应时机，先后自著及翻印阐明因果和佛学

的书籍四十余万册。

年六十六岁，因骨痨疾病而锯掉左腿，于是深居精进修行。一九五二年，虚云老和尚莅临上海，特地前往拜访，老和尚开示他说：「放下一切，摄心念佛，归于净土。」自此之后信心更加恳切，立志求生西方净土。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初，略患感冒。十二月十日告诉蒋仁山居士说：「我将解脱尘累，往生安养。」自撰挽联云：「做了几十年的怪物，见解不与人同，于今放下诸缘，一心归依净土。哀哉！无量数之有情，痴迷皆曰予知，何时彻底觉悟，三界齐现清凉。」十二月十一日晚上病重，请灵岩山妙真和尚，领众助念，随众念佛，镇定一如平常。隔日午时，安详往生，时年七十四岁。（觉讯月刊八卷一期）

二十世纪　林福

林福居士。台湾省台中市人，家中贫困而失学，平日做工维生。因生性愚钝鲁莽不明事理，一九四八年春天，暴风雨之后，为恶友诱骗去窃取被风吹下之散乱电线，被法院判处徒刑十年，交台中监狱执行。一九五一年六月，台中莲社派人到监狱宏法，因而得闻净土法门之殊胜奥妙，从此深信不疑。于是日夜至诚念佛，祈求消除业障，报尽往生。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服刑期限过半，假释出狱回家，即至灵山寺皈依三宝。每星期日，听闻李炳南老居士宏扬阐述净土法门。每星期一、六，加入莲社翰香班，念佛听经。虽然身患哮喘肿胀，诸病缠身，但念佛却更加精勤。

一九五四年十月起，闻荤腥气味，则呕吐，于是长素念佛，勇猛精进。林福生性至孝，时常忆念母亲，母亲住于高雄二

弟家中，也念子心切，忽然坐卧不安。即于十二月二十日赶至台中，母子相见，悲喜交集，林福劝勉母亲念佛，求生西方。隔天早晨突然高声地说：「有一形状似太阳之光球滚入，满室光明，必定是佛来，放光接引。请尽速通知翰香班的莲友及助念团，立刻来助念。」说完话后，即合掌猛念佛号，不久于莲友助念声中，声音气息渐渐微弱，含笑而逝。往生后，大众仍然助念八小时，面貌容色光泽，全身柔软，顶门犹有温暖。时年五十岁。（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九五页）

二十世纪　吴毓祥

吴毓祥居士。法名宽祥，江苏泰兴人。世代行医，生性忠厚慈祥，是中医师吴海峰居士之父。其祖先曾经独自整修寺庙，深信佛教，历代相承，年五十六岁，忽

然患重病，群医束手无策，于是虔诚诵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不断。有一天，梦见大士洒以杨枝净水，因而病即痊愈。七十岁时来台湾。七十三岁，忽然行动迟缓，类似中风。经由李济华居士介绍，与妻子一同皈依金山江天寺的太沧和尚，并参加台北市莲友念佛团，从此更加虔诚念佛。

一九五六年除夕，忽然告诉家人说：「我明年回家去，不再须要你们看护服侍了。」隔年正月初五日，又说:「还有十日，决定回家。」到了十五日早晨，痰涌气急，口中还微微听到其念佛声。儿子长跪助念，于无痛苦状态中，安详而往生。往生时面貌如生，忽然闻到异香，往生两小时后，足冷心热。等到移至极乐殡仪馆等待入殓时，儿子及莲友猛利念佛，助其往生。忽然看见其头顶放射出黄光，莲华围绕，金色光明的化佛，授手作接引的样子

，此时为正月十七日下午三点，年七十九岁。（李济华居士遗集四二页）

评曰：「虽预知时至，舍报安详，异香充满室中，但足冷心热，将生人道。两日后因大众念佛猛利，才见到化佛接引，此事足以证明命终前后助念之重要也。」

二十世纪　江印水

江印水居士。台湾省台中市人。自从听闻李炳南居士讲经说法后，即笃信念佛法门，求生西方。提倡组织台中莲社助念团，被选为团长，兼任灵山寺佛学苑历史教师，负责认真。常率领莲友为人临终助念，不辞劳苦。一九五九年八月下旬，忽然患有心脏喘息症，医药无效。到了一九六〇年二月病重时，其子江重藩，为其准备后事，并前往询问林看治居士，林看治

说：「听闻你数月以来侍奉汤药，衣不解带，比是世间之孝，但不是真正的孝顺。需在父亲身旁念佛，使其心有所安，死有所归，往生西方佛国，才是真孝大孝。」其子回家后，即在父亲旁边念佛两小时，江印水果然非常欢喜。午餐食稀饭一碗、青菜半碟，痛苦好像已经减轻一大半了。下午仍然继续助念。

隔天晚上八点，林看治前往探视疾病，言笑一如平常，才谈及子女，林看治立刻劝勉说：「万法无常，家财子女，皆是假相，世间犹如苦海，不要再留恋，西方才是我们安乐的家乡，此心切勿颠倒。现在为你助念，请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即取引磬，大声念佛，全家七人亦同声助念。大约经过半小时，忽然自己起来趺坐，合掌念佛，仰望虚空一笑，再卧下时，即安详往生。时年七十余岁。众人继续分

班轮流助念超过八小时，头顶还有温暖，身体柔软如绵，仪容更显庄严。后来，林看治于六月间跌断手臂，痛苦难以入眠，正观想佛时，忽然看见江印水由虚空中降临，突然呼叫说：「看治姊，你手痛吗？灾难已过，绝对没有关系了。」林看治随问：「江先生你往生否？」江印水连答：「有！有！」突然转身不见，而林看治手也不痛了，经过数日即痊愈。隔年三月，帮助江家迁居，又于梦中向她致谢，问答如前。（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九页）

二十世纪　李济华

李济华居士。名辑，字季华，法名智脱，江苏如皋人。清末于测绘学堂毕业，一九一二年服务于陆军测量局，易名字为『济华』以明心志。加入同盟会，参与二次革命，事败入狱，临刑遇救获释，即发

心学佛，精研佛教经典。又任职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部，以贯彻其护法之志。北伐成功后，回到江苏担任县议会议长及建设、财政等局长，造福乡里。一九三三年二月，与妻子张氏，一同皈依印光大师，从此之后吃素念佛，早晚各持诵《阿弥陀经》一卷，念佛万声，从不间断。

抗日战争兴起后，离乡居住于上海，宏扬净土法门，普劝众人念佛，求生西方。一九四九年，携带眷属前来台湾，创立组成莲友念佛团。曾经撰写文章普劝净业同仁，发起组织助念往生团，切实进行，蔚成风气，使众人皆能生不空手，死后必归西方净土。

念佛团及精舍既完成后，集合众莲友，常常定期举行法会，领导大众念佛。同时印赠各种经书，大大宏扬净土法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弥陀法会，领众念

佛一如平常，午餐后讲说《阿弥陀经》的大义，到了二点五十分，从容讲演完毕，告别大众说：「吾去也！」随即于大众念佛声中，就坐在客房沙发上，随众念佛至三点五分安详往生，手结弥陀印，如入禅定，时年七十九岁。二十六日下午入殓，面貌如生，头顶犹温，而身体柔软。三月四日火葬，得舍利子甚多。（李济华居士遗集）

评曰：「平日肯助人净念往生，亦获得他人助念之果报。所以能够于念佛团大众念佛声中坐化往生。为人助念自他两利，希望大家共见共信，急起直追，同生西方极乐世界。」

二十世纪　李清源

李清源居士。台湾省台中县人。担任

公路局司机。妻子阿鹤，自一九五九年学佛后，深信念佛能消灾免难，逢凶化吉，于是常常劝勉丈夫李清源念佛，危急时尤其应该猛念圣号。李清源虽然不理会，但八识田中已播下种子。有一天由埔里开夜车回台中时，在山路转弯处，车子忽然产生故障，无论如何检查，就是不知什么地方有故障。因此乘客均下车步行，车掌小姐也去通知公路局派车前来拖吊。黑夜里只有一个人，竟然不寒而栗，左思右想，想到妻子劝他念佛时，即刻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才念到数十声，车子忽然能开动，直开台中，安然无恙。后来，由日月潭归途中，也发生类似情形，才相信念佛感应不可思议。随即皈依三宝，为雾峰布教所中正班念佛班长。

一九六二年四月初，患高血压症，卧病在床一年多时间，医药无效，唯有专勤

精进，心不离佛，佛不离心。等到临命将终，请数位莲友，轮流助念，由清晨念至深夜子时，李清源仍然一息奄奄，众人便各自回家休息。唯阿秀居士一人，因子女感谢其常常于中途方便停车使其搭载之善缘，单独留下来与其妻儿共六人，继续助念。忽然间众人看见有一形状如太阳之白色圆光，从大门飞入室内，大家以为是停车的灯光。赶紧走出门外察看，外面一片黑暗，唯见空中有一道光明，从西方射入。再返回室内，看见李清源含笑念佛一大声，如喘气般，然后随着光芒的照射而往生。大众仍然助念至午前，其面貌更加庄严，顶门犹有温暖，身软如绵。（念佛感应见闻记九〇页）

二十世纪　李阿明

李阿明居士。法名宽安，台湾省台中

县务峰乡北沟村人。自从李炳南老居士来台弘法之后，即笃信净土念佛法门。每逢星期三讲经，必骑自行车赶到，风雨无阻。不久皈依三宝，担任台中莲社务峰布教所念佛团团长，领众虔诚念佛。平日热心佛事，十余年如一日。一九六三年五月忽然感染重病，自知不起。因上有老母，下有五男四女，恐怕临终时悲哀哭泣，扰乱正念，不能往生。于是特别提前嘱咐其妻准备后事，自己即放下万缘，前往北沟山的姐姐家中养病，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因外甥女阿真、阿凤均为布教所的忠实信徒，因此恭敬侍奉饮食、医药、看护等，无微不至。每日除了早晚课外，皆为其至心念佛。

六月初三日，病转恶化，以致神志昏沉，手足乱舞。阿真即大声说：「如果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才可随去，除佛以外，

任何人均不可随他去。」随后高声念佛两小时，才转为清醒，不再昏迷。隔天，八十岁的老母，雇轿上山，先苦苦哀劝，接着哭闹，后来以恶语，想要逼迫他回家，李阿明始终不为所动。并且说：「请母亲乘坐轿子先回去，儿子我的病三日后即痊愈，不需乘坐轿子，自己会回家。」母亲无可奈何才先回家。六月初七日早晨，与探病的人欢喜谈论一个多小时，中午忽然说：「为何天黑地暗，将要下雨了吗？」阿真母女等人为他助念两小时，问他还感觉黑暗否？回答说：「现已光明，不再黑暗了。」众人知道佛力不可思议，于是继续助念，布教所莲友也赶到助念。到了申时（下午三～五点），忽然有一道金光照耀而下，满室光明灿烂，阿真大声呼叫：「阿舅，佛来接引，请速随去。」随即听到他念佛一大声，然后安详而往生。时年

四十八岁。（念佛感应见闻记七六页）

评曰：「自知不起，即往姐姐的家中养病，不论母亲用什么方式强迫他回家，只是约母亲三日后病痊愈即回家。后来果然于三日后佛光接引。其早已预知时至，只是不明说罢了。但是临终时还会一则神志昏沉，再则感觉天黑地暗，如果不是助念得力，仍恐怕会障其往生，如此足以证明饬终助念之不可忽视也。」

二十世纪　林清江

林清江居士。原住台湾省台中县梧栖镇。生性聪明好学，过目不忘，对于医学、占卜星相、堪舆学，及诗词文章等无不精通。年长时虽然经商，但是有空暇的时间就办义诊，药到病除，一概不收取费用，众人皆称赞他为善人。后来，迁居于台

中市民族路，与江印水居士为邻居。常被邀请偕同妻子前往听李炳南居士讲经，于是笃信念佛法门，受菩萨戒。早晚二课，从不间断。并督促带领子孙信愿念佛，终于成了佛化家庭。一九六七年，忽然因年老衰弱，卧病半年，如果有人在旁念佛，即无痛苦。家人于是分班轮流念佛，昼夜不断，并请炳公开示，嘱咐他要放下万缘，一心想佛。

到了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三更（晚上十一～凌晨一点）时，其孙子林耀堂闭目念佛，忽然看见大门外，左边站立伽蓝菩萨，手持大关刀，右边站立护法韦陀菩萨，手持降魔杵，将想要闯入之群众挡住而赶走，再来者再逐出，如是者有三次。隔天早晨林清江说：「今晚要往生西方。」家人立刻请莲社武德班助念，到了亥时（晚上九～十一点）各自回家。由家属继续

念佛，经过一段时间，忽然看见一道毫光，由大门射入，正对阿弥陀佛圣像，连续照射三次，林清江随即含笑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九岁。林耀堂出外购买蜡烛，看见光芒从西方而降，异香充满室中。到了辰时（早上七～九点），其妻为他揭开被子，异香更是浓烈扑鼻。（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七六页）

评曰：「卧病半年，有人念佛，即无痛苦。宿世冤业成群，屡次想要闯入，而成为其往生的障碍，幸好其孙念佛得力，而感得伽蓝菩萨及护法韦陀菩萨驱逐。深夜由家属继续助念，才看见佛光接引。足以证明佛化家庭之重要，希望大众注意此事。」

论曰：「本门所编辑的资料中，上至

国家政府委员、文武官吏，下及农工杂流，甚至罪犯，皆称居士。因为我佛平等光中，众生一念回心，皆蒙摄受。既然已经往生，皆为净土高贤，未来诸佛。为人要看其临命终最后而定，故不论过去人品之高下，只重视现在回头之勇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普劝中外同胞，皆应回头猛省，急起直追，改恶行善，持戒念佛，不要辜负此共有之佛性也！」

净土圣贤录四编卷下

净业弟子惕园毛凌云敬述

往生女居士第四

明　章端氏、翁、姑

端居士。年十七岁，出嫁于广西全城的章絜之居士，即一同吃素。平时喜好惠施于他人，私下无积蓄，不喜欢珍奇饰品、绮丽衣服，不恚骂给侍人，奉事公婆极为孝顺，恐怕有所不及。知道自己不会生育，于是买妾事奉丈夫，自己专心持念珠念佛，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有一日病重，请婆婆同声念佛，想要辞别往生，婆婆高声大叫命她暂住，等待胞弟端尚卿相会。因此延至次日，与弟诀别，其声音如男子，高谈礼义孝友等大节，半日不感倦怠。到了傍晚，又请婆婆助念。此时已经三日不沾饮食，不说世俗之事。后来于明思宗崇祯十六年（西元一六

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吉祥而往生。公婆皆因此感发，而信愿念佛。公公过了七日后坐化往生。婆婆于隔年秋天，受三归五戒后而往生。（蕅益大师净土集一五九页）

评曰：「想要往生被其婆婆要求而暂住，等待弟弟前来诀别，这是已经来去自如。公婆因此感发，而信愿念佛。蕅益大师记载的端氏往生记云：『广西全城的章絜之，以父母二人行持之事实而请求开示，我以念佛三昧印证之。端氏女，先享莲宫之乐，且拔其公婆同出六道轮回之痛苦，成就出世大孝。』此端居士及其公婆，皆已经往生也是很清楚之事了。」

二十世纪　薛母

薛母。居住于江苏泰县北门外的薛宅

，平日一向念佛。一九二一年某月某日，沐浴更衣，移卧于正屋中间偏左边的地方，任凭儿女哭泣，呼妈喊娘，好像没有听到一般，一概不理会，唯嘴唇开合不断。等到请北山寺七位僧人前来，助念以求往生西方。儿女媳妇等，也随同念佛，薛母仍然嘴唇开合如故。到了第三枝香，忽然张口朗念阿弥陀佛一声，其声音高亢而且清楚，随后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余岁。（周编西方公据六八页）

评曰：「临终时朗念佛号一大声，足以证明其嘴唇口角的开合，乃是念佛不断也。沐浴更衣后，移卧于正屋之中，足证其为了请僧人助念，而受家人搬动哭泣，仍然能保持正念，乃是念佛的功力深厚也。」

二十世纪　莫麦容

莫母麦容居士。广州河南麦氏花园之遗族，广东中山县莫正熹居士之母亲。年十六岁，嫁给莫履湘，三十余岁，即丧夫孀居。一生信佛，得三娣（丈夫三弟的妻子）之启发，老实念佛，一年到头从无间断。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其子才从远地回家。二十日清晨起床，嘱咐家事后，即安睡不起。其子惊呼家人，三娣即为之助念。并严谨告诫其子说：「你母亲临终，你们这些儿女，应该大声念佛，方称大孝，我已尽心助念，孝不孝顺就看你们了！」儿子即在母亲的耳边大声念佛，并叫母亲不要挂心。助念两小时后，即安详而往生，年五十一岁。

此时异香满室，天乐鸣空。女儿听到消息赶来，为她换头巾，感觉母亲头顶温热异于平常，热气如烟圈，由头顶上升，

愈升愈大。申时（下午三～五点），忽然看见母亲莫麦容的头放黄光，如佛光圈，宽约二尺多，到了酉时（下午五～七点）仍未散失，众人皆有见闻。戌时（晚上七～九点）入殓，全身柔软，右手还放在胸前，如同托着莲华的样子。隔日天亮，依然面貌如生，笑容可掬。（周编西方公据七〇页）

评曰：「老实念佛，是往生西方的一条直接宽广的大路，这的确不是乱说的！」

二十世纪　萧王氏

萧母王居士，四川仁寿县之回龙场人，是黄觉居士的岳母。平日黄觉即劝她念佛，但是因为家事纷杂扰乱，念佛未能专一。到了卧病在床时，黄觉夫妇又努力劝

导，才开始专心精勤念佛。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晚上，家人相聚，环绕助念，接着含笑而往生。

三月十五日晚上，世俗认为是回煞（回魂）之日，家人偷偷地筛一些细灰撒于房中地板上。天亮后家人聚集观看，看见灰上现出莲华三朵，茎叶备具，均于灰上凸起，如同丝线绣于布帛上一般明显。宗族亲友及市人，听到此事而前往观看的人很多，皆叹为希有而对佛法生信。（周编西方公据七二页）

评曰：「往生后见佛闻法，得五眼六通，一切功德，皆悉成就。然后回入娑婆，以不可思议自在神力，种种方便，度脱众生，灰上现出莲华，令众人生信，此也是以神力度化众生之方便。只是回煞之夜，距离往生之日，不到一个月，为何闻法

得通如此之迅速，实在是不可思议也！」

二十世纪　陈氏

陈居士。居住于天津市，念佛多年。一九二三年春天，忽然到同乡某达官家辞行，说：「明日下午三时，将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隔日某达官之夫人，亲自到陈家送行，以其无病而说要往生西方净土，恐怕是魔语。到了下午三时，道友齐集，陈氏沐浴后，趺坐屋子之中，大众环绕念佛，才经过片刻时间，忽然异香扑鼻，为众人生平所未闻之香。三时将尽，果真安然坐化往生，此时面貌如生。（出苦飞航二五页）

二十世纪　刘母

刘母。湖南绥宁县人。因其子刘能凡居士，宏扬净土法门，刘母因而生起信心

，立志念佛，求生西方。后来得病，更加专一至诚持念佛名，不曾稍有间断。病中曾见佛像三次，心中大喜，几乎忘记痛苦。命儿子媳妇等，均净口随念，如有偶而未净口的人刘母即知之，旁人不知道其原因。临终前预先嘱咐家人某日勿外出，要同声念佛，务须留神不要哭泣。殡殓不得用丝绸之布，全家斋素四十九日。次子心中疑虑前来吊丧的客人恐怕难用素食，尚未启齿说出，刘母说：「不是我的儿子，可以不用素。」到了约定日期，合掌念佛而往生。三日后入殓，面貌颜色光亮红润，身体柔软滑润，如同生前无异。（快乐无双四一页）

评曰：「病后更能专一至诚，几乎忘记痛苦，这是病苦中能作主也。如未净口念佛及儿子心中疑虑吊丧时难用素食宴客

，即能知之，是因为心专一至诚常持念佛名，念到心净则智慧明了也。」

二十世纪　李夫人、婢

李夫人，苏州『八不居士』李柏农之妻。居住于香港时，住处接近乡野地方，邻居为农家。有一女人常来，自己请求来她家中工作，不取佣资，而喜欢跟随李夫人及女公子念佛，学习经咒，夫人也不以婢女仆人来看待她。等到李柏农居士将迁家于浙江，婢女请求自己的母亲，希望跟随李夫人同行，并且以自己的一对金镯赠送她的姐姐说：「我将跟随李夫人修习净土法门，无用此也。」后来由浙江迁至江苏，全家常常早上三点就起床，家中响起木鱼、引磬、念佛声，一直到用早粥时，才约略休息半小时，然后继续用功至中午才休息。下午三点又开始念佛，到下午六

点才结束，其平日刻苦精进如是。

一九二五年某月，预先说明时间日期，从容预备后事，好像要参加什么盛会一样。到了约定的时间，见佛来迎，神志清清楚楚，毫无散乱。含笑合掌，安然示寂往生，身体毫无痛苦。如此之情形，婢女均在一旁亲眼看见，心中大有所感，知道念佛能够了生死是确实可靠的。于是急忙辞别返回家中，劝勉其母专心念佛，请母亲早为往生作准备，不要等到临终时才慌乱，那么后悔就来不及了。二十天后，忽然向李夫人的好友高夫人说：「我将要跟随李夫人往生西方净土。」高夫人才刚刚斥责她打妄语，而她回家后即安然往生。（人生指津一〇四页）

评曰：「李夫人往生的事迹已列入《三编》一四九页（详见净土圣贤录易解四

），但简略而不详细，此篇是根据聂云台居士见闻实情而补述。其婢女出身农家，竟然自己请求义务服役，而跟随李夫人念佛。并于往生前，回家劝导母亲念佛，其善根如此。并且预知往生日期，也是去住自如，真是得大解脱的人。」

二十世纪　李母

李母。最初信奉耶稣教多年。一九二〇年，其子李柏农居士，痛切地陈述劝导母亲信佛，母亲说：「我也知道耶稣教不能了生死也。」自此之后改信佛教，终日念佛。一九二五年，病中见佛一次，念佛更加精勤，日课持念佛号万余声。一九二六年居住广东，见佛多次。有一天，忽然告诉家人说：「大儿子远行将要到此，他喜欢吃咸菜卤煮竹笋，你们应当准备此菜让他食用。」

当时李柏农居士人在江苏，原本并没有说要来广东。李母又说，现在时机险恶社会混乱，想要入山静养，接着又说：「这是说着玩的，不必多心！」之后就卧病数日，但是没什么痛苦，仍然每日念佛不断。自己作绝句诗一首，最后一句是：「惟愿弥陀带往生。」第二天，口里说着：「往生西方。」然后就去世了。（人生指津一〇五页）

二十世纪　顾母

顾母。丰利念佛林顾祥麟居士之祖母，一向信奉佛法，因双目失明而稍有懈怠。一九三一年四月，生病卧床不起，孙和卿居士劝顾祥麟等待祖母病危时，可以请念佛林莲友助念，其祖母听到后很高兴。胡慧敏居士恐怕顾母尚未明白净土宗之义理，以及临终时的一些要事，因此与孙和

卿一同前往开示。然后一起念佛一枝香之久的时间，顾母也高声随着念佛。从此以后，每天晚上即念佛一枝香的时间。

二十七日傍晚，神色大异，胡慧敏立刻引导众人改念阿弥陀佛四字洪名。顾母也随着念佛，床的对面供奉着佛像，顾母不时合掌作礼佛的样子。四月二十八日午后，众人又齐集，如法地再念佛。顾母又作合掌及捧物状，好像有所目睹，有人问她想要拜佛吗？答说：「是！」于是合掌仰望空中而拜。不久面对佛像右肋而卧，如入禅定，酉时（下午五～七点）闭目而往生，时年六十七岁。过了四小时，头顶尚温暖，身体柔软，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三期）

二十世纪　范贺氏

范母贺能义居士。湖北钟祥县人。天

性仁慈，吃素有好几年。一九二九年四月二日，前往郢南（湖北江宁县西北）佛教会，皈依隆慧比丘尼，承蒙开示佛教要义。随即将家务托付给儿子，专心念佛，信愿坚固，行持诚恳。一九三二年二月，发菩提心，加入女众净土会，每月初一，集众念佛。每日早晚礼佛持名，虽然炎热暑气逼人，依然勇猛精进，行住坐卧，念佛不断。

六月初，突然患疟疾下痢，到了六月二十八日卧床不起，自知时至，于是命家人速请会友助念。王竟成居士嘱咐她要一心念佛，范母说：「我常念佛也。」即供奉西方三圣像于中堂，焚香顶礼，带领眷属念佛一小时。随后分二班，于床榻前轮流助念，二子一女，皆执香长跪念佛。到深夜子时，众人一同听到梵乐鸣空，异光环绕室中。范母即转身吉祥而卧，极为至

诚恳切，唇齿微动，正念分明，安详而往生。时年六十四岁。（香港佛化刊二期）

二十世纪　徐马氏

马居士，江苏吴县人。年十七岁，嫁给徐子畏。其家境一向富裕，公婆早丧，丈夫喜好嫖妓赌博，才经过数年，即耗尽家产的十分之四。马居士自知遇人不淑，非劝谏所能挽回，于是召集亲族将剩余的家产分为二份。与丈夫分居，长年持斋奉持佛法。家中设佛堂，专修净土法门，二十余年如一日。丈夫后来破产，偕同妾氏前来依靠，马居士以礼待之，其丈夫也渐渐悔改，相安数年而后过世。马居士另外有个胞妹，嫁给邵氏人家，遗产万金，丈夫也是挥霍殆尽而死。由于怜悯其遭遇，于是招妹妹前来同住，敦劝念佛，妹妹听从之。一九三二年正月十三日病重，忽然

告诉妹妹说：「我明天早晨十时将要往生。」沐浴之后，召请亲族嘱咐后事。俗务既已处理完毕，趺坐床上，唯留胞妹一人，陪伴她一起念佛。入夜后，妹妹亦生病，于是请二位比丘尼在旁助念，念佛声音清晰响亮，到了隔天早晨十时，念佛而往生。其妹经过一日之后也去世了。（佛学半月刊第八十三期）

二十世纪　阮王氏

阮母王居士。湖南人。生性慈祥，年四十岁，因次子阮琴长死亡，伤心哭泣而导致双目失明。接着初一、十五持斋，虔诚供奉观世音菩萨，经过一个月，眼力稍有恢复。其子阮印长，最初跟随同善社学习静坐，后来放弃外道而修习净土法门。阮母也长年持斋念佛，多年病躯，到老转为强健。一九三一年冬天，儿子跟随大敬

法师学习密宗，为母亲修长寿法，希望延长母亲的寿命。

十二月底，阮母因些微疾病而催促儿子回来，儿子阮印长如法虔诚修习密法，病况终究没有减轻，但神志清楚明白。有一天晚上，呼唤子女前来告诉他们说：「生死大数前世注定，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你们只要念阿弥陀佛即可，不需减少自己岁数来增延我的寿命。」随后安眠到天亮，忽然看见二道白光从西而来，全家人都感到惊讶，阮母睁开眼睛说：「儿辈的孝道尽了！」此时白光又闪烁于床榻间，其速度快过闪电，同时阮母就往生了。时为一九三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卯时（早上五～七点），年六十一岁。隔年秋天，其子梦见母亲端立莲池，现出家像。（佛学半月刊第六十四期）

二十世纪　吕慧光

吕慧光居士。名伴竹，河南光山吕宣桥的第三个女儿。生而聪慧，喜好读书能作文章。年十八岁，嫁给河南商城易姓人家，很早就寡居守节。曾经担任中学教员、师范学校督学。一九一九年，回商城隐居，平日事奉婆婆教导孩子，吃素念佛。不久前往山西探视孙女，来不及返家其婆婆就病逝了，因过份哀伤而得便血症，于是到河南开封依靠四妹吕昌安。妹妹为佛学社会员，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介绍吕慧光受三皈五戒。跟随四妹移居郑州，一九三二年三月病势更加严重，于是电召家人前来郑州。四月一日早晨，忽然说梦见观音大士，将要往生西方净土。随后念佛不断，妹妹等人也环绕在旁助念佛号。中午十一点多气息断绝，申时（下午三～五点）头顶犹有温暖。（佛学半月刊第五十

五期）

二十世纪　顾周节母

顾母周居士。父亲张培芝，任职北洋水军巡船，甲午中日之战，殉身于渤海。年幼丧父之后，由舅舅周祥伯抚养成人，因此改姓为周。年十八岁，嫁给浙江吴兴县顾勉夫为妾，经商于上海，家道日益兴盛。顾勉夫的元配生四女而无子，即将去世之前，以丈夫的弟弟顾敬斋之长子顾伯英过继为子。过了二年，夫弟顾敬斋之妻又生下顾联承，顾母再抚养而作为后代。年二十四岁，夫死子幼，立志持守贞节，尽心教养。

清宣统三年（西元一九一一年），顾伯英过世。一九一三年，儿子顾联承才十六岁，即为娶媳妇，连生二孙一女。后来，顾母将家政全部托付其子，然后皈依三

宝，持斋念佛，信愿力行，孜孜不倦。平时对于建寺斋僧、赈灾恤难、养老育幼、济弱扶危等事，只要是有利益于众人的，无不发起实践。而自己则生活俭约，布衣蔬食。因而蒙黎元洪总统题颁『贞节可风』的匾额，虽然如此，但平日的操持更加坚定，为善更加尽力，念佛更为精勤。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敌人袭击江苏吴淞及上海，既气愤敌军杀父之仇，又抱辱国之遗憾，因而触发旧疾。六月初二日，命家人助念，遗嘱吩咐儿孙，要信心奉持佛法，丧葬从俭，勿尚奢华，宁愿以其资财，广作种种善举。随后于佛号声中，含笑合掌而往生，时年五十四岁。（一吼堂文集一〇五页）

二十世纪　唐卢明善

唐母卢明善居士。四川人，早年守寡

，感念世间多苦，因而皈依大慈寺圆乘和尚。和尚教以念佛，即恭敬受持。如是历经二十余年，二六时中，虔诚念佛不断。命人预制朱红寿棺，饰以莲华，以示往生西方净土的决心。一九三二年七月，突然罹患失血症，经治疗病愈后，体质日渐虚弱。九月中旬，又现出疾病，忽然异香充满室中，香气如同芝兰，历经半小时之久。随即请数位僧人，昼夜助念，并为详细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于是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到了九月十九日戌时（晚上七～九点），安详往生。十月初四日为世俗所谓的回魂之日，其家人先撒灰于厅堂、厨房地上。隔天早晨，家人皆看见堂中灵柩后面及厨灶前，所撒下的灰上，现出莲华数朵，大小约有一尺多，其莲华的茎、叶清晰逼真，厚度如手指头宽。（皆大欢喜第一集一页）

评曰：「回魂之夜，其撒下的灰上现出莲华，前有萧母，今有唐母，皆是四川人，一位逝于二月十九日，一位逝于九月十九日，实在是先后辉映，不可思议也。」

二十世纪　刘培范

刘培范居士。山东沂水县刘惠民居士的女儿。生性柔顺。最初患有颈部肿大症，接着患肺结核病，百医无效。父亲教她吃素念佛，如果病愈则非常好，病不能痊愈的话，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刘培范听了之后心中非常欢喜。父亲随即将《观音灵感录》及《阿弥陀经白话注解》，为她解说。于是对净土法门的信仰更加坚定，因此长时持念佛号而不间断。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忽然说：「昨天晚上梦见阿弥陀佛，告诉我往生的时候到了

。」即请母亲为她沐浴更衣，并辞别祖母及父母，念佛菩萨圣号，安然而往生。时年十六岁。（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五期）

二十世纪　单童氏

单母童居士，沈来沄居士之岳母。生性喜好行善，吃素念佛，将近三十年之久。其女婿曾经以净土往生之义理，为她详细叙述，即对净土法门非常相信了解。后来因年老力衰，卧床不能起来，仍然默念佛号不断。一九三三年正月初七日，沈来沄为她助念，全家都随之念佛。单母神志清楚，并专心倾听佛号，有人进以茶水、水果的，则推却之，说她口中甘甜滋润。过了一会儿，忽然安详而往生，头顶非常温热，时年六十九岁。隔天早晨异香满室，众人皆有闻之。（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三期）

二十世纪　林贵德

林贵德居士。广东潮安县名医蔡幼云的母亲。丈夫早丧，感悟人生无常，立志持守贞节，吃素念佛，每日以持诵《金刚经》、《阿弥陀经》等诸经典为平常功课。生性慈悲祥和，常以因果轮回开导于人，喜欢行善而不倦怠。潮安县妇女欣西会之成立，实在大多是依靠她推动之力。其身体一向健康，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感染些微疾病，后来渐渐卧床不起，自知病重，念佛更加精进。隔年三月初五日，忽然告诉王福全居士，说：「明天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恳请你好好为我安排处理。」于是郭慧德居士带领诸会友，轮流分班助念。到了隔天早晨十点多，合掌告诉大众说：「观世音菩萨来接引了，请大众念菩萨圣号。」众人从之，于是微笑而往生，时年七十七岁。（佛学半月刊第五十五期）

二十世纪　余念西

余念西居士。出生于驼岫名门，嫁给凤山（浙江宁海县南）的望族。对上事奉两代公婆，毕恭毕敬，对下教导五房儿媳，惟俭惟勤。平日乐善好施，戒杀放生。丈夫查度西居士，加入江湾（上海市西北）佛光社，研究佛学，不久余念西也入社念佛，求生西方。每日五更（早上三～五时）即起来，以诵经念佛为平常功课，十余年如一日。凤山的社友，每逢初一、十五日集会念佛，余念西虽然年纪超过七十岁了，必定扶杖参加。

一九三二年夏天，患寒热疾病，有时病愈、有时发作，隔年春天病况更加严重，但平日念佛更为精勤。每天晚上有时梦见菩萨散众妙花于身，有时梦见七宝池中莲花茂盛，有时梦见西方三圣在云端接引。三月初五日早晨，见到佛身高大金容放

光。社友连日在房中助念，玻璃灯内，灯花结莲蕊颇大。到了初六日午时，如入禅定，安详含笑而往生。（佛学半月刊第八十三期）

二十世纪　张鹤仙

张鹤仙童女。湖南醴陵县人。五岁即皈依善成法师，跟随母亲念佛吃素，并学习静坐。一九三三年五月初，忽然问：「听说某人念佛三、四年，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未到一年，也能够往生西方吗？」母亲回答说：「你现在就想要往生西方净土吗？」答说：「是！」初八日为居士林念佛会期，礼佛回家后，忽然患头痛，随即昏倒，其母向佛前求水灌入口中，过了一会儿，马上呕吐而能开口说话。到了半夜子时，自己诵《阿弥陀经》、往生咒，念佛之后，说：「要回去了。」母

亲即与其嫂同时助念，不久之后，吉祥而往生，面现笑容，时年六岁。（佛学半月刊第六十期）

二十世纪　黄马氏

黄母马正诚居士。浙江黄舍居士之继母。生性慈善耐劳，年纪虽老身体依然轻健。儿子劝她念佛作为往生西方的资粮，不肯相信。一九三二年春天，忽然得恶疾。七月，才开始相信而念佛，兼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曾经问说：「如果真的病死了，或许堕地狱，要如何呢？」其子说：「只有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才可以救！」

一九三三年正月，持六斋日。有一天，病重昏死过去，家属击磬念佛，其嘴唇还鼓动着，正念不衰，不久就苏醒了。四月，请宁波式昌和尚授三皈依。五月中旬，又气绝昏过去，忽然间高声呼叫说：「

西方极乐世界，要如何去才是？」其女在旁边回答说：「向西方去就是了。」二十一日召唤儿子回家，其子为她受持八关斋戒，求大悲水，日日侍奉母亲。二十七日又气绝昏死过去，集聚众人助念，虔诚求佛接引。

三十日傍晚，频呼儿子名字，其子说：「愿母亲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净土是很快乐的，孩儿们尽此一生，也将要往生西方。今日虽然暂别，终复团聚，如果舍弃西方净土不往生，是非常恐怖的。」到了深夜病情危急，众人击磬助念，儿子依附在母亲的耳边念佛，使佛号分明清楚，此时黄母眼睛向上看，嘴唇开合十次，然后闭上眼睛而往生。时年六十二岁。家人助念到隔天早晨才入殓，此时身体柔软，面貌清秀，头顶温暖一如平常。（佛学半月刊第七十期）

评曰：「问死后堕地狱要如何呢？此是以恐怖痛苦的心念佛。屡次气绝后又苏醒过来，其嘴唇鼓动不停，是不忘要念佛。又问西方极乐世界从何处去？是其愿力殷切求生西方。临终时眼睛向上，嘴唇开合十次，为见佛十念求生。」

二十世纪　宋果定、昌德比丘尼

宋果定居士。江苏高邮县人。父亲早逝，十五岁又丧母，因而独自抚养弟妹三人。年十九岁时死而复苏，于是感悟世间如空花，立志守贞不嫁，持斋念佛。隔年皈依宝华山圣祖老人于本城的寿佛寺，受持戒律及念佛求生西方之法门，拳拳服膺不敢忘失。寿佛寺每年佛七，必定前往念佛听经，大获饶益。于是与高邮县古观音庵的昌德尼师、扬州益寿庵的丽善尼师，结成同参道友，决志同生净土。三十七岁

偕同昌德、丽善二位尼师到高旻寺，受五戒于朗辉老人，获闻禅宗法要，虽不能彻底见性，但觉身心清净。从此定课程，每日持名三万声，礼经千余拜，并参禅宗向上事，数十年精进不懈怠。

凡是《华严经》、《楞严经》、《法华经》、《地藏经》、《金刚经》、《报恩经》等经典，均一字一拜。于高邮县各寺院道场，常为护法。尤其喜好放生，培植福德。曾经参访礼拜五台、普陀诸名山。年六十四岁，看见同参道友昌德尼师往生西方，临终念佛，异香满室，更加坚信修行不虚，于是增加念佛的功课。乾明寺每月的念佛会，及每年春天四十九日佛七，前后八年，从未稍离一日。佛七中屡次见到圣境，有时见自心清净，粗念脱落。一九三三年六月初，刚开始感染腹泻，不久感觉精神疲惫。然后自知时至，嘱咐家

人，她临终往生时不得哭泣，以免扰乱正念。到了十八日晚上，跟随大众的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往生后，全身冰冷，而头顶仍有温暖。（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二期）

二十世纪　李吴氏

李母吴居士。湖北监利县人。宿世具有善根，曾割大腿肉混合药剂治疗公公的病，年轻丧夫而持守贞节，长年持斋奉持佛法。最初是信奉道教，后来知道不究竟，每日以持诵《金刚经》、《阿弥陀经》、《般若心经》及念佛为平常功课。年七十余岁时，虽然生病，仍然念佛诵经从不间断。一九三三年七月病重，请僧人及董妙松居士等，在家助念往生普佛，当时已经四更了（凌晨一～三点），还能向众人答谢。到了隔天晚上安然往生。经过一日一夜，全身冰冷，头顶尚温热。（佛学半

月刊第七十期）

二十世纪　梁尚坚

梁尚坚居士。广东番禺县梁少华居士之次女。就学于越山中学，十五岁身上生疮，有时发作、有时痊愈，医生吩咐要静养，但是仍然支撑病体努力用功。父母同修净土法门，亦追随念佛，固定持诵《般若心经》、大悲咒。即使疾病发作躺卧在床，仍然口念不停。

病重时，神识清楚明白，举手礼佛，忽然说：「女儿一时顿觉安适，将要往生佛国了！」不久又说：「刚刚我看见观世音菩萨亲来接引，女儿将要往生了！」当时屈慧盛居士在旁助念，磬声一响，即合掌礼拜，并向母亲索讨僧衣、帽子及布袋等物品，自己将木鱼、经卷放入布袋中。其母在旁悲伤，梁尚坚急忙摇手阻止母亲

说：「母亲也是持戒念佛，将来必会再见面，何必悲伤呢？」说完后，即结跏趺坐双手结印，含笑而往生，时为一九三三年八月初三，年十八岁。家人将她的手足放直，隔天双手又结手印如故。（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三期）

二十世纪　张金氏

张母金居士。安徽婺源县人。齐朝章居士之岳母。生性平和沉静，待人慈惠。父次玙公为大商人，丈夫张尔珍家境贫苦，受雇于父亲的商号，其父亲对他非常关爱就如自己的儿子，于是将女儿嫁给他。婚后不以丈夫家中贫困而心生不乐，安和柔顺地侍奉公婆，诚心奉承，亲自掌厨烧菜煮饭。中年后以商起家，不辞辛劳地操作家务。平日辅佐丈夫、怜悯照顾贫苦的人，如是施舍而不倦怠。晚年，因长子、

长女病死而心情忧郁，其女婿齐朝章以净土法门，劝请她修持，于是一心信向，吃素念佛从不懈怠。

一九三三年七月，又得知次女婿肺病而死之消息，因而忧伤成疾。八月初一，女婿齐朝章前往探病，又劝告她说：「世事无常，应当一心念佛。此时应着力专心求生西方净土，无量千生以来罪垢，即可顿时消灭。寿命若未尽，疾病当速愈，寿命如果已尽者，可以蒙佛接引生西，即时了脱业缘，斩断生死。」张母听了之后点头。到了八月十二日，请佛光分社的诸位莲友，在室内外助念，然后右肋卧安详而往生，如入禅定。时年六十三岁。（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二期）

二十世纪　赵金氏

赵母金广量居士。江苏泰县人。默庵

法师的母亲。年十九岁嫁给赵炳荣，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赵炳荣经商亏损，而又体弱多病，家道因此中落，从此依靠赵母以手艺维生，生活备极艰苦。生育子女五人，默庵法师是次子，年幼多病，久病不愈，于是舍入本县净业寺为僧，疾病忽然就痊愈了。赵母欣喜而发道心，从此吃素戒杀，皈依扬州海曙法师，时年四十九岁。不久默庵法师将到异地参学，赵母思念之心殷切，默庵法师于是为她说净土法门，劝母亲一心念佛，千万不要以儿女之虚幻因缘自苦。于是信心大开，虔诚修习净土行业，念佛更加精勤，终日不断。并且以诵经、放生等善业为助行。

一九二四年秋天，丈夫过世，痛不欲生，深感生死可畏，无常迅速，念佛更加精进，立志求生西方，一九三一年水灾遍地，默庵法师即迎去奉养，并侍奉母亲朝

礼天竺寺、普陀山，于梵音洞亲眼目睹观世音菩萨化身。到阿育王寺，拜舍利塔看见舍利子放光。一九三三年五月初，在家中感染重病，自知往生时间接近了，于是支撑疾病持诵《般若心经》一藏余（一藏为五〇四八卷），作为往生西方净土的资粮。八月催促默庵法师回家诀别，还勉励他以道业为重。九月初五日，沐浴后，面向西方而卧，全家高声助念，稍后怡然念佛而往生。时年六十九岁。往生后，全身冰冷，头顶温暖，经过很久才散去。（佛学半月刊第八十八期）

评曰：「因为儿子生病而舍入寺院为僧，后来依靠儿子的劝勉而能够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此是种善因得善果也。朝普陀山而看见观音化身，拜阿育王塔而看见舍利子放光，此皆是精诚所感应的瑞相。诵

《般若心经》回向西方，也是净业正因，但终究不如一心念佛之方便稳当也。」

二十世纪　曹妪

曹居士。江苏常熟西城人。只有一个女儿，家中贫穷，受雇于县城迎春门的李家，超过三十年，李家非常信任她。李家中有佛堂，常常在其中念佛，如是数十年如一日，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身体稍感不适，也不向人说，人们都以为她没有生病。

到了十九日午饭时，忽然说：「我定于三时去了，请尽速找我女儿来。」等到女儿到来，雇轿接曹居士回家，即洗足，告诉女儿说：「我无病苦，非常安适。」女儿正扶她上床，忽然有所目睹，说：「三位梵僧来接引，我将要走了！」等到女儿放手时，已经气息断绝了。当时正好钟

鸣三下。时年七十余岁，入殓时，身体柔软如生。（佛学半月刊第八十四期）

评曰：「预知时至，蒙西方三圣接引而不认识，所以说是三位梵僧来接也。」

二十世纪　朱杨氏

朱母杨居士。浙江嘉兴人。丈夫过世，子女年幼，家中没有财产，亲自抚育子女。等到女嫁男婚，即一心念佛，乡里有念佛会，没有一次不参加。身体一向强健，一九三三年九月，请谢了尘居士教授她回向偈。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忽然得气喘症，用了降气药才使气息和顺，第二天饭食一如平常。二十七日下午告诉侄子说：「我儿子不在家，如果我去世，丧务必须依靠你处理。」晚餐后，还与孙子辈欢喜谈笑。半夜子时气喘又发作，媳妇即扶

她坐起床，寅时（早上三～五点）面向西方而往生，头顶温暖经数小时才退失，时年八十四岁。（佛学半月刊第七十七期）

二十世纪　许淑莹、姑李母

许淑莹居士，湖南善化人。跟随丈夫李某寄居北平甘石桥。生性慈悲善良，好行善事，而自己的生活非常淡薄，尤其爱惜物力。侍奉婆婆李母有好几年，看见婆婆念佛，含笑往生，因此信佛念佛。家中供奉观世音菩萨像，日日瞻仰礼拜，虔诚祈祷接引往生。一九三四年正月十八日，忽然沐浴非常洁净，而且念佛念最多，起居饮食一如平常。到了申时（下午三～五点）忽然头昏安睡，醒来还与儿子、侄子闲谈，稍过片刻即往生，面有笑容，两手结印，时年五十二岁。儿女均跪着念佛，头七时家人都闻到异香，隔日还未消散。

（佛学半月刊第七十六期）

二十世纪　蒋觉圆

蒋母邓觉圆居士，四川简阳人。年幼知书达礼，生性喜好学佛，受优婆夷菩萨戒于成都古大圣慈寺，法名海月。结婚后，侍奉婆婆极为孝顺，对待丈夫很恭敬，治家勤劳节俭。丈夫蒋特生，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经担任军政要职，官至陆军中将、川北盐运使、二十九军参谋长。因为丈夫政务纷乱繁杂，于是对丈夫特别用心照顾，并教导子女读书。

平日蔬食布衣，好善乐施，对于鳏寡孤独的人，非常怜悯，寒者衣之，饥者食之。平时恒常念佛，终日喃喃不绝于口。临终前，梦见喇嘛数人，绕着床榻礼诵。等到将要往生时，果然有甘肃八楞寺喇嘛来，以舍利给她吞食，于是含笑而往生。

时为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辰时（早上七～九点），头顶温热达七小时之久。入殓时摄影，全身顿现金色。出殡当天异香四溢，回魂时莲华开双蕊。（佛学半月刊第九十二期）

二十世纪　丁大定

丁大定居士。浙江绍兴上虞人。居住于杭州湖墅。家境贫困而且守寡，生育二女均已出嫁，做女工以养活自己，一九二五年，听到吴璧华居士宣讲佛法，于是皈依印光大师，并前往弥陀寺智慧法师之处，受持五戒。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家举行佛七，圆满后，前往佛学莲社，顶礼黄大舍居士说：「承蒙您教我念佛，已得无量利益。」因此信心更加坚定，弃家而住在莲社，勇猛精进一心念佛。后来因社友日渐增多，莲社中每日除了早晚课诵外，增

加念佛三枝香。如果遇到讲经法会，到了时间一定前去听讲，晚上则趺坐念佛。

一九二七年，兴慈法师莅临莲社讲经，发起兴建大殿，但是巨款难集。丁大定于是发心礼拜《华严经》，寒暑不懈怠，如是历经三年半时间，诚心感应佛陀慈悲，触动世人的善心，终于立刻聚集巨款，完成大殿。平日拜经之余，仍然常常念佛行善，从不停止。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忽然生病，但是礼佛念佛一如平常。到了四月十七日病重，决定不医治且不饮食，一心一意求生西方，请众莲友助念。当天晚上，黄大舍梦见丁大定向他顶礼说：「我去了！」问去何处？回答说：「西方！」问她为什么往生西方？答说：「为救度众生故。」黄大舍睡醒后急忙前往，看见丁大定病重，于是为她请法师开示临终关键要点。

先是说二十二日要去，但是到了二十一日，神志昏乱，言不合理，念佛也是一会儿念、一会儿停，不像平日。黄大舍看见此情形，知道有宿世怨业为障碍，即高声警策说：「大定师兄，你心中安定否？此时如果不着力，千生万劫，出苦无期，应当一心念佛。」又为她高声开示怨鬼云：「念佛人十方诸佛护念，天龙八部侍卫，汝等如果加以妨碍，难免罪责。纵使她曾欠汝等业债，我可为汝等解怨释结，起建佛七。汝等亦可随众念佛，则佛七圆满，同生西方净土矣！」

次日为起佛七，丁大定说：「原定今日去，因有二人牵引纠缠，想要我带他们往西方，我当念佛，为彼等超生后再去。」从此三十人昼夜轮流助念，丁大定也是随众念佛七日七夜，其中不进食，只有稍微饮水。更发心供佛斋僧，结缘放生，并

出资助修永明延寿祖师塔院等。到了二十五日，答谢众人说：「再让大众劳神两日，我即可去矣！」有人问她有没有放不下之事，答说：「没有！我今念佛得法，随气来往，气在佛念在，气去佛念去。」二十七日午时，请黄大舍求大悲水，诵咒至二十一遍时，即向黄大舍合掌致谢说：「承蒙您念大悲咒之功德，我在念佛时，忽然看见阿弥陀佛，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隔天早晨两点，众人正一同念佛，忽然作顶礼的样子，高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并吩咐两位女儿顶礼说：「观世音菩萨来了！」凌晨四点，忽然念南无阿弥陀佛，仍然作顶礼的样子，说：「佛来了！」然后高声念佛数百声，声音渐渐低微，到了辰时（早上七～九点），安详坐化往生，时年六十一岁。午后全身皆冰冷，只有

顶门微温，趺坐一如平常，面不改色。五月初一日火化，众人看见白烟朵朵向西方而去，获舍利子大小数百颗。骨灰研磨成粉末，和面粉作丸，供养水族鱼类，以结西方缘。（离苦得乐一一二页）

二十世纪　刘仁希

刘仁希居士。江西南昌人。年轻即丧夫守节，家境贫苦，教养两个儿子，竭尽辛劳。一九二八年，于南昌的觉集念佛林，皈依定恒和尚。一九三〇年，又于圆通寺受优婆夷戒。发愿长年吃素，朝夕礼佛念佛从不中断。儿子、媳妇受到熏陶，全家皆信奉佛法。一九三四年六月初，微感腹泻，服药无效。自己思惟年纪已老，子孙均能自立，对世间无所贪恋，于是停止服药，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正当邀请同道莲友数人，在家举行佛

七的第三日，即梦见楼台池水，宝树罗网，种种庄严的境界。突然动念思惟：「如此广大的园林，要有车子才可游遍。」其车子应念即至，车轮非常大，上覆黄盖，请之乘坐游玩。第四日正听大众念佛时，忽然看见『南无阿弥陀佛经』七字，其中以经字最大。等到第七日佛七圆满后，九点时，急忙呼唤家人取香水沐浴身体，更衣趺坐，合掌向西方礼佛三拜，安详自在而往生，时年六十二岁。当时空中有大众念佛声，若远若近，家人皆听到。五点后头顶犹有温暖，经过二日才入殓，仍然肢体柔软，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〇二期）

二十世纪　郑黄氏

郑母黄觉净居士。嘉兴县郑棐谌居士之母亲。年纪未到十五岁，即喜欢持斋奉

持佛法。后来，嫁给明经地区的郑宇春，极力辅佐丈夫，治家有道。四十六岁丧夫，侍奉婆婆抚育孩子，善尽孝顺慈爱的职责。等到诸子成家立业，家事日渐简单，才安心学佛，长年持斋念佛诵经，其志向更加坚定。一九二四年跟随儿子移居上海，得以经常前往莲社参加法会念佛，皈依能禅法师。曾经参加谛闲、静修、静权、能禅诸师的讲经说法，因此饱闻经义。从此专修净土法门，一门深入，每日称念洪名，忏悔回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年如一日。后来在乡里与敖文龙女士等，结集莲华会，每月三期念佛，策励进修，未曾稍有懈怠。

一九三三年，因年高体衰，痛念无常，礼佛课诵更加精勤。每日固定功课之余，常添香点灯，加持佛号，至诚恳切，以求决定往生西方净土。隔年夏天天气很热

，精神更加疲困，还勉强起来念佛礼拜。七月十三日天气非常炎热，肝病转重，五个儿子均回家探视她，当天晚上请三位僧人带领家人助念。十四日天亮时，精神清爽身体热退，病情好像有转机。到了晚上病情又加重，稍有气喘，家人仍旧助念如前。十五日早晨，请僧人在楼下普佛，并请华机法师在床前开示念佛法要，警策求生净土。于是微动嘴唇，随众念佛经过一段时间，突然灿然一笑，安详而往生，时间是上午九点多钟。过了三时后头顶犹温暖，时年七十九岁。（佛学半月刊第八十八期）

二十世纪　文陈氏

文母陈居士。湖南湘潭吴觉初居士之表姑。生性慈悲善良，喜好布施。中年摒弃家事，长年持斋念佛，另辟一间净室，

供奉西方三圣像及观音铜像，木鱼钟磬之声，日夜不停。家族亲邻皆轻视嘲笑她，其丈夫尤其傲慢放纵无礼，甚至污损其戒衣，毁坏其供佛法器。陈氏皆忍辱而不与之争执，一切不顾，反而持诵更加奋勇精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某日下午作课完毕，携带烘炉回到卧室，倚靠着橱子而坐。小孙女请她用饭，连续呼唤而不应声。于是家人都聚集而来，看见她合掌于胸前，口里虽然无声，但是眼睛仍然半闭半开，家人以为是入定，因而互相告诫不要打扰。大媳妇为她整理衣裳，竟然皆成灰烬，鼻息全无，全身冷透，唯有头顶还温暖，才知道母亲已经火化往生了。衣履尽焚，而身体发肤，毫无烧过的痕迹，只有橱门上留下一片全身的人影。年六十岁。（佛学半月刊第一〇二期）

评曰：「摒弃家务，长斋念佛数十年，必得念佛三昧。故能衣履皆焚毁，而发肤毫无损伤。」

二十世纪　周马氏

马正清居士。江苏如皋县人。嫁给周绍先居士，夫妻感情很好。丰利净业社改组为居士林，即是由其丈夫安排经营。马正清居士因而被习染而受到佛法的感化，于是生起信心。一九三一年秋天，前往南通法轮寺，受菩萨优婆夷戒，断除肉食，并摒弃俗缘，栖心净土。其身体一向虚弱，有肝病，受戒后忽然病况大减，精神旺盛超过平日。

一九三四年三月疾病又发作，十月卧病不能起身，服药无效。十二月初旬，眷属及林友轮流分班念佛，光慧法师与王慧清居士皆开示信愿往生之要点。黄慧净居

士为她说临终摄念方法，施以无畏。马正清听了之后皆欢喜信受。并告诉其侄子说：「我去当在十日后。」助念到了七天七夜，病有起色，黄慧净又告诉她因病苦业报消除，而后往生之事，马正清听了频频点头。十二日傍晚，病情忽然严重，吩咐丈夫集众助念。夜半取布巾擦拭双手，对床前所供佛像，问讯三次。过了一段时间索取米粥食完，光慧法师为说一心皈命文，于是安然而往生。念佛至七小时后，头顶温暖如生。又经过二时帮她沐浴更衣，肢体柔软，头顶还有暖意。（佛学半月刊第一〇一期）

二十世纪　丁姚氏

丁母姚居士。丁桂樵、丁桂岑两位居士之母亲。心地慈祥，律己甚严勤劳节俭，每日念佛，兼持六字大明咒，未曾间断

。一九三四年，预先吩咐二子说：「此时国难正众多纷杂，身后诸事不可铺张，学佛之家，尤其应当努力戒除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因此不用分发丧文及施设奠祭。」隔年二月初，忽然患些微疾病。初七日晚上，中西医生皆说脉搏跳动正常，毫无命终的征兆。初八日辰时（早上七～九点），还索取粥汤饮食，吩咐孙子们在校就学者，请假勿去。不久即持诵佛号，態度安详，神志清楚，过了一会儿，忽然微笑而往生，时年八十一岁。全身已冰冷，而头顶独温。隔天家人帮她沐浴更衣，身体极为柔软。第六天封棺，面貌光润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〇一期）

二十世纪　李罗氏

李母罗喜莲居士。母亲梦见僧人赠送莲华而出生，故名喜莲，湖南黔阳人。身

体一向虚弱，晚年得咳嗽症，有时痊愈、有时发作，但了脱生死之念非常殷切。平日凡是有以诵经求神，可消灾免难的，常常踊跃捐钱，毫无吝惜的样子。其子李宪章，知其所求并非正道，常常加以破斥，李母于是暗自地去做求神消灾之事。一九三三年，冉济川居士以佛法深奥，净土法门殊胜，告诉李宪章，又以净土书籍交给他阅读，李宪章立刻生起正信。于是将自己之所得告诉母亲，母亲听到之后，惊讶而注视说：「有这种事啊！何以这么晚才听到呢？我将以往生西方净土为依归。」自此之后每日持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圣号不绝于口，家中事务皆不闻不问。

一九三四年冬天，旧病又发作，坚持不服药，儿子劝她服用，则说：「我久病不是医药能治疗的，现今既然知道有归宿之所，能早去即早安，何必留此幻躯，多

受痛苦呢！」虽然终日卧床，念佛也不中断，于睡梦中也常常念佛而醒。到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三日早晨，气息更加微弱，儿子带领家属环绕助念，忽然面现笑容，仍然嘴唇微动不已，不久就停止了。儿子见母亲往生后，大声助念不休，罗喜莲忽然睁开眼睛说：「吾儿宪章，冉济川居士代请之经，为何不即刻焚化呢！」说完后，闭上眼睛安详而往生。儿子急忙取出朱书《金刚经》焚化。申时（下午三～五点）入殓，身体冰冷，头顶独温，时年七十三岁。（佛学半月刊第一一六期）

评曰：「在湖南、湖北一带，有在人死之后，即印很多的《般若心经》，持诵完毕，接着送到城隍庙前焚化的这种陋俗。李母死而复生来去自如，不是往生的人能如此做吗？但是焚化经典之事则不可效

法。」

二十世纪　庄圣慧

庄圣慧居士。江苏武进人。年幼温文娴淑，才年满十五岁，即持十斋日，皈依冶开和尚，接着受五戒，有出家的意念。年二十二岁，为父母所强迫，嫁给四明地区的李氏子弟。因为相貌平凡，而生性沉默，为丈夫所嫌恶，又不为婆婆所喜爱，因此生活备历艰辛，但是皆能忍受而无所怨言。婆婆过世后，丈夫即在上海另娶，不通音讯。幸好家中稍有资产，楼房中设立佛堂，终日以念佛及教导女儿为事，其余一切俗事皆不过问。平日布衣蔬食，每年有剩余财物，则布施放生，必定回向净土，不求人间福报。女儿静玉，生性聪敏良善，才十岁，即令她皈依药师庵的圣缘尼师。每年夏天，必带领女儿到庵中小住

，佛七必定参加。患胃病十余年，日久病深，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因遭遇父母去世，过于哀痛悲伤，因而疾病又大大地发作，但是仍然念佛不断。

后来自知时至，当时女儿年十七岁，已读初中，于是告诉女儿说：「我已经不久人世，所难以放下者，唯独你一人，如果你随父亲去，以后将不堪设想。世上婚姻，怨偶多而佳偶少，与其嫁人为妇，不如出家为尼，永离众苦。」其女哭泣说：「女儿虽不孝，誓愿遵守母亲的训示。」即请圣缘尼师带领徒弟来到家中，为女儿剃度。庄圣慧频频叩拜礼谢，心中感到欢喜欣慰，并呼唤女儿抚而勉励之，女儿回答说：「女儿必定勉励自己做一位好尼僧，以报四恩。娘何不闭目念佛，多言恐怕伤神。」庄圣慧即点头说：「念佛好！」于是闭目念佛，圣缘尼师等人在旁边一同

助念。

隔天早晨请众人念《阿弥陀经》七遍，诵念完毕，睁开眼睛微笑说：「极乐国土，有如是功德庄严，我决定往生彼土，愿大家努力，我去后，请为我打佛七四十九天。」说完后，继续念佛，随即安详而往生，时年四十二岁。过了五小时，头顶还有温暖。三天后入殓，四肢轻柔。容貌色泽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一〇期）

评曰：「念佛行善，必定要回向净土，不可求人天福报，此事最为紧要。因为福报愈大，造业愈容易，而堕落也愈迅速。」

二十世纪　林玉蓉

林玉蓉居士。法名慧蓉，浙江泰顺林汶居士的妹妹。自幼略知佛法，嫁给汤道

访，一向亦信奉佛法，结婚后愈增信仰。一九三三年，跟随丈夫参加佛教居士林，深信切愿，持念佛名从不倦怠。隔年正月回娘家，请兄长书信介绍皈依杭州潮鸣寺的明道法师。一九三五年三月患喉疾，服药无效。五月初一日病重，自知时至，向兄长告别。兄长与家人一同助念，到了初二日酉时（下午五～七点），持念珠念佛而往生，时年二十二岁。隔日丑时（凌晨一～三点）全身冰冷，头顶犹有温暖，酉时（下午五～七点）入殓，身体柔软，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五期）

二十世纪　张刘氏

张母刘证净居士。河北任县张福泉居士之婶母。丈夫过世没有儿子，一女已经出嫁。平生孝顺父母慈爱女儿，待人淳厚恭敬，从不嗔怒，很少口业，也不拜杂神

。一九三五年七月得病后，侄子劝她念佛，即能听从。后来经由穆宗净居士策励之，每日称念阿弥陀佛圣号，侄子与家人及其女儿轮流分班助念。到了十七日辰时（早上七～九点），吉祥而往生，毫无痛苦，面貌红润，反而胜过于生前。

十八日未时（下午一～三点）入殓，全身冷透，头顶犹有温暖，肢体柔软，蝇虫不飞来聚集。此时正值秋天酷热，停棺超过十天，不闻臭气。书信请印光大师为作证明，赐法名证净，谓其已经往生西方净土，得证清净庄严之依正二报也。（佛学半月刊第一五六期）

二十世纪　陈奋飞

陈奋飞居士。贵阳平绍璜居士之妻。自幼学佛，受持三皈五戒，后来于贵阳首倡净土法门，四年之间，城乡男女结成莲

社者数万人，每到念佛放生之期，众人团聚如蚁。甚至佛门四众，事情无论公私巨细，皆以陈奋飞为其依靠。一向有吐血症，丈夫平绍璜看见她身心俱劳，婉转劝告她休息而不听从，曾举龙树菩萨之言以劝谏说：「凡是不能度化自己，而能度化他人者，无有是处。现今之所为，只能像是从井中救人而已，而不能具有大能力，入海救人。」陈奋飞虽以为有理，但是终究没有办法停止助人。凡有弘法讲经之会，经常走路往返，每次都十天、一个月，也不感到疲倦，以致身体更加衰弱，但是早晚的课诵也不曾中断。一直到了生痰咳嗽两个月之后，才自知时至。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夜半之时，忽然笑着说：「佛来接矣！」命媳妇扶她更衣后而往生。丈夫平绍璜急忙靠近耳边呼唤她说：「还有沙弥尼戒未受也。」一

时又死而复活，历经五时之久，戒师才来授戒，戒师逐条呼问，还声声朗应，到了说法完毕，又合掌向戒师致谢。接着含笑对着佛像说：「等待很久了，我去也。」随即闭目撒手而往生，时为七月二十二日丑时（凌晨一～三点）。（佛学半月刊第一二四期）

二十世纪　邹陈氏

邹母陈明妙居士。福建闽侯县人。生性娴静信奉佛法，喜好救济贫困。一九二六年正月，皈依圆瑛法师，念佛更加虔诚。身体一向多病，一九三五年六月，力撑病体朝普陀山，于梵音洞获见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后来，转往上海拜访圆瑛法师，圆公勉励她一心念佛，不贪生、不怕死。七月回到乡里，疾病又发作，自知一病不起，念佛更加精勤，行住坐卧之中皆面向

西方。

八月招集诸位女居士助念。九月初五日，忽然说：「明日我将要归去。」果然于初六日晚上，于大众念佛声中往生，时年五十三岁。全身冰冷而头顶有汗，气热可以烫手。过了十二小时，头顶还未冷，肢体柔软，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一期）

评曰：「看见她尽力支撑病体朝普陀山，恐怕有怕死求寿之念，所以圆瑛法师勉励她要一心念佛，不贪生、不怕死，实在是对症下药，也是普遍地为净业行人之顶门针也。」

二十世纪　戴李氏

戴母李居士。江苏如皋县人。世代从事农耕，清宣统元年（西元一九〇九年）

即吃素，以求业障消除家庭安宁。一九三二年冬天，她家右边的邻居窦居士，因事拜访她家，看见她的心志真诚实在，即以净土法门劝导她修行，李氏听了之后，叹为希有。立刻请西方三圣像供养，诵持圣号，定为每日功课。并化及子孙，家人也相继吃素念佛，数年如一日。

李氏精神体力原来强健，一九三四年夏天，忽然染上疾病。隔年三月病渐重，卧床不起，但还是念佛不停。窦居士吩咐其儿孙等人不要哭泣，应按照《饬终津梁》，信受奉行。九月十四日，窦居士带领念佛会的同道莲友及其儿孙助念，到了午时神情气色稍微舒坦，即告诉大众说：「我生平无有大过失，幸好今日修持净土法门。得以蒙佛菩萨接引，定生西方净土，受胜妙乐，希望你们各自好好地努力念佛。」不久，含笑而往生。（佛学半月刊第

一一六期）

二十世纪　何夫人

何居士，江西人。修习净土法门十多年，担任廉江念佛林林长，领众念佛，精进不懈。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忽然说：「观世音菩萨前来接引。」随即安详而往生，往生时的景象极佳。（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一期）

二十世纪　曹孙氏

曹母孙然琛居士。苏州人。念佛多年，为苏州净行助生极乐团团友。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自知时至，嘱咐其子曹培祖，请团友前来家中助念，自己也随众默念佛号。到了十一月初七日亥时（晚上九～十一点），忽然高声念佛数声，一笑而往生。经过八小时头顶依然温暖。年六

十七岁。（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一期）

二十世纪　郭陶氏、子郭聘初

郭母陶居士。四川云阳县人。幼年即通达经史，嫁给郭静存居士为继室，生下儿子郭苹仲。元配的遗子郭聘初及一女。三子郭尹叔为妾所生，也是幼儿丧母。郭母教养诸位子女如同自己所生。丈夫任职道员，出外停留于云南，被举为资政院议员。儿子郭聘初，以秀才参加京城的考试中试，留学日本，接着以同知（县府辅佐人员）担任黑龙江巡抚的幕僚文书，内调统计局参事。郭母独自带着大媳妇及幼弱家居生活，聘请老师教导读书。平日好善乐施，一向持观音斋。一九一二年，丈夫儿子均回家，于是迎请源善法师住持滴翠寺，全家皈依，皆教以念佛兼观像。

一九二七年郭聘初得疾病，预知时至

，吩咐弟弟后事，临终礼佛三拜，然后退回床座而坐化往生。郭母从此信奉佛法更加专一，每日持念佛号数万声，兼诵经咒，每月吃素的日子约有一半，并督促带领家人念佛。每天早晨由儿子郭莘仲率领家中男众于外厅念佛，每天晚上郭母带领诸妇女于内院念佛。每月十五日集合数十位佃农男女于家中念佛，皆供给斋食。遇有旱灾则集合村人同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祈求下雨，常常应验。

一九三二年以后，每当念佛时，经常看见观世音菩萨圣像，了了分明。郭莘仲建造慈航阁，一九三五年十月落成，高兴地前往参观，礼拜观音大士圣像，心中惊讶此圣像竟是三年来所常见之形像，因而停留居住于慈航阁内不忍离去。冬月二十四日，微感身体不适，隔天下午交代儿子郭莘仲说：「我明日将去，你急速请寺院

僧人带领家人助念，慎勿悲伤哭泣。」说完之后自持念珠，默记其数，喃喃随着大家念，念佛声音由洪亮清楚，而渐渐地不明显，最后则听不到声息，而唇颊犹微动。到了隔天寅时（早晨三～五点），含笑而往生，时年七十四岁。隔天入殓，全身柔软，头顶温暖。（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五期）

二十世纪　姜冒氏

姜母冒淑媛居士。江苏如皋县姜智丞居士之妻。幼年读书，能了解书中大义。结婚后，侍奉年老的公公，抚育子女，艰苦备尝。一九二八年丈夫朝普陀山，皈依印光大师，持名礼佛，订为平常功课。正好公公及父母相继生病过世，顿悟尘缘如幻，世法皆空，于是跟随丈夫同修净土行业。早晚虔诚持诵净土、般若及《法华经

》等诸经典，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时为子女宣讲佛法义理，使三子三女皆皈依三宝，并参加念佛团，随众念佛。

一九三五年南北水灾，带领子女捐赈钱米衣物，不居其功德之名。十月患胃痛，十日后，又增加半夜腹泻的毛病，医生说没有大害。到了十一月初二日寅时（早上三～五点），忽然命子女焚香，自己就躺在枕头上诵持《阿弥陀经》及佛号，声音清晰响亮如同平时。家人端汤药给她，则说：「时间已经到了，无需此药。家事没什么好交代，只是你父亲中风后，肢体衰残，必须好好地侍奉，不要让我死后担忧。」丈夫惊讶她所说的话，但恐怕以情执牵缠，于是勉励她要一心念佛。姜母顿时喜悦眉开，眼睛炯炯有光，即命子女请净友助念。姜母循声持诵至初三日，助念的人增多，后来姜母的声音虽然渐渐微小

，但嘴唇一开一合，与众相和。午时，在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三小时后，头顶犹温。（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五期）

二十世纪　张徐氏

张母徐普慧居士。江苏武进人。居住于南翔镇（江苏嘉定县）。幼年即吃素奉持佛法，皈依宁波天童寺的寄禅和尚，受菩萨戒于金陵宝华山。平日喜好布施，附近邻居穷苦之人，无不受其惠施。尤其恭敬出家人，遍礼各大名山。经常集合诸眷属，虔诚念佛。一九三五年五月，脖子后生癌，虽呻吟于床褥之间，仍然念佛一如平常。

十月下旬，恭请僧尼在家念佛。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早晨，告诉家人说：「我将去了，西方童子已经来了！」说完后，仍然嘴唇微动不止，到了隔天早上三点，

又睁开眼睛说：「我往生西方了！」随即于四点往生，时年七十一岁。到了晚上十点，头顶仍旧温热。（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五期）

二十世纪　邱母

邱居士。江西丰城县邱达三居士之母亲。修习净土法门数十年。一九三六年一月二日，自知时至，十二日在家人的助念声中，端坐而往生。（佛学半月刊第一二一期）

二十世纪　魏大满

魏大满居士。杭州湖墅佛学莲社社长徐大悲居士之妻。一向信奉佛法，得丈夫熏陶而志向更加坚定。皈依智慧法师，受多分优婆夷戒。发起祭拜祖先用素食。幼年曾读儒书，所以学习佛教经典很容易。

每日持诵《阿弥陀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悲咒，并持佛菩萨名号千百声。常对人说：「人生无常，老死病苦逼迫，只有念佛求生西方，是最妥当之法。」一九三二年生病，西医说不开刀没办法治疗。其丈夫预料此病不吉利，于是求观世音菩萨加被。正当至诚唱赞时，忽然来了一位张艺成医师，说是接到电话而前来诊病。魏大满只好请医师诊治疾病，后来服药而病愈。其实家中并没有人请他而自己来，蒙此不可思议之感应，信心更为增加，修持精进，决定立志求生西方净土。

一九三六年八月初八日，忽然患痢疾，医治无效，卧病十多天。亲友前来探望她，则告诉他们再过十多天，她将要去了！二十六日病危，请莲社诸位法师在楼下念佛。隔天晚上神情态度稍有变化，于是请慕西法师开示说：「我等为你念佛，求

佛加被，愿你寿命未尽则迅速病愈，寿命已尽则随佛往生。当一心念佛，求佛接引，如出牢狱，得回老家，应生欢喜心。如果痴心怕死，不但寿命不会延长，往生也没有希望。」法师说完后，魏大满合掌致谢，口中喃喃念佛。法师仍旧下楼，只有留家人在室中助念。

二十八日未时（下午一～三点），因家人不常念佛，念佛声音错乱。魏大满的态度异常，家人急忙请法师上楼，法师即接手击磬，一字一板，速度不快不慢，历历分明，命家人执香随念。即转愁容而微笑，侧身右胁而卧，嘴唇开合不止，约半小时，嘴唇犹微动而往生。等到全身冰冷，头顶还有温暖。经过三天入殓，身体柔软，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四九期）

二十世纪　周长青

周长青居士。白河县程履端居士之极亲近的亲戚。年幼时跟随全家吃素，生性喜好礼佛救济贫困。丈夫桂悦发，也一同吃素念佛，后来无疾而终。两个儿子和她分开居住，此时周长青已经超过七十岁了，仰赖纺棉织带以维生。程履端怜悯她年迈独居，于是迎接她住在家中，使她能就近到佛堂念佛。

一九三六年九月，送她去住集义祠，起居饮食和从前一样。集义祠中的女居士数人，都对她很好。冬月二十八日早晨，坐在床榻上念佛，忽然与床榻相连的女居士们说：「三日之内，阿弥陀佛会来接引我。」三十日晚上，面带笑容向同伴告别。劳烦旁人为她沐浴后，仍坐在床榻上念佛不断。夜深时，感觉行动困难，请人协助她盘膝趺坐，念佛坐化往生，此时面貌如生。入殓时，身体柔软而头顶仍是温暖

。（佛学半月刊第一五六期）

二十世纪　章方氏

章母方居士。安徽祁门章焕奎居士之妻。一九三一年，听从丈夫的劝导专修净土法门，无论寒暑从不间断。一九三六年七月底，患噎膈症，经西医诊断为肝癌。至十一月初，连水都无法喝下，强咽则堵塞于胸膈之间，疼痛非常，顿时浓痰上涌，咳嗽呕吐不止。章方氏知道这是宿世的业障，只有仰仗佛的慈力才能化解，因此于阿弥陀佛诞辰日，召集道友在家念佛。八个小时朗诵经文，其疾病顿时痊愈，食用稀饭、藕粉竟然没有呕吐，排泄也通畅，收效甚为迅速。只是病后身体软弱，精神衰微。

十二月初二日早晨，全身冰冷，顶门仍然温暖，自己说：「闻到有栴檀的香气

。」下午三点，向探病的人说：「四时佛来接引我。」果真于四点正念分明，安详舍报而往生。当时丈夫在旁助念，试探她的顶门，大约距离一寸多，即觉得有热气冲上。时年五十九岁。（佛学半月刊第一四九期）

二十世纪　方妙修

方妙修居士。浙江海盐县人。年幼时即悟到结婚成家本来是空，于是立志守贞不嫁，吃素念佛，而有出世的想法。父亲因经营事业亏本，方妙修便将发饰及珠玉耳饰等物品全部卖掉，代为偿还父亲的负债。母亲得胸喉阻塞的病，恭敬谨慎地侍奉，如此照顾母亲衣不解带有一年多的时间。父母去世时，过度悲伤而损坏身体，于是有『孝女』之称。平时乐善好施，戒杀放生。

年三十岁，到城北徐庵，闭关修行。居住了十年而前往白龙庵，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皈依永醒老人，受持五戒，修行更加精进，行住坐卧动静之间皆不离念佛。一九一五年返回徐庵，闭华严关。重新修建佛殿，增建寮房。一九一六年兴建福慧庵于东门，树立女居士修行的模范，跟随她学佛的人日益众多。每日领众早晚二课，念佛四个小时，早起晚睡，习以为常。课程之外研究佛教典籍，凡是《法华经》、《圆觉经》等经典，及《大乘起信论》等论著，均详细的阅览，而依归推崇于净土法门。一九三四年患足疾，行动不方便，但念佛的功课不曾稍有懈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忽然感染伤风而渐渐严重，不思饮食，自知往生西方的因缘成熟了，因此念佛更加精勤。隔

年元旦，中风麻痹的双脚忽然痊愈，行动自如，非常欣喜佛力的加被。初七日正好是方妙修八十岁的生日，庵中的女居士，及莲社的道友们，为她念佛祝寿。虽然卧病在床，也随众念佛而不间断。自此以后疾病日渐沉重，仍然合掌念佛不断。二月初九日病重，诸位弟子围绕着她诵念佛号，忽然面向西方吉祥卧，于念佛声中，含笑而往生。过了二日入殓，头顶仍有温暖，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五三期）

二十世纪　魏陈氏

魏母陈大觉居士。四川铜梁县人。生性贤慧孝顺，嫁给魏德敏六年后，魏德敏过世，此时年纪才二十六岁，即守节抚养孤子，而儿子魏树猷，才四岁。公公早逝，婆婆多病，事奉婆婆不曾稍有懈怠。等到儿子长大担任本县的教育科长，皈依源

善法师，办公之余时常礼佛。感念母亲的节孝，于一九二六年呈请省府给予表扬。

魏母中年时进入佛门，从此吃素修习净土法门，皈依光炅法师，修持更加诚心。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九日晚上，梦见两位罗汉，前来接引。十七日卯时（早上五～七点），端坐念佛而逝。隔日，全身已冰冷，只有头顶仍然温暖。时年六十七岁。（佛学半月刊第一五二期）

二十世纪　要田圣因

要母田圣因居士，察哈尔省宣化县人。丈夫死亡后，遗留下子女各一人，家境贫穷，再改嫁给要姓人氏。生性仁慈寡言，操作家务非常勤劳，信佛极为虔诚。一九三二年八月，于本城的净业堂，求受五戒，自此专心念佛，日夜从不间断。

一九三七年虽然无病，但因年老体衰，在床席上辗转难眠经过一百天，日夜经常趺坐，宣称佛号，或者金刚持。三月五日申时（下午三～五点），忽然洒扫房屋，自称是准备要迎接阿弥陀佛，以及来念佛的人等等。墙壁悬挂阿弥陀佛圣像，邀请净业堂的霖禅、普明二位法师来助念，木鱼及引磬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其法缘非常殊胜，来助念的人，有儿子、媳妇及刘本住居士等九人，接替念佛。田圣因双手合掌抬头注视佛像，到六日辰时（早上七～九点），安详而往生，时年六十七岁。面貌比生时更加怡悦，头顶温暖。经过三日入殓，身体柔软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五六期）

评曰：「日夜趺坐，念佛百日，并不是身体衰弱在床席上辗转难眠，实已预知

时至，在一百日之中精进念佛，故期满即请僧人助念而往生。」

二十世纪　蔡杨氏

蔡母杨贤耆居士。江苏镇江蔡普缘居士的母亲。年幼时，父母持诵经咒，虔诚礼拜观世音菩萨圣像，当时杨贤耆并未理解而跟着父母信仰修行。到了晚年回忆起来，突然有所感悟，于是自订平常的功课，每日持诵《心经》、往生咒，除了睡眠吃饭之外，念佛不断。

一九三五年春天，皈依北平拈花寺的全朗法师。后来，屡次感得梦中的预兆，在梦境中亲睹净土的胜境，叫儿子作笔记，前往上海请静波、太虚二位法师开示，因此对净土法门有更多的解悟。不久之后，感染传染病濒临死亡，蒙佛加被，幸得安全度过，从此更加深刻感悟，而欣羡净

土厌恶娑婆之心也愈来愈恳切。一九三七年春天，又患当时的流行病才刚痊愈，就引发肝、胃方面的旧疾，医药无效，自知病情难有起色。常常说：「年纪已经到七十二岁，也已满足了！」进入秋天之后精神气力日渐疲乏，不能高声念佛，仍然默默地持佛名号从不懈怠。

八月初二日中午的时候，突然如安睡的样子，而气息微弱脉搏急促。儿子知道母亲病危，于是请僧众及盛圣教居士等人轮班助念。并请莲友代为照料，以免家人靠近侍奉，使她心生罣碍，烦恼生起。床榻前供奉阿弥陀佛圣像，当天夜里忽然张开眼睛凝视，手指着莲花，倍加称赞。盛居士催促她念佛，她回答云：「我的心本来就安住在佛号中。」说完后，又闭上眼睛，初三日下午睡醒说：「刚刚见到阿弥陀佛。」说完又睡着了，自此以后每次在

转身时，均睁开眼睛注视佛像。

过了一日之后，告诉大众说：「我又见到阿弥陀佛，以及无量无边的佛。」拿念珠给她，接受而握在手上，却不见嘴唇振动，而念佛之声，清晰可闻。其声音有时悲切，近听则特别寂然。念佛之声偶尔中断，盛居士即靠在她的耳朵旁叫她念佛，则念佛之声又再响起，如此过了八天八夜。忽然恭敬地合掌，向佛像说：「佛来接引，我即随行。」十一日早晨，媳妇梦见她说：「你们不要担忧，我于今日十点半之后就要走了！」惊醒过来向前就近一看，其舌头已经僵硬不能言语，四肢冰冷，而双手仍能搓捻念珠。十一点气息突然急促，于是召集大众一齐高声助念，才十五分钟，右手搓捻念珠，左手移动，有想要合掌的样子，因为被棉被覆盖住，来不及向上举起而往生。室内闻到异香，六小

时之后头顶仍是温暖。（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二期）

二十世纪　张氏

张居士。青岛市人。家里非常贫穷，丈夫在海港的码头以拉车维生。生有一子一女，居住在靠近湛山精舍佛学会的地方。每个星期日，倓虚法师来佛学会讲经后，领众念佛一枝香。张氏借此因缘，皈依三宝，得闻佛法，因此坚信佛法。平日在家念佛，星期日带着子女到佛学会听经，随众念佛。

一九三七年冬天，有一日早晨起来，忽然告诉她丈夫说：「你好好教养子女，我今日就要往生佛国了！」丈夫怒目呵斥她，仍旧去拉车。张氏又交代子女说：「我今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要好好听父亲的教训，不要淘气。」儿子当时才

十岁，女儿才六岁，不了解母亲的意思，仍然出外玩耍。张氏即略微地整理家务，沐浴更衣，面向西方趺坐，念佛而往生。等到子女回家吃午餐，叫她不应，推她不动，才知道母亲死了。哭着告诉邻居，邻居及其丈夫听到消息赶到，已经往生多时了，但是面貌依然如生。（念佛论十六页）

二十世纪　杨美玫

杨美玫居士。浙江吴兴人。跟随父母居住在上海。年幼时聪颖好学，后来嫁给许姓人家。一九三七年春天，感染些微的疾病，医治无效。到了秋天时病情渐渐严重，发烧不退，再加上喉咙痛。杭州大愿法师，写信劝她默持观世音菩萨圣号。并于冬月二十日，前往上海探访她的病，问她说：「你的心境如何？」答说：「非常好！只是父母年纪大了，不能释怀。每次

遇到病重，不胜悲伤，母亲也悲伤地哭泣。」大愿法师怕她情执太重，难以解脱，于是尽力劝勉她说：「俗话说良医治病，而药石不灵者，一定是有业障存在。然心能造业，也能转业，若能一心念佛，即得尽此报身，托生莲胎，永远脱离轮回之苦，现今正是这个时候了！况且阿弥陀佛有大愿力，凡有至心念佛者，临终必来接引，这是确实而不必怀疑的。」杨美玫听完后突然有所省悟，其往生西方的志愿，愈来愈恳切，纵使以父母之情、丈夫儿子之爱，皆不能动摇其往生心志。

一九三八年正月十九日病情更加严重，赶紧请僧众环绕于床榻助念，随声念佛，经过一个小时左右，气息渐渐平复。杨美玫笑着说：「刚刚见到西方莲华池、琉璃地，愉快地无法形容。恨不得于此时得见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离苦得乐也！

」从此之后毅然摆脱一切，一心忆念西方极乐世界，心不离佛。自己说持此一句佛号，就如同紧紧握着宝珠，不肯稍有放释。

每次遇到亲戚朋友来探视，皆告诉他们自己所见到的胜境，欣喜的容色，表现于谈吐之间。父母看见她的样子，由悲伤转为喜悦，然而仍旧怀疑她说的话不可靠。私下询问她说：「你说往生西方，真的是肯定的吗？」答说：「是的！」又问：「能作得了主吗？」答说：「能！」父母因为知道女儿一向不打妄语，于是深信不疑。凡是女儿所劝慰，及交代的后事，皆答应要依照她的意思。每当在痰涌气喘时，必定自己请诸位法师助念，频频请法师开示，以坚固心愿。并自己发誓说：「愿往生后，回入娑婆，度父母眷属，及一切病苦众生。」以七百块钱，请父母为她修

集布施福德。到了二十四日中午的时候，于大众助念之际，念佛不断。不久展颜一笑，念佛声停止而往生。经过一日面色如生，头顶温暖仍未散失。（佛学半月刊第一八〇期）

二十世纪　洪吴氏

洪母吴居士。浙江淳安县人洪智导居士的母亲。四岁时，因丁洪杨之乱，奔窜逃难于山谷之间，父母相继过世，依靠母亲的家族邵氏，才得以存活下来。年十九岁，嫁给洪锦林，家中非常贫乏，以农工起家。洪母生性温和敦厚，具有宿世的慧根，喜好谈论因果。

从小就持初一、十五斋，后来增加十九日为三斋日，终身都没有间断。听闻《太阳经》有奇验，每年三月十九日，准备香灯供养并且礼拜诵念。后来得痢病，头

痛欲裂，梦见老人为她医治，不药而愈。从此以后每日天刚亮就起来，焚香向着东方，礼拜诵念《太阳经》七遍。儿子劝她念经完毕后，接着念阿弥陀佛，不拘多少，视其能力之所及，随缘净念，回向极乐世界，导归西方净土。母亲答应他，经历十年不曾稍有懈怠，身体康健更胜过从前。

一九三八年春天，感染轻微疾病，忽然觉得气虚不顺畅，叫她不应。儿子含泪念佛，也叫家人随着念佛。媳妇呼唤数声，洪母又张开眼睛问什么事？儿子问她说：「孩儿呼唤母亲不醒，难道是往生的时候到了吗？如果是，千万请一心正念，等待佛来接引，才可随之而去。否则，任何车马来相接，不可跟着前往。」洪母回答说：「我自己知道。」当天夜里特别清醒，嘴唇时常微动念佛。隔日，家人环绕跪着助念，到了未时（下午一～三点）安详

而往生，时为三月二十六日，年八十二岁。酉时（下午五～七点）沐浴更衣，肢体柔软头顶温热。过三日入殓，面容丰润，相好殊胜。（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一期）

评曰：「每天早晨念佛，不拘多少，视其能力之所及，随缘净念，回向极乐世界，暗中符合晨朝十念念佛法，故获安详往生，并非念太阳伪经的功效。」

二十世纪　何张莲觉

何东夫人张莲觉居士，香港大富翁何东爵士之妻，何世礼将军的母亲。全家皆信基督教，唯有张莲觉于一九一二年，因慧业善根，顿悟人生如梦，生也苦；死也苦，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她的疑惑不能解决，因此遍游中国各大名胜僧寺，崇敬三宝，探求真理，而终于归依佛门。于

是在港、澳之间设立讲经坛场，延聘佛教讲师，宣讲佛法。后来，又创建『东莲觉苑』于香港的跑马地，每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必定请道友在家中念佛。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召集全家儿子、媳妇等人，训示说：「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你们不信佛，我决不勉强。但无论信哪一个宗教，均教人孝顺父母。我数日后就要离开你们，希望务必成全我的心愿。当我往生时，你们全家为我念佛，帮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尽你们为人子的孝道。」

十三日起，请莲友念佛七日，十九日圆满，大众即将回去时，仍然坚持挽留莲友们而说：「今日我要往生西方，请各位暂时留下来，为我助念。」大众皆感到意外，都说：「老夫人身体康健，福寿双全，往生西方的时候还没到吧！」张莲觉即

沐浴更衣，命家人将床具抬出来，趺坐合掌念佛，大众及全家，只好同声随念，很快地就安详坐化而往生。此时忽然看见黄光从身体发出，如大流星绕屋一周，缓缓地向西方而去。当时异香扑鼻，天乐齐鸣，大众叹为希有。全家见此祥瑞的感应，毅然改信佛教，皈依三宝，从此皆是念珠不离于手。（周编西方公据七四页。智光老和尚纪念集二三一页）

评曰：「信仰宗教是个人的自由，即使是母子也难以勉强，祥瑞感应的感召，使他们毅然改信。因为人人都为了自己着想，能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者，不须等别人的劝勉而自己就会相信了。」

二十世纪　吴郝氏

吴母郝居士，河北任县人，河北邢台

县净业念佛社社长吴月舫居士的母亲。天生慈悲善良，爱乐一切众生，居住在鱼虾极多的地方，而终身不吃鱼虾荤腥，因此她一生都无病痛。儿子皈依印光大师，法名为慧舫，并为母亲说法，请她常常念佛。

一九三八年秋天，吴母生病，吴月舫日夜跪在床榻前，为她持诵净土五经、《金刚经》、《地藏经》、大悲咒、往生咒。吴月舫担心母亲净念不继，有误往生，先与母亲约定，仔细听闻经典中若遇到有『佛』字，即敲引磬一响，母亲则念阿弥陀佛一声，果真能如约定的一样，不失洪名。

后来，吴母生病腹泻二十天，身瘦如柴，吴月舫知道母亲难以痊愈，于是前往邢台县购买准备寿衣、寿被，嘱咐兄嫂好好地为她念佛，并请吴母随着念佛。若临命终时，须按照《饬终津梁》之指示，慎

重实行。等到吴母病危时，有人误拿肉包给她吃，入口随即呕吐。吴母自己呼唤孙女，为她沐浴更衣，说是明日要去世了！果然于九月十二日戌时（晚上七～九点），从容舍报往生，身体冰冷头顶温热。时年六十六岁。（弘化月刊四十三期）

二十世纪　林陈氏

林母陈妙莲居士。浙江泰顺县人。生性朴实勤俭。一九三二年，与长子林萼一同持特定时日的斋戒，一九三三年，儿子发愿长期持斋念佛。一九三五年，林母生病，于是劝她吃素一同修习净土法门。疾病不久就痊愈了，随即皈依宝林寺融度法师，早晚有固定的功课，持念往生咒、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圣号，无论寒暑也不中断。

一九三八年九月，忽然精神疲倦，十

九日夜晚说：「观世音菩萨来接引我，往生之期近了！」随即摒除饭食，只饮大悲水。二十一日请二位僧人助念，至二十七日申时（下午三～五点），次子请母亲念佛，才念三声，即睁开眼睛向着西方，面带笑容，若有所见。左手按心，右手举起手掌，作礼佛的样子，然后安详而往生，时年六十三岁。大众念佛，直到全身冷透，头顶还有热气外溢，即使相距数寸，就可感觉到熏蒸。等到入殓时，肢体柔软，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一八七期）

二十世纪　吴陈贤行

吴母陈贤行居士。福建同安县人。随着丈夫经商于荷兰的属地苏门答腊，后来迁居到英国的属地新加坡，因勤俭致富。只生下一女，而过继三个儿子，家族中有起贪心而有非分之想的人，极尽挑拨播弄

是非的方法，导致晚年心神不安，而患肺疾。

一九三一年，由上海运来佛学经书，令海外侨民，同沾法雨。吴母听闻佛法后，发心信佛，法名贤行，仰仗佛力以自己过日子。每年持斋八十天，虽然很繁忙，但早晚一定还是拜佛念佛，以求出离生死之苦。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肺病渐重，不能出声念佛，请莲友及家人助念，日夜念佛不断。故能放下一切，唯佛是念，病苦也突然减轻。交代死后禁用荤血食物，并避免铺张浪费。到了十月初三日中午之时，安详而往生，头顶灼热，面色转为红润。时年六十三岁。（佛学半月刊第一七九期）

二十世纪　朱李慧芝

朱李慧芝居士。江苏南通县人，天性

温和善良，治家勤俭。一九三三年，与丈夫朱慧章居士，一同吃素念佛。发起佛教居士林于西禅寺，没有经费，自己慷慨捐助。皈依宝静法师之后，自己更加努力修行，行住坐卧动静之间，不离念佛声。

一九三八年冬月十日，忽然患肝疾，医治无效。十二月初七日，病势加重，请居士林的道友们，求大悲水让她饮用，顿觉清凉舒适。再请林友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三天三夜，以报佛恩。并发愿启建大悲佛七，当天夜里即见阿弥陀佛全身佛像，光明无量。在佛七的期间，身体清爽安泰，绝无苦痛。

一九三九年正月初五日，自知即将命终，志愿恳切要往生西方，嘱咐丈夫邀请居士林的莲友助念。初十日忽然称说：「自身之肉，现今被李氏家人割去，不能再念佛。」丈夫知道魔境现前，只求佛力加

被，仍请莲友高声助念，大约三百声，神志顿时清清楚楚，痛苦也消失了。十一日晚上，交代家人移床榻到佛堂，一同持念佛号。至正月十二日夜里一、二点，见到佛持莲华接引，大笑说：「佛来了！佛来了！」面向西方安详而往生。继续助念六小时，试探头顶独有余温。

等到六月十四日寅时（早上三～五点），居士林的莲友张妙真女士，身患热症，忽然看见李慧芝现身于虚空中，灿烂光明身形高大，绕佛而下，礼佛三拜说：「张妙真本应往生，因你信愿真诚恳切，堪为念佛之人的模范，请你留在世间数年。请为我寄言给丈夫朱慧章，告诉他我已往生西方，莲登上品，不须挂念。只要一心念佛，不要听姨母之言，再娶妻。」说完后消失不见，张妙真流大汗而病愈。（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一期）

评曰：「居士往生后，不到半年，即示现再来。初编有宋朝荆王之妾，本编有江印水居士，皆不可思议也。」

二十世纪　陈女士

陈女士。与上海佘雨东居士的侄女为友，一九三九年春天，有一天偶然到佘寓，看见佛坛庄严，心中恭敬欢喜。佘雨东看她肺病日渐严重，劝她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虔诚地请求佛菩萨加被，可减少痛苦。陈女士听闻而坚信，即赠观世音菩萨圣像，让她请回去供养。从此发心学佛持名精进，每次到佘寓一定礼佛。

四月之间肺疾加重，于是住院治疗，佘雨东的侄女看见佛学半月刊，记载有莲社助念往生团规约，详细地将送终助念等十二条要点，全部告示陈女士，顿时坚定信愿，求生极乐。丈夫人在香港，上海的

家只有一个儿子，相依为命，而思夫爱子之心突然变淡。说一切诸法皆是虚假，不足爱恋，毅然返回上海的家，静待往生。将儿子寄养在亲戚家，雇老女仆看护。余雨东命侄女劝陈女士持观世音菩萨洪名，及念佛回向净土。

五月十七日早晨，嘱咐女仆为她穿殓服，召唤儿子到面前，略微地抚慰看视他，毫无爱恋不舍之意。命人请念佛堂女居士数人助念，等到午后，问是否已经五点了？旁人告诉她才三点而已。仍然合掌念佛，告诉众人说：「室中莲花何其美！菩萨何其多！你们看见了吗？常常听说死时极苦，现在知道并不是这样。」才刚到五点，即合掌含笑，安详而往生。（佛学半月刊第一八七期）

二十世纪　余印华

余印华居士。姓包氏，江苏常州人。嫁给天津余樾生，而丈夫早逝，孑然一身，了无尘累。于是发心学佛。依止如光法师，受三皈五戒，专修净业。自订平常的功课，发誓勤奋精进。一九三七年夏天，朝礼五台山，从此更加感动奋发。当年秋天，忽然患神经错乱症，经大众念佛加持，转为半身不遂，而念佛始终不曾间断。并常常持诵《金刚经》、〈普门品〉，往生西方净土的志愿愈加坚固。

一九三九年夏天，因炎暑病变，全身发大热，不可控制，但神志如平常，仍念佛不懈怠。六月初四日早晨，病情严重，天津助念团的盛圣教居士，问她开始念佛以来，是否曾看见阿弥陀佛？答曰：「去年得见一次。」当时嘱咐她要精进念佛，不要稍有间断，病中虽不能出声，应于心中默持佛号。余印华点头答应。中午如厕

后，觉得体力不支，高声念佛号若干声，神识特别的自在清醒。当时盛圣教等人在旁边，尽力给予安慰，并同声念佛，助其正念。余印华显得很高兴的样子，随即安详而往生。大众仍旧持续助念六小时后，面貌丰腴有光泽，脸颊带着红润的颜色，肢体柔和，顶门仍是温热。（佛学半月刊第一八九期）

二十世纪　郑沈氏

郑母沈觉慈居士。浙江秀水人。年幼时读书，明礼义，年二十岁，嫁给嘉兴的郑棻谌秀才。过了二年公公过世，祖母及婆婆均与他们住在一起。又二年丈夫生病，吐血并且精神衰弱，沈觉慈独自料理家务，让丈夫静养，专念阿弥陀佛。

一九二三年吃素念佛，婆婆也长期持斋礼拜持诵。隔年秋天，逃避兵乱到上海

，才开始随喜参加莲社法会。一九二五年春天，与婆婆一同皈依能禅法师，法师开示净土法要，即深信发愿，往生西方的志向，不可动摇。前后听闻过谛闲、兴慈、宝静诸位法师讲经。不久之后返回家乡，侍奉婆婆与诸位女居士组成莲华会，定期念佛，相互约定要往生西方净土。在家中整理出一间小院，供养西方三圣，持念朝暮二课，及莲池大师发愿文，每日念佛三万声。患痰饮咳嗽十余年，一九三八年冬天，病情忽然严重。

隔年夏天中暑，患下痢、身体发热，经过医治后稍微痊愈，而身体非常疲惫。即告诉子女说：「我的病不会好了！」训勉数语后，即催促办理殡殓的用具，从此拒绝汤药饮食，只饮用泉水，有时饮用果汁。二日之后，沐浴更衣，脚先冰冷，隔日午后手也冰冷，戌时（晚上七～九点）

告诉家人说：「我已有五眼六通。」亥时（晚上九～十一点）自己持诵《阿弥陀经》，声音渐渐低微，大众为其助念。不久之后问是否到午夜了？突然转身面向西方，一笑而逝，头顶温暖最后才散失，时为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半夜子时，年六十岁。念佛历经一日一夜才入殓，此时面貌如生，明亮有光泽。（佛学半月刊第一八九期）

评曰：「临终前说：『有五眼六通。』或许是因为当时见闻洞悉透彻，因熟悉持诵莲池大师发愿文，故举此成语。」

二十世纪　宋韩氏

宋韩修莲居士。山东即墨县王村岛韩守显之女。年十八岁时，即丧父，感悟世间无常，发出世之心，与母亲及弟弟，长

期持斋念佛。听闻修希亭居士开示净土法门，即于佛前受满分优婆夷戒。凡是《阿弥陀经》、〈普门品〉、《心经》、大悲咒、莲池大师发愿文，皆能背诵如流，朝暮的念佛声，如同在寺院一般。无论大小事情，一定与兄嫂及道友们商量，对于净土法门的义理若有疑惑，也必孜孜请益。

年二十岁，嫁给宋兆积，其居住的地方在海边，只擅长捕鱼，不信三宝，所以她的修持上有特别多的逆境，但是念佛却更加努力。每次回娘家，被询问到夫家对她的待遇，则以掩饰实情的言语来让亲人欢喜。平时很少说世俗的事务，只以生死事大来自我勉励。常常劝母亲放下万缘，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依归。一九三九年春天，忽然生病，病苦缠身达四个月之久，而礼佛念佛从不间断。等到六月十日，预知时至，交代准备后事。二十四日想要回夫

家，二十五日叫人护送，嘱咐弟弟请修希亭、张能树二位居士前来助念。二十六日早晨，合掌辞别大众，安详而往生。时年二十四岁，往生后面色光亮。（佛学半月刊第一九四期）

二十世纪　袁顾氏

袁母顾慧堂居士。江苏无锡县袁宝鋆居士之母亲。一九一二年，发起锡山第九女莲社于城中的北禅寺，被推选为社长。一九三三年，与儿子媳妇先后求印光大师，授三皈五戒。全家皈依，奉持斋戒，早晚念佛。儿子所创立的净业社，也迁到北禅寺，每月的初一、十五日，集合大众念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患些微的疾病，医药无效，儿子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为求尽速病愈。二十二日早晨，坚持不服

药，命令儿子改念佛号，求生西方，后事一切从俭。于是请社友及眷属，分班日夜助念，总共八昼夜，不断念佛之声。三十日恭逢地藏菩萨圣诞，净业社中照例念佛一日，全体社员皆为她分班助念。因为她家与北禅寺为邻，有门可以相通，下午二点半，社中往生普佛完毕，即于此时，安详往生西方，如入禅定，时年七十岁。助念至六点，全身冰冷，而离头顶一寸左右，就可以感觉非常温暖。（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一期）

二十世纪　潘姜氏

潘母姜元觉居士。生长于澳门，才十五岁，就嫁给广东诗人潘兰史为妾。一九三二年，发大心，吃素念佛。先后皈依印光大师，以及觉明尼师，不久之后受五戒于性空和尚，发愿要修净行。每日除了课

诵之外，持佛名号七、八万声，不曾有一日中断。因为体弱多病，居住在雪浪山的十浊禅院多年。后来，因逃避兵乱前往上海，精神气力更加疲惫。

一九三九年三月，忽然患喉疾，医治数月，病情更加严重，饮食难进，拒绝医药，请求同参道友助念。到了九月初一日，神志忽然明朗，疾病好像痊愈。自知往生的时候已到，即料理后事。初四日，亲戚勉强她去就医，中途忧虑她体力不支。姜元觉交代说不要怕，时候还早，必须等到初六日才走。家人为念大悲咒，她也能随大众默念，并且能指出旁人的错误缺漏。

初五日夜晚将尽时忽然起来，命家人沐浴更衣，面向西方趺坐，结弥陀印，笑着说：「我的神识已往生西方，实在是极为快乐啊！」大众问她何日再来？答说：「证得无生法忍后，回入娑婆，教化有情

。」接着又说：「我已身心放下。」即面向西方吉祥卧，大众为她高声念佛，于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当时为初六日天还未亮，时年五十四岁。傍晚入殓，四肢柔软，顶门仍是温暖。（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五期）

二十世纪　戴慧芳

戴慧芳居士。江苏溧阳人。天生具有宿世的善根，年八岁丧母，继母对待她不好。于是前往依靠姨母于宜兴县。姨母本来就信奉佛法，戴慧芳也一心一意于三宝，早晚念佛。年纪稍长，学习作家庭护士。后来，到上海，遇到表姐郭慧修居士，留她下来一同居住，情谊深厚如莫逆之交。不久之后，经他人介绍居住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归心净土法门，勤修念佛的功课。

中、日八一三之战开始，因想念姨母

，坐船向西部而行，日夜蓬头垢服，艰险备尝，但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后来果真承蒙菩萨垂佑，安全抵达宜兴县湖汊镇，与姨母会面相聚。此时战事正激烈，烽火烟雾遍地，戴慧芳了无畏惧。惟有一心称念观音圣号，日夜都不懈怠，乡居经过一年，安然无恙。后来返回上海，仍住在居士林。

一九三九年八月中旬，感染流行病，住院半个月，医药无效，自知一病不起。告诉表姐郭慧修说：「我半生与表姐您相依为命，视同骨肉，如今以后事麻烦您处理而感到抱歉。世寿已定，不是医药能挽回的，与其多花医药费，不如拯救灾民。我一生尽力坚守贞节，不须经过殡仪馆的洗身化妆，如果骨头硬不能坐化，棺化也可以。总之，是心即佛，净土不离方寸，本来就不在乎形式。」问她是否有遗留挂

念之事？答说：「念佛之人主要的就在临终解脱，还有什么挂念呢？」病重时虔诚持念观音圣号，夜里梦见堕入海中，正在惶恐着急之间，看见观世音菩萨自云中伸出手救她出海，随即大声念佛而醒过来。等到九月初六夜晚，合掌称念观音圣号不断。至初七戌时（晚上七～九点），安详而往生，时年二十六岁。（佛学半月刊第一九三期）

二十世纪　许母

许母。湖南长沙许俊球居士之母亲。早年信佛，常常跟随丈夫带着儿子到寺院，礼佛斋僧。一九二七年丧夫，即发心长年持斋念佛。一九三八年，全家避难于叙浦县。隔年九月十日，突然感染轻微的疾病，十二日早晨，忽然叫儿子到床前，说：「明日亥时（晚上九～十一点），我将

离开此五浊恶世。丧礼务必从简，无论自己的餐点或是款待客人，均须吃素。」说完后，谈笑自如。

隔天中午，又叫儿子们到床前，命他们煮檀香水，自己起来沐浴更衣。命人设置香案，烧檀香。到了夜里亥时（九～十一点），端坐于床中，呼唤儿孙排列跪于床前，齐声念佛，不许哭泣。合掌闭目，高声念佛号，大约二十分钟，声音渐渐停止，手也慢慢的放下，然后安详而往生。（觉有情月刊十卷五期）

二十世纪　杨范氏

杨母范慧亮居士。江苏东台县人。年二十四岁而丈夫死亡，孑然一身，了无尘累，因此发心学佛。前往如皋县万佛庵常心法师之处，受三皈五戒。随即住在庵中专修净业，自订平常的功课，立誓要精进

修行。遇到贫苦的人即喜舍，看见活的生物立即购买来放生。一九三九年，庵中举行息灾法会一百二十天，念佛更加勤奋。夏天时生病腹泻，病苦缠身数个月，但是念佛从不间断。

一九四〇年春天，不小心感染风寒，病情突然转变，全身疼痛，而神志如平常，念佛仍不懈怠。三月二十四日病重，常心法师请佛教会及助念往生团的居士们，到庵中助念。问她是否见到佛来接引？答说：「见到银台了！」晚上八点，大众皆在旁边同声念佛，助其正念，范慧亮即面貌喜悦的样子，接着安详而往生，时年八十岁。大众仍旧持续念佛到二十五日午后，面貌丰腴脸颊红润，身体柔软头顶温暖。（佛学半月刊第二一三期）

二十世纪　俞张氏

俞母张慧慈居士。镇江俞筱江的第三个媳妇，人皆称呼她俞三太太。年十八岁结婚，二十一岁生子，二十五岁丧夫，守节抚养孤子，备历艰苦。三十九岁为儿子娶妻。时常感悟到人生苦空无常，仰慕出世之乐。于是信仰佛法，皈依僧尼，吃素念佛，无论寒暑也不间断。五十岁受五戒。道场佛七时，逢人就劝募化缘，不管是人力财力，都作大布施。平日专勤念佛，一心一意于净土法门。一九三二年，写信请求皈依印光大师。

一九三七年，抗日之战兴起，备尝痛苦灾难，更加专心念佛，以求早日往生西方。儿子逃到四川重庆，媳妇则避难于上海，屋舍遭到火灾，孑然一身，无家可归，暂时寄居在第五妯娌之处。床铺不设置蚊帐，恒常思惟四大假合，身为苦本，愿舍身以喂饱蚊子。并发愿打三次饿七，燃

臂香，求佛慈佑，能让战争尽早停息。其能放下一切，发菩提心，自利利他，到了如此之地步。

一九四〇年四月初四日下午五点左右，由都天庙烧香回来，觉得身体疲乏想要躺卧。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数声，趺坐而往生，往生后面貌如生。时年六十二岁。（佛学半月刊第二一三期）

二十世纪　洪杨氏

洪母杨素钝居士。江苏金山人。生性贤淑善良。年二十一岁，嫁给洪惠时，家境一向贫困，后来因兄弟分家，家境更加贫穷。平日节衣省食，协助丈夫成立家业。只是身体向来虚弱，因而形体更加消瘦，终年难得有一餐温饱，而操劳加倍，导致时常卧倒床席。原本就志向佛法，而后更加坚定，曾经为观音救苦会会员。

一九三七年春天，打算到普陀山受戒，因婆婆生病而受阻，后来因战事发生，更加不可能成行，深以未得受戒为憾。一九三九年秋天，突然患疟疾，全身疼痛，刚开始希望痊愈。后来知道生老病死，乃是凡夫无法避免的，于是更加精进，决意往生西方净土。

一九四〇年五月初一日，忽然告诉家人说：「我前生不知作何罪，以至于至今尚不得入佛门。」儿子洪拙人，就跪着禀告说：「母亲至心念佛，则每日与阿弥陀佛及圣众相对，请勿以此为遗憾，好吗？」洪母笑一笑而答应。接着又说：「我将要往生，你们赶紧念阿弥陀佛，以助我往生西方。」叫家人扶她起来坐着，子女共六人，围绕聚集在她的旁边，高声念佛，日夜不断。隔日辰时（早上七～九点），女儿洪英华，以阿弥陀佛圣像供奉在床前

，说：「阿弥陀佛来了！」洪母听到后非常高兴，睁开眼睛瞻仰注视，含笑而往生。时年五十七岁。身体冰冷后头顶温暖，依然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二四一期）

二十世纪　顾於氏

顾母於证慧居士。浙江定海县顾华荪居士之妻。顾华荪很早就皈依印光大师，法名宗愿，长年持斋念佛，有固定的功课。因此受到熏陶，于一九三九年，发心为了报答母亲而吃素，不久忽然得肺结核一年多，医药无效，劝令念佛而不信。后来即将病死时，为她求大悲水让她饮用，再讲观世音菩萨救苦的事实，才开始称念观音圣号。五月二十四日，到居士林启建观音七，请善会法师主七。自此以后就在病床上，默念佛号，家人悬挂阿弥陀佛接引像于室内，为她讲说西方圣境、阿弥陀佛

功德、往生因缘，及印光大师所说的临终三要，反覆地开导。终于言下大悟，说：「从此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我儿子顾宗俭，年纪虽然才七岁，但有父亲可依靠，我死后有何忧虑呢？」自此之后绝口不谈家事，凡是遇到来探视的人，则坚持请求他们念佛，说：「我听闻念佛声，心中感到愉快。」四十九天圆满，即皈依善会法师。

六月初八日，忽然高声念佛不断。自己拿掉金手环，说：「我死后将要往生西方，不需此饰物。」初十日早晨，告诉丈夫说：「昨夜佛来了！」丈夫嘱咐她如果再见到佛，必须问往生西方的时间，以便准备后事。之后二个多小时，便笑着说：「我已求得八功德水来，赶紧拿给我喝。」丈夫怀疑她病中胡言乱语，就拿大悲水给她喝，才喝下去，即说：「不是。」回

头看枕头旁边说：「那杯水在此。」于是饮用，很高兴地说：「哪里有比得上这杯水的新鲜甘美呢？」

问她：「西方何时去过？」答说：「刚刚到西方，看见阿弥陀佛在宝池莲华上，池水澄澈晶莹令人喜爱，想必可以治愈我的喉病。于是向阿弥陀佛求水，佛请人代取半小杯，放在第二层的阶梯边上，饮用时恐怕样子不好看不恭敬，于是带回来，没想到竟是如此地美妙。我曾问佛何时来接引我？佛表示是今夜，果真如此，何不为我集合诸同参道友助念。」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大众开始助念，忽然含笑合掌而礼拜。大众皆感到惊讶，因她长久生病手臂残废，无力做此动作。接着笑得更深切说：「佛来了！我将去。」忽然大众都闻到异香，远胜檀麝的香味，于是大众皆肃立起敬。於证慧自己也端正身体整

理衣服，随念佛号。等到气息即将断绝时，忽然侧身向右吉祥而卧，时为十一日清晨寅时（三～五点），年二十五岁。早上巳时（九～十一点），身体冰冷头顶仍是温暖。十二日洗濯更衣，身体柔软、嘴唇红润，脸色如生。（弘化月刊十三期）

二十世纪　胡程氏

胡母程慧复居士。安徽婺源县胡骏声居士之母亲。皈依印光大师，家中设置佛堂，专修净土法门。持十斋，但不是斋日时，也不吃肉。一九四〇年夏天，蚌城佛光社举行佛七，因脚肿而不能前往，在家念佛，命令儿子前往协助引导一切事务。

六月二十三日，忽然生病，隔日自知时至，交代家事，请社友及子女们，一同在床头念佛，自己也随众高声念佛。至二十六日中午，念佛时字句及声音无法清楚

，只有喃喃而已。等到未时（下午一～三点），吉祥而往生。大众仍然念佛直到酉时（晚上五～七点），头顶仍是温暖，面貌如生。（佛学半月刊第二二一期）

二十世纪　朱曾氏

朱母曾净时居士。江苏淮安县人。生性温和平顺，擅长女红。晚年信佛吃花素十余年。一九三七年才长年持斋念佛，念佛时字字句句，清清楚楚，不缓不急，无论寒暑也不间断。

一九四〇年六月患疟疾，七月转为下痢，到二十八日，自己说明日即将往生。她的朋友蒋母，赶紧阻止她说：「明日不能去，虽然修行人没有忌讳，但依世俗，二十九日为不吉祥的日子，对死人与家人都不利。」于是答说：「那么就等到八月初一才去吧！」隔日，果真无恙，初一日

早晨，拿着芭蕉扇，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四岁（弘化月刊四十一期）

二十世纪　史杨氏

史母杨居士。河北束鹿县人。生性仁慈善良，不喜欢吃肉。平日孝顺公婆，姑嫂妯娌相处和睦，相夫教子，治家勤俭。乡里的亲戚家族，只要有向她借贷求取的人，没有不欣然帮助的。命令儿子史烈勋，放弃求学而从商，儿子于一九二一年，皈依三宝，长年持斋念佛。史母听闻念佛法门后，顿生净信，即发愿终身念佛吃素。接着又加持大悲咒、往生咒及观音圣号。由于遭逢世事的变迁，目睹世界动荡不安，简直如同火宅一般，于是往生西方的志向更加坚定。

一九四〇年五月，忽患胃病，仍旧每日礼拜念佛从不懈怠。七月病重，即发愿

祈求早生西方，以便速离生死。八月初十日晚上，梦见进入佛殿，看见灯光非常的明亮，佛身极为高大庄严。十二日起，即绝食，念佛更加精进，甚至整夜不停。常带笑容，直到命终也不改变。全家共八人，轮流助念，至二十日辰时（早上七～九点），于助念声中，安详含笑而往生。家人助念更加勇猛，至申时（下午三～五点），头顶仍是温暖。时年七十二岁。（佛学半月刊第二二一期）

二十世纪　蒋妙静

蒋妙静居士。名粉媛，江苏常熟县蒋炳坤的小女儿。天生才能出众、清静淡泊，平时寡言喜好安静，不问家中的事务。从小厌恶荤腥喜好素食，喜欢听闻念佛的声音，十三岁即长年持斋念佛，家中供奉观音圣像，每日焚香礼拜念诵，无论寒暑

从不间断。虽然不识字，而经典、咒语只要听两、三遍就能诵念。

生性慈悲喜舍，凡是来乞食的人，必定给他热饭，若冷了则烧热再给他吃，并且给他凳子让他坐着吃。吃完后，一定问他是否吃饱？假如未饱，可以再盛饭，宁愿你饱我饿，也不忍心你饿我饱，不喜欢人家杀生，见杀则感觉悲惨心痛，哀痛的表情必显现在脸上，甚至感叹地流下眼泪。

每日从早到晚，念佛声不绝于口，有时候被兄弟责备，则默念佛号。自己说她念佛时，必见菩萨罗汉等，环绕站立共有数百人之多，念佛完毕才消退。即使不念时，有时在睡梦中，也常常见到西方三圣。每日必定静坐很久，耳中常常听到佛音，室中常闻异香，行住坐卧，常有数尺白光，笼罩其身，其母亲有时可看见，他人则看不见。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戌时（晚上七～九点），身无病苦，念佛安详而往生，时年二十岁。乡里的人不知道佛教的临终处理方法，竟然哭泣搬动遗体，擦拭身体更换衣服，而身体发出异香，面含笑容，四肢柔软，顶门最后才冰冷。一九四一年冬天，地方政府清理乡野，只要是稍微新一点的棺木，就必须剖开检查，唯独她的面貌如生，异香扑鼻，丝毫没有腐烂。（弘化月刊十七期）

二十世纪　罗金氏

罗金佛德居士。江苏吴江县人。年轻时守寡居住在苏州穹窿山下的崇化庵，长年吃素念佛。不识字、不蓄积财物，晚年皈依印光大师，念佛更加勇猛精进。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因些微疾病而往生。隔年清明节，在灵岩山火化，获得舍

利子非常多，由庵中供养。（弘化月刊第一期）

二十世纪　赵毓芹

赵毓芹居士。法名妙信，浙江定海岱山人。年幼时阅读诗书，长大后嫁给周姓的人家。得同学洪慧英女士的启发，及顾证慧居士往生西方净土瑞相的证验，因此坚信净土法门。赵毓芹身体一向虚弱，很早就患有肺结核，自知不久于人世，立志决定要往生西方。一九四〇年八月，定十念法为每日的功课。九月十五日，加入岱山居士林，大略阅读净土经典，即发菩提心，毅然以度生为己任。

一九四一年初病重，商请丈夫，于正月十五日，请性聪等诸位法师，及居士林的各位莲友，到住宅来启建佛七，其欣羡净土厌恶娑婆的心念愈来愈恳切。来探病

的人，说话时若涉及世俗的情爱，即不高兴地说：「我要往生西方，以满足我永断烦恼，总报四恩的大愿，为何不为我欢喜却反而忧愁呢？」十六日晚上，告诉洪慧英说：「此时身在极乐净土，感到非常的轻快。」说话时突然闻到异香。

十九日皈依性聪法师。二十一日佛七四十九天圆满，病情加重。二十四日忽然因痰阻塞气管而昏迷，母亲害怕而大声叫喊她的名字。不久醒过来说：「我昏迷过去时，苦不能言，然而心中清清楚楚，一意专注系想佛号。母亲应当为我高声念佛，只呼叫女儿我的名字，对事情有何助益呢？」家人恐怕有所耽误，二十五日起，约诸位居士林的莲友轮班助念。二十六日夜里睡醒说：「梦见阿弥陀佛，手执莲华，愈变愈大，自己思惟此莲华应当是我所乘坐，欣喜万分。」隔日，突然谈及《净

土圣贤录》中阙公则往生后回来报答的故事，赵毓芹说：「我往生西方后，如承蒙佛陀的允许，也要回来告诉你们。」

二十八日，说她因睁开眼睛很吃力，不能经常观看佛像，怎么办？莲友们说：「观佛是凭借心力，只要心亿想着佛，时候一到佛自然现前。《十六观经》云：『闭目开目，悉令明了。』由此可知见佛不在肉眼。」赵毓芹说：「我现今闭上眼睛，佛也在眼前，以为只是画像罢了！」莲友说：「阿弥陀佛是法界身，有时现大身遍满虚空中，有时现小身丈六或丈八尺，要随修行人的功力道行的深浅而定。只要看得见者，皆是真佛，不要认为小身与佛像相同，而认为不是真佛。你能如此，表示佛已摄受，往生已有充分的把握了。只管努力地念，以期莲华的品位转高。」赵毓芹因此心才真正的定下来。

二十九日精神气息渐渐安定下来，还有轻微的痛苦，呻吟地说：「我往生极乐世界的志向坚决，而病不能完全灭除，有什么办法呢！」居士林的莲友勉励她说：「些微的病有什么值得忧虑呢？难道你没有听过印光大师皈依的弟子中，有的中毒堕入河中而得往生的人吗？《净土圣贤录》中有身中七刀而往生的人。连这种惨死的情形，都还得以往生，可知往生贵在内心清明、志向坚决，不失正念，臭皮囊上的痛痒。可置诸于度外了。」答说：「甚是！甚是！」仅仅半小时左右，疾病竟然好像痊愈，六根都很愉悦的样子。十点半眼睛张开神情喜悦，十二点忽然向前，从容地笑着说：「佛来了！佛真的来了！」想要起来站着，大众告诉她合掌作礼就可以了，随即合掌。又笑说：「佛身非常大，以手招我，我要去了！」又连续说着西

方再会！西方再会！笑容可掬，闭上眼睛而往生。

不料，到十二点左右，忽然睁开眼睛说：「我已往生西方，承蒙佛的嘱咐特地来告诫你们，你们虽然念佛，但信愿仍未深切，一定要真信切愿，心要决定，要一切放得下。」大众皆合掌说：「愿遵佛的嘱咐。」于是同声念佛。将近三点的时候，忽然说：「香气又到，佛就要来了！」大众说：「佛既然现前，何时可往生呢？」赵毓芹看着虚空问说：「阿弥陀佛，何时来接引我去呢？」说完后，作答应的样子，又回头告诉大众说：「佛说还需四十五分钟。」自此之后即不说话，时间将到之时，微露笑容，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当时果真是三点四十五分，时年二十八岁。到了中午，头顶仍是温暖，晚上更换衣服，面貌一如生人。（弘化月刊

二十四期）

二十世纪　李云祥

李贞女云祥居士。法名性海，四川达县李孝廉（举人）的第三个女儿。生性仁慈温和、庄重有礼，喜好布施帮助他人，明大体，有国士的风范。平日事奉母亲，勤学读书，立志不嫁。一九一三年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继续在上海、北平升学深造。一九二〇年因丧母而返乡，历任县立女子高级小学及女子师范校长、妇女会主席等职务。所得的薪俸，常常用来补助贫穷的学生，及慈善事业，甚至借贷、变卖财产而不吝惜。

晚年专心于佛学，皈依金刚寺的修怀法师，勤修净土法门。一九四〇年秋天，创建组成光明念佛会，被推选为会长。竭尽心力弘护三宝，进而受五戒于圣清法师

。领导女众百余人，精诚持诵，以祈求护国息灾，超荐为国牺牲的忠魂。并募集赈款数千元，分散发给贫民。凡是流通经典、开办佛学，都打算依次第举行办理。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念佛会领众念佛，忽然发笑，大众都不解其意。五月初一日空袭警报，到北郊彭宅，随众礼拜梁皇忏二卷。中午正好完毕时，忽然又发笑，众人都觉得奇怪，等她就坐时前来询问她，她却沉默不语。侄子随即扶她回家，后来于大众助念之时，安然而往生，时年五十三岁。当时全身突然发热，自下而上到达顶门。隔日入殓，四肢身体柔软，脸色有光泽。（佛学半月刊第二三九期）

二十世纪　黄龚氏

黄母龚懿德居士。启东地区人氏黄稚甘居士之母亲。治家勤俭，教导儿子端正

严厉。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专修净土法门。一九四一年春天，身体不适，儿子即迎接她到大雄寺静养。

六月初，患腹泻，医治后稍微痊愈，而元气大伤，胃部难以进食。有一天告诉大众说：「我将要往生西方，你们如果能诚敬念佛，必蒙佛力加被。」儿子随即邀请召集僧俗四众，竭诚助念。至初七日清晨，于念佛声中，含笑而往生。此时正当酷暑，历经三天三夜，面貌一如平常，身体柔软如生，异香满室，蚊蝇远远地躲避。（佛学半月刊第二三六期）

二十世纪　于赵氏

于母赵智承居士。为舜湖觉社念佛林的林友。皈依妙光和尚，平日吃素念佛，信向日渐深厚。一九四〇年春天，再次专诚写信皈依印光大师，自订固定的功课，

虔诚地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每日至少一万声，不曾一日中断。每当遇到林中的佛事，也从不缺席。

年纪虽大却一向健康，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早晨，忽然觉得腹中不舒服，自知难有起色。于是拒绝医药，专持佛号，以求满足往生西方的志愿。至六月初十日疾病加重，由莲友轮流助念。黄昏时忽然自己起坐，神智清楚，毫无痛苦的样子。嘴唇微动，随众念佛，经过一段时间，却于高声的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七岁。继续助念六小时之后，试探头顶仍然温暖。（佛学半月刊第二三六期）

二十世纪　神江氏

神母江居士。法名契诚，丹徒（江苏镇江）人。嫁给同县的神晓园居士，亲自从事劳力的家务，节衣缩食，事奉双亲教

导子女，后来女儿出嫁儿子娶妻，无不依照礼仪尽力安排。以使丈夫负笈就学，及从事政教四十年，而无后顾之忧。

一九三〇年皈依印光大师，长久持斋念佛，早晚拜佛诵经，从不稍有懈怠。一九三七年冬天及隔年的春天，为避开战乱而一再迁徙，因此心力交瘁，生活日渐艰难，身体日渐虚弱。一九四一年春天，身体虚弱的情形更加严重，延至闰六月二十三日早上巳时（九～十一点），于家人共同诵念佛号声中，安详而往生。头顶温暖持续数小时，年六十二岁。（弘化月刊三十九期）

二十世纪　周华氏

周母华慧恒居士。江苏吴县人。早年信佛，遇到县中有讲经大会，常常恭敬地前往参与。每日持念佛号数万声，数十年

如一日。临终前数小时，饮食如平常，身无病苦，只是稍微觉得气息急促。随即自知时至，交代儿子周圣赓居士，请莲友助念，自己随众念佛，安详而往生，如入禅定。隔日，头顶温暖，面貌如生。经过十余日，火化于灵岩山，举火时，弥漫的烟云清澈皎白，缓缓地向西方而升起飘去，获得舍利子五颗，晶莹洁净透彻，舍利花十多枚，五彩的色泽光彩明亮。（佛学半月刊第二三七期）

二十世纪　方王氏

方母王居士。法名德超，湖北人方本仁法名德仁居士的母亲。丈夫早逝，遗留下五子一女，守节抚养孤儿。一九三一年，长子方本仁，退休后在家居住，承蒙周霁光居士赠读《印光法师文钞》而生起信心，与其妻德慈，一同请周居士写信介绍

皈依印光大师，长久持斋念佛。一九三二年九月朝普陀山，在梵音洞前，亲自见到阿弥陀佛接引的影像。回家禀报，母亲听闻后非常高兴，于是也皈依印光大师。方母一向吃花素，因年老不能断绝荤食。每日静坐时，即一心念佛，不拘时间。

方母一向身体康健，一九四一年七月，头昏一次，之后精神愈来愈衰微。至九月初一日，卧病在床无法起来，而身心安乐，毫无疾苦的样子，只是饮食突然减少。十七日即断食，于是延请十位僧尼来家中，分班日夜念佛，家人也同声助念。十九日神识清明，自己穿上寿衣，拔掉金戒指，满面笑容，合掌低声念佛。儿子、媳妇、孙子、曾孙环绕在她身边，绝无留恋之言。二十二日清晨三时，嘴唇还振动念佛，而气息渐微弱，安详面向西方而往生，时年八十六岁。经过二小时，身体冰冷

头顶仍是温暖。（弘化月刊二十二期）

二十世纪　彭王氏

彭母王叔赓居士。法名慧淑，湖南湘潭县彭无尽居士之妻。平日孝敬公婆，治家勤俭，学习刺绣、缝纫等工作，不擅长诗书。丈夫晚年隐居于江苏吴县一带，长年吃素信奉佛法，依止印光大师。王淑赓受熏陶日益深厚，夫妻俩一同受皈依，长年吃素。

一九三七年逃避战乱于灵岩山寺，恭敬地受五戒，放下身心，精勤念佛，不再像当年有杂念之纷扰了。每日持佛名号，总是超过四万声，礼佛一定有数百拜。晚年能持诵大乘经典，粗浅地了解其字义，所写的书法端正，不学而自然能写。

一九三九年，以学佛的人火葬干净，告诉丈夫说：「我死后一定要葬于灵岩山

寺的普同塔中，以前购买山下绣谷公墓的墓穴，请不要用了。」隔年某月，与同参道友一起参观普同塔，随即自己预订位置，及为丈夫指定某号，作为共同归宿之处所。见到印光大师圆寂的种种瑞相，内心暗自仰慕，念佛更加精进。

一九四一年中秋的前夕，梦见火化的人就是所谓的彭太太，随喜参观于人丛中，非常欢喜，好像不知道彭太太就是自己。重阳节后，身体感到不舒服，将之前所梦到的情形告诉丈夫说：「我有往生西方的征兆，应该会比您先往生。」拖延到观音圣诞后，病情加重，但身无痛苦，只是无法起来、无法吃饭而已。二十二日早上九点，安详往生于大众的助念声中，时年六十二岁。隔日午后，小殓入龛柩，头顶有余温。二十九日火葬，获得五彩色的舍利子非常多。（弘化月刊八期）

二十世纪　陈王氏

陈王妙莲居士。浙江绍兴人。十五岁嫁给陈姓的人家，事奉公婆以孝闻名。才一年多，丈夫即死亡、没有孩子，因而感悟诸行无常，于是朝礼普陀山，皈依三宝，法名妙莲。返回杭州后，长年持斋，早晚焚香，一心念佛。同时持诵《金刚经》、《地藏经》等诸经典，虔诚供奉观音大士，如是达十三年之久。为人慈悲，乐善好施。

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预知时至。二十二日，见到观音大士，告诉她往生西方净土的时间到了。隔日社友徐莲因居士前往探访，召集大众助念，王妙莲也随众念佛。至二十五日寅时（早晨三～五点），说：「佛来迎接！」于大众念佛声中，趺坐而往生，时年三十六岁。面色和悦，如入禅定，身体柔软，大众都闻到栴檀的香

气。（弘化月刊九期）

二十世纪　王慧贞

王慧贞居士。宿世种植莲因，深信净土法门，皈依三宝。虽然生病多年，而念佛从不间断。一九四一年某月某日，感得佛陀加被，临终时身无痛苦，正念分明，两眼看了四周，双手合掌，口中喃喃念佛而往生。时年二十一岁，运龛柩到灵岩山，请了然法师说法荼毗。（净修导言二十九页）

二十世纪　潘朱氏

潘母朱居士。法名师圆，浙江海宁人。受到婆婆长年持斋供佛的熏陶，而焚香礼佛非常虔诚。长子潘更生，因阅读《印光法师文钞》而生起信心，一九三五年春天，侍奉母亲及妻女，一同前往苏州，皈

依印光大师。大师教诲他们要吃素念佛，并开示种种的因果事实。潘母于是持十斋，礼拜诵念更加坚定。于上海的住宅中设置佛堂，与儿媳们，早晚课诵。

中年时患痰喘的疾病，有时发作有时病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疾病又轻微地发作，医生说没有关系。小睡时大多说梦话，都说一些家常的琐屑之事，神志有时昏沉。家人劝导她要忆佛念佛，不要顾虑家务。潘母点头答应，说：「我念佛没有停止，用手指搓捻裤带当作念珠来使用。」十七日晚上，忽然看着孙子炳生说：「你母亲已经来了，在楼下，为何不上来呢？」当时夜深，其母亲果然没有事先约定而自乡下来。隔日早晨才上来见面，闲话家常，潘母阻止她说：「我不管了！」从怀中拿出数张纸钞，交给孙子炳生。

申时（下午三～五点）告诉潘更生说

：「我等不及晚上了，今日一定要去。」又说：「佛最好！阿弥陀佛最好！」语气非常沉着，大众也同声赞扬，儿子潘更生不敢随即就念佛，因母亲神志还非常清楚，恐怕令她不高兴。不久之后潘母交代大家念佛，全家共二十人，一齐高声持念佛号。下午五点，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并请僧众助念，至十九日巳时（早上九～十一点），沐浴更衣，身体冰冷，头顶仍是温暖。之前生病时，佛堂时时可以闻到异香。（弘化月刊十期）

二十世纪　王李氏

王母李净修居士。世代家族都居住在江苏宝应县黎城镇。一九三七年春天的期间，于焦山受五戒，经由蒋净信居士写信介绍而皈依印光大师，赐名净德。因积劳而时常生病，一九四〇年听到印光大师往

生西方净土，病情日渐加重，得知大师往生西方的记录后，病稍微好转。一九四一年到竹林念佛堂印公的纪念佛七，誓愿云：「三年内得以往生，方称为弟子。」接着雇船到竹林，装运先前购存的寿缸，并邀请蒋净信新年时来黎城镇，僧俗男女四众笑她说：「王母已预知时至了。」

一九四二年正月十三日，托人催促蒋净信尽速前往，蒋净信问王母是否生病了？传话的人答说：「不是，只是希望你赶快去。」二十二日，接到蒋净信的信后，说：「再见无缘了！」下午突然出现些微的疾病，自己说：「今日不好。」等到夜半之时，催促家人请邻居助念，自己移坐藤椅，面向西方端坐。请诸位莲友依《饬终津梁》的助念法，以帮助她往生。自己也随大众念佛，至二十三日辰时（早上七～九点），于大众的助念声中，安详往生

西方，时年五十多岁。等到全身冰冷，而头顶唯独温热。（弘化月刊十七期）

二十世纪　汤王氏

汤母王居士。法名慧正，清朝翰林王荣商的第四位女儿。童年时生性聪颖领悟力强，当时祖母还健在，学佛非常虔诚，早晚礼拜诵念，从小耳濡目染之下，早就对佛法具有信心。年二十二岁，嫁给浙江鄞县的汤岘亭，夫妻相敬如宾。以孝顺事奉婆婆，以仁厚管理下人。向来贪求禅悦，悟到人生虚幻，苦空无我。三十六岁，即长年持斋信奉佛法，虔诚修习净土法门。

一九三二年皈依印光大师，并受五戒，自此以后倍加勇猛精进，佛号不绝于口。十斋日持诵《地藏经》，十年以来，不曾间断。自我需求非常淡薄，看见有人如果困难，则尽力布施帮忙，惟恐别人有一

日不足。体质一向虚弱，以前就患有气喘，近年以来国破家亡，导致旧疾复发，面貌浮肿。

一九四二年正月初八日，礼佛后即卧床，自知一病不起，于是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不问世事。听到有人说眼前的闲杂等事，则摇头说：「念佛不是更好吗？」三月二十日中午之前，作手敲木鱼及引磬的样子，高声持诵《阿弥陀经》完毕后，想要念大忏悔文，因体力不支而停止。申时（下午三～五点），大姊偕同姊夫来探病，拿《饬终津梁》这本书，试着告诉她说：「你还能阅读这本书吗？」王慧正笑着回答说：「两个月前已经两眼昏花看不见了，如今怎么能看得见呢？」说完想要起来，起来后将头部垂到胸前，突然蒙佛接引而往生了。时年五十九岁。十四小时之后，身体柔软头顶仍然温暖。二十六日

荼毗，烟雾呈白色如棉絮一般，获得舍利子数十颗。（弘化月刊十五期）

二十世纪　邵伏氏

邵节妇伏居士。法名净德，江苏淮安人。早年丧夫，跟随叔祖母朱净慧念佛。皈依道果和尚，常住于百子堂，依止辉真法师，守节清净修行。自己订定早晚念佛功课，兼读大乘经典，蕅益、彻悟等诸位古德的诗偈语录，大多能背诵。

一九四〇年，听闻印光大师往生西方，更加感到振奋勉励。深切的思惟三界内都不安定，四大虚伪不实，除了念佛往生西方之外，一切皆如梦幻，即专志于往生净土。伏净德一向体弱多病，一九四一年冬天，患伤寒缠绵不愈。隔年春天，莲友们前往探病，即安慰勉励莲友说：「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有，此娑婆世界实在是苦

，当念阿弥陀佛，自己作主，厌恶居于五浊恶世，求生净土。我恐会在佛圣诞日之后往生，愿到时大家助我一程。」自此以后，更少说话，而多念佛。

四月初七日，请蒋净信居士来，蒋净信看她病重，即按照印光法语为她开示。伏净德说：「我梦见印光大师二次，惭愧无以回报。」于是交代母亲给蒋净信五十元，求他代为作印光大师纪念会的功德，期望往生西方后能随侍在侧。又说：「要回家往生，以避开障缘，因为百子堂内很多是外道。」十二日由家人接回家，十七日蒋净信等人被邀请，急忙前往助念。晚上催促穿衣后，交代后事，劝母亲必须真诚地信佛，不要相信道教。说完后，默念佛号，忽然听到胜妙的天乐，大众也都听到，于是念佛更加恳切。伏净德仍然净念相继，清清楚楚地念佛。至十八日丑时（

凌晨一～三点），面向西方端坐，念佛而往生，时年三十四岁。助念六小时，身体冰冷而头顶仍是温暖。二日之后入缸，面貌如生。（弘化月刊十五期）

二十世纪　马杨氏

马母杨居士。法名觉智，由浙江绍兴迁移到河北保定，已经十余代了，家道中衰。与丈夫马攀秋，同心协力勤劳节俭，得以回复旧业。一九一三年丈夫生病，割大腿肉混和药物给丈夫吃，后来丈夫去世，守节抚养孤子，礼佛诵经。等到子女婚嫁完毕后，家业也渐渐富裕，于是专心念佛，早晚都不间断。一九四〇年春天，与两个儿子一同皈依慈舟法师，并受五戒，全家吃素念佛，成为『佛化家庭』了。马母整天趺坐、礼拜、持诵，世事一概不参与也不听闻。

一九四二年春天，身体衰弱脱皮，至六月上旬，全换新肤，洁净细嫩不像老人。六月中旬腹泻，全家念观音圣号而很快地病愈。七月三日巳时（早上九～十一点），正在焚香礼佛，突然感到不适，家人再次环绕诵念观音圣号，以为祈祷。而马母预知时至，竟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自己起来趺坐，结弥陀手印。问家人说她坐得好不好？大家皆答说坐得好。自此不再动，念佛如故。家人也随着念佛，意识神态安详，没有一句话问到子女家事。未时（下午一～三点），于大众念佛声中，端坐而往生，时年七十九岁。夜里十点多入殓，头顶是最后才冷却，身体柔软洁净，趺坐如生。（弘化月刊十七期）

二十世纪　戴钮有恒

戴母钮有恒居士。原名浩，字养吾，

浙江吴兴人，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居士之夫人。宿世具有慧根，七岁发心学佛，每日当天空将亮、明星出现时，即坐在庭园中的大树下，诵念《心经》、大悲咒，及阿弥陀佛圣号，如此经过数年，感得头顶发光。十七岁时，想要出家为尼师，母亲不允许而苦苦地劝她回来。最初进入庞氏浔溪女学，与教师秋瑾，交往非常亲近。秋瑾入狱后就偷偷地返回家中，改名为有恒，毕业于吴兴女学堂手工专修科。

清溥仪宣统三年（西元一九一一年），与戴季陶结婚后，加入同盟会，孙总理中山先先非常器重她。一九二九年，立志长年吃素。一九三一年，依止班禅大师，受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灌顶法之后，持过午不食之斋戒。一九三三年，又受药师如来时轮金刚灌顶法，投花获受记，赐法名为莲花金刚。一九三六年，在隆昌律寺，

重受五戒及菩萨戒。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事兴起，隐居于上海，每日礼佛千拜，回向给一切众生，皆能普遍获得安乐。并发起拜经的大愿，一字一拜，共计有《华严经》八十卷、《法华经》七卷、《阿弥陀经》、《心经》、《金刚经》、《药师经》、《地藏经》及梁皇忏等各一部。著有《心经》的解释本，共四千余言，其中内容有：「强盗抢不去，自己带得去的，是功德智慧、佛菩萨圣号。念佛之人，要知道到彼岸去，任何一物都不能带去，只有带一声佛菩萨圣号，可到十方法界去顶礼一切诸佛。人人能知此理，念佛可得无余涅槃，因如来四十八愿中，愿愿是成就众生方便也。」又云：「我之色身，早已不在心王上，我心已逃出三界。」等语，寄到四川重庆请人校正，她丈夫后来刊印流行于世。

一九四二年四月，极为艰辛地来到四川，落发并穿上僧服，经过敌人的站哨共十二处，因为懂日语，为日本官兵说十善业道，劝他们不要杀戮、到处烧毁他人的屋宅。五月到达重庆，居住在上清寺陶园，修持更加精进。九月十五日，忽然因脑溢血逝世，年五十七岁。病重将死的前一刻，自己书写偈语说：「十念圆成佛果现，三心顿了妙莲开。」将偈语贴在墙壁后就无法再言语了。（周编西方公据七六页）

评曰：「年幼时念佛号数年，即感得头顶发光，如果继续念佛，其成就决不止于此。后来，忽然舍净学密，持戒精修十余年，竟因脑溢血逝世。幸而困居于上海注释《心经》时，知道带佛号可到彼岸。故病危的前一刻，知道持咒全不得力，而

舍咒念佛，才能十念圆成佛果现，决定往生净土。此可作为舍净学密者的殷鉴。」

二十世纪　方王氏

方母王居士。法名圣照，坚信三宝，誓愿以西方净土为依归。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立遗嘱，一九四二年五月罹患腹部淋巴腺瘤，医治无效，蔓延到肺部。八月初九日，还勉强起来礼佛，整理各个重要的事件，只要是资助乡党贫乏之人的，或分给仆役之薪资，没有任何的遗漏。刚好遇到姊夫林涤庵居士前来，劝她放下身心，虽然行布施救济等事，也不要执着牵挂于心，因为此为助缘而非正行。在此生死关头，唯有一心念佛。只要等到一见佛，证得无生法忍，更有何事不可为呢？方母笑着说：「很好！我也知道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

九月二十三日病重，请法藏寺兴慈法师来，方母合掌致敬，问法师说她生病了数个月，为何如此业障深重呢？法师说：「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当观身是空，色身为无始以来业障所生，业障则由妄想而生。正念起，则妄想灭；妄想灭，则业障消除。色身尚且虚幻不实，病从何来？因此应当提起正念，忆佛念佛，念佛时六字及四字洪名都可以，而一个佛字也可以，临终正念，最为要紧。」说完后，为念阿弥陀佛四字洪名，方母也随着念佛。不久即僧众纷纷聚集，方母高兴地说：「得诸位大德助念，此是最欣喜庆幸之事。」

当天晚上念佛声不断，到了天亮，忽然说：「观世音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来了！」随即合掌高声念佛。不久向所有助念的人合掌作礼，当时有助念的赵江圣喜居士，觉得所持的香忽然变重，身体冉冉

上升，瞥见大地光明之中，出现幢旛仪仗，左有宝盖如香亭，以长旛装饰其中，其庄严难以形容。自己思惟：「这不是来接引方老居士吗？如果是，我将要随侍。」一转念即觉醒过来，所持的香仍在手中，嘴里仍助念不已。急忙看着方母，正好有人扶她起坐，面向西方而往生。时为二十四日巳时（早上九～十一点），年六十一岁。（弘化月刊十九期）

二十世纪　邓母

邓居士。杭州人。生性仁慈善良。四十岁才坚信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法门，从此每日念佛，无论寒暑都无间断。其他一切的经典及咒语，都不曾学习过。儿子顺昌及媳妇皆吃素，但不如邓母的真诚。因家中人口众多，恐怕不清净，自己在偏僻的地方，盖一间茅舍，独自一人居住

持诵。闲暇之时则种菜，布施给僧尼。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忽然绝食，只饮开水。屡次交代媳妇为她洗所穿过的衣服鞋袜，说：「将于十五日往生西方净土。」媳妇以为她乱说而没有回答。十月十四日，女儿来探望她，再三叮咛说：「我不能久留于世，明日一定离去，赶紧为我洗衣鞋。」女儿遵照她的话去做。十五日早晨起来，沐浴更衣，到了傍晚说：「佛来了！」此时异香满室，趺坐而往生。（弘化月刊二十六期）

二十世纪　叶张氏

叶母张慧贤居士。江苏南通县金沙佛教居士林的林友，皈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法门。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每日早起晚睡，极为精进用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在居士林亲眼看见易慧明居士

往生西方的瑞相，赞叹不已。

有一天，拿着拄杖忽然跌倒，即卧床不起，初五日自知时至，嘱咐家事。林友二十余人，相约前往轮流助念，历经十天十夜，念佛声不断。随众念到十五日中午午时，已经念不成声，只是喃喃而已。下午一点多安然吉祥而往生，时年八十一岁。隔日，头顶仍是温暖，面色红润如生。（弘化月刊四十六期）

二十世纪　林王氏

林母王亚民居士。法名德懿，清朝翰林王荣商之长女。年幼时读书，随着双亲到北京。年十八岁丧母，带着两位妹妹回到南方，依靠祖母邱氏，早晚礼拜课诵。年二十岁，嫁给宁波的林涤庵居士，治家勤俭。孝顺地奉事公婆，早课才作完，就去看房间的门开了没，服侍他们穿衣，并

且询问夜里是否睡得安稳，如此已经习以为常。皈依印光大师，固定时间去礼拜大师一次，并带着两位妹妹和她一起前往，见了印光大师后其修持更加努力。大师很欢喜，询问其家事很详细，并且劝她们姊妹求生西方净土，王亚民及妹妹们对大师心悦诚服。常常阅读《印光大师文钞》而不释手，故信愿倍加恳切。

晚年与丈夫一同修行，丈夫学画，拿画给她看，王亚民则说：「画是很好看，但是如此并不能出离生死之苦，又有何用呢？」有时夫妻俩说话不投机，使得丈夫整天和她不和，实在是因为爱为生死的根本，故意违逆他是想要叫他除去爱着的缘故。

一九四二年三月，妹妹汤王慧正过世（见于本书）。九月时妹妹方王圣照逝世（见于本书），皆遵照佛制的荼毗方式，

荼毗时都无悲惨的脸色，只是入龛柩之时不完全合于仪法，于是急于想要改善，并且告诉愿弘比丘尼说：「今年之内应来得及完成此事。」比丘尼当时并不了解她所说的是什么事，哪里知道隔日即现出疾病，不久痊愈。过了数日又得脑充血，在病重昏乱之中仍极力称念佛号，兼持大悲咒。侍者劝她静养，她则说：「我已将死，再不念佛，更待何时。」十二月初九日，脸上常常带着笑容，不久安详而往生，时年六十七岁。头顶的热气最后才褪去，全身柔软，面色如生。荼毗后，获得舍利子不可计数。（弘化月刊二十四期）

二十世纪　孙蒋氏

孙母蒋怀瑛居士。法名智达，孙慧甲居士之妻。孙慧甲最初不信佛法，有时甚至谤佛，蒋怀瑛往往从旁委婉相劝。一九

三六年，宝静法师弘法于唐闸居士林，林长陈慧恭居士。邀请孙慧甲当纪录，才突然有所觉悟，痛改前非。其妻又协助他忏悔，伺机敦促精进，偕同丈夫皈依印光大师。平日喜欢阅读弘化社之白话劝世文，手不释卷。

蒋怀瑛体质一向虚弱，一九三八年后，时局多变故，忧劳成疾，一下子病愈、一下子又发作。所幸丈夫辞官在家闲居，请他讲有关净土法门的各种书籍，常常到了午夜都不疲倦。丈夫认为她体弱多病，劝她早点睡，蒋怀瑛便以『朝闻道，夕死可矣！』来回答他。一九四二年正月，忽然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平日修持，固然是属于往生资粮，而临终安排，正是往生西方净土的要件，希望多为我讲述临终一着之事。」丈夫于是拿《饬终津梁》等书为她宣说，听后悲喜交集。

十二月二十一日病危，神识含糊不清，舌头硬化不能言语。丈夫为她发愿虔诚地持诵《法华经》一部，并开示说：「生老病死，谁人能免，不应心中悲伤。恩爱执着以及贪嗔痴乃是往生最大的障碍，自当舍弃。此时千钧一发，全在于你自己作主，西方不远，后会有期，千万珍重，努力精进。」蒋怀瑛含笑点头。随即小睡片刻，等到睡醒后，心旷神怡，并且能说话。二十五日晚上，忽然嘱咐明日早晨请人助念。在床前供奉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的圣像，自己又再喃喃念佛。隔日早晨看见莲友都来了，欢喜非常，时时合掌礼佛。至戌时（晚上七～九点），忽然高声随众念佛三声，安详而往生，时年三十八岁。二十七日入殓，身体柔软如生。（弘化月刊四十四期）

二十世纪　宋张氏

宋母张兰居士。法名慧超，河北尧山宋慧和居士之妻。因丈夫的家族眷属，大多皈依印光大师，信奉佛法修习净土法门，张兰也渐渐信向念佛法门。一九四〇年冬天，实行念佛，奈何子孙多而家中贫穷，劳苦操作，不肯休息，且时局动荡不安，忧劳成疾。一九四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情日渐沉重，请常慧扬居士为之开导助念，令其放下万缘，一心念佛。并为她求大悲水，于是病情减轻身体安适，专志念佛法门。

等到二月初二日，自知一病不起，便说：「我身体已无病苦，只是生命不能长久。」并告诉子女不要哭，一致念佛就可以了。初三日又请常慧扬来，看她气喘难受，因此安慰她说：「你一生孝顺慈祥勤俭，净业三福（详见《净土圣贤录易解一

》），已具足多分，念佛求生西方，又与阿弥陀佛的誓愿相应。我们今日为你助念，你必须通身放下，专心随着念佛。如果世寿未尽，必定可以很快病愈，若大限已至即将命终，决定蒙佛接引，往生彼国极乐世界，这是极庆幸之事。佛来接引时，你的兄长必可随侍阿弥陀佛同来。」因为其兄张慧炳居士，已先往生。

宋母听到后，顿时现出欣喜的笑容，神志更加清楚明白。晚餐后，又为说往生的事实证据，令其趋向极乐世界，并带领全家分班助念。床前悬挂阿弥陀佛圣像，让她瞻仰，方母便说：「好得很，大家一同念佛，音声极好。」再次告诫家人不要哭，才拿起杯子饮水，然后从容放下杯子，伏在桌上而往生，神态极为安详。此时佛顶放金色圆光。经过五小时之后，手脚柔软，面貌出现笑容，热气由头顶上腾升

，距离头顶四寸，仍可感觉炙手。初五日迁入龛柩，满脸红润如生，指节仍可屈伸。（弘化月刊二十九期）

二十世纪　张母

张居士。法名化道，浙江嘉兴县池栖乡的农家女，栖真寺方丈开智和尚的母亲。早年时听闻梵呗之声，即非常喜悦，于是吃素念佛。次男开智，受母亲的熏陶教化，时时显露出世的想法，于是令其礼拜栖真寺的莲仁和尚剃度出家，以年纪排列为徒孙。张居士自己也皈依莲仁和尚。等到丈夫逝世后，住在广生禅院，亲自耕作自己的田地三亩，以供养常住，吃苦精进修行。禅院因年久失修倾倒毁坏，半夜敲木鱼在其中修行。发心募集资金修复寺院，不足的部份，用尽自己的积蓄来补足之。

一九二六年，次子开智法师担任栖真

寺的住持，因年少而事务繁琐，张母于是移住于寺中，每日监督实行各种事务，时常警策开智法师整饬清规，绍隆佛法的教化，挽回败坏的风气，树立丛林轨范。自己以亲身从事园艺农耕为自己的职事，以供养常住厨房的蔬菜。曾经说：「我福薄，如果食而不作，灾患必定临身。」平日节俭喜好布施，衣衫褴褛如同乞丐，有稍微完整的衣服，往往施舍给贫困。尤其怜悯恭敬贫苦的僧人，嘱咐开智法师要善待他们，其僧服破碎的，则亲自为他们缝补，或为制新衣。凡是见到吃蔬食念佛的在家人，必定极为欢喜恭敬。乐于倡建念佛会，邻近乡里的广生、送子等庵的念佛会，皆是由她所倡导劝请而成立的。栖真寺也结莲社，举办放生会，且推及于天王庄各个城镇，皆是张母慈航广渡之功。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病不能起

来，拒绝医药，但是也无病苦。交代她的后事，不要浪费常住的钱，谆谆以弘扬佛法，修一切功德来劝诫勉励开智法师。等到二十三日，说：「明日要往生西方净土！」嘱咐大家念佛送她。随即邀请莲友助念不绝于声，隔天夜里子时，安详往生西方，时年七十八岁。往生后容色光泽。四月八日荼毗，骨灰洁白，夹杂五彩色。（弘化月刊三十三期）

二十世纪　宋朱氏

宋母朱居士。法名智馥，江苏崇明人。辅佐丈夫宋维桢经营制香的事业，勤劳不倦怠。孝顺地事奉婆婆，和妯娌相处融洽。喜好布施帮助他人，亲戚或邻居有生病者，即为人求医问卜，赠送饮食，虽然历经寒暑也不辞辛劳。

中年时，鉴于人心被习气所薰染，社

会风气日渐恶劣，百苦交煎，甚至比牢狱还痛苦，因此突然怀有出世之想法。一九三七年春天，前往苏州皈依印光大师。后来开辟净室为佛堂，长年持斋念佛，礼拜持诵不断，仍旧每日料理家务从不稍作休息。空闲时则普劝亲戚族人左右邻里，止恶行善，持斋戒念佛，广行种种功德，以息灭贪嗔痴，而自己皆以身作则，故被化度者非常多。

一九三九年，与善男信女创设崇明佛教居士林，以作为宏扬念佛法门、化度众生的地方。一九四三年春天，请施宗导居士讲《阿弥陀经》于寒山寺，劝大众参与，一时风起云涌，佛声相闻于道路，宋母感到非常的欣慰。于是就开始创建居士林及寺宇，自己出资建设，劝募化缘巨大的金额，塑造观世音菩萨圣像，朝暮督促工程，最后终于完成。于是大开法会，僧俗

二众都来参加，香积厨中，宋母独自承担下来。之后被推为理事，内外杂务，聚集于一身，心中虽然怡悦而气力疲乏。

八月十一日回家，身体即感到不适，略有吐泻。十三日，施宗导前往探视，宋母说：「这就与你们诀别了！」八月十五日正午，忽然起床端坐，在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时年五十六岁。经过四小时之后，身体冰冷头顶犹有温暖。入殓时面貌容色如生。（弘化月刊三十二期）

二十世纪　李汤氏

李母汤斯曼居士。江苏南通人。嫁给李挹峰居士，家事之外闲暇时，持诵佛号，专修净土法门。虽没有固定功课，而念佛绵密不断恭敬精勤。遇到家人出外远行，或是身体气息不顺畅，念佛持诵更为恳切，时常招致灵验的感应，但却秘密而不

宣扬。

一九四三年秋天，等到病重了，才叫儿子回到家中。而其神志清明透彻，坦然无所嘱咐，只是一心念佛，并且命家人助念。十月初一之后，屡次询问：「今日是否为十一日？」到了十一日亥时（晚上九～十一点），左手结准提印，安详而往生，时年六十四岁。助念超过两个小时，家人都看见顶门有热气，冉冉向上升腾。过了一日入殓，肢体柔软、面貌如生。（弘化月刊三二及三六期）

二十世纪　潘陈氏

潘母陈居士。皈依圆瑛法师，法名明指，浙江金华陈心泉观察（清朝官名）之孙女。年幼时擅长诗书，不吃五辛的食物，长大后研究佛法。年十九岁，嫁给长乐潘耀如太史（史官兼天文历法）之三子潘

慎庄。不久之后，得重病，医生皆束手无策，忽然梦见观音大士给她一杯水而渐渐病愈。因此信佛更加坚定，常常念佛不倦怠。

一九一四年，丧夫，过继的儿子还小。女儿潘明温嫁给陈姓人家，一九二七年就守寡了。孤独无依的母女，悟到生老病死本来就是无常之理，而世间之法大都是如此。于是为儿子娶妻后，将家事委任给他们，带着女儿到佛化女社，作出世的打算。儿子媳妇都很孝顺，苦苦哀求她回家接受奉养。后来又病危，梦见奇异人士给她朱砂而病愈。因为其修持真诚坚定，身虽在家，心中也无俗世尘累，长年持斋念佛，数十年如一日。

一九四三年夏天，有一天，腰部突然感到非常的酸痛。七月后，胃肠到了夜里常常剧痛，而念珠仍不离手。女儿立即礼

佛哀求祈祷，天亮时病痛就减轻了，如此经过两个月。有人劝她服药，则答说：「我宿世业障深重，服药何益？戒贤、玄奘两大高僧，临终尚不免痛苦，更何况我们凡夫呢？」八月三十日，再度返回念佛社，社友朝夕为之助念，病痛一会儿减轻、一会儿剧烈，最后连日吐出蛔虫，无法进用饮食。

十一月初八日精神尚佳，坚持佛号。寅时（清晨三～五点），命女儿为她沐浴更衣完毕后，稍微休息。天亮时想要起来坐着，大众劝诫制止不听，于是勉强扶她起来而尚未坐稳，即异香满室，玉箸（鼻涕）双垂，两眉之间突起，双眼垂闭，趺坐而往生。时年七十四岁。初十日入龛柩，肢体柔软头顶仍然温热。二十一日荼毗后进塔，龛柩下的骨灰，全都长出绿叶紫色根茎的草，灰烬中得舍利子不少。（弘

化月刊三十五期）

二十世纪　施净缘

施居士。法名净缘，江苏宝应黎城镇人。早年信奉外道，丈夫过世后，随即长年吃素。因次女能参，出家为尼，因而时常到海晏禅院，亲近善知识，知道以前盲修瞎练的过错，由此皈依净土法门。一九四二年，蒋净信居士为印光大师纪念会之事来到黎城镇，施居士马上诚信入会。又见到弘化月刊诸位往生者的记载，及王李净修临终瑞相（见本书），才信愿真切，行持得力。

一九四三年秋天，身体四大不调和。至十一月初四日，为印光大师圆寂二周年纪念，僧俗二众云集于海晏寺，佛事法会圆满时，请大众为她助念。三日之后疾病好像痊愈，并且说：「此时不敢多劳驾诸

位，请至十七日晚上再来助念。」大众顺从其意。等到弥陀圣诞佛事完毕后，隆祥法师偕同大众赴约，详细为她开示，施净缘合掌恭敬地倾听，嘴里虽然不说，而心意泰然自若，了了分明。到了十八日辰时（早上七～九点），在助念声中，如入禅定，端坐而往生，时年四十三岁。端身正坐三日，既不偏倒也不倾斜。（弘化月刊四十一期）

二十世纪　舒余氏

舒母余再璋居士。法名愿明，安徽黟县人。生性纯真善良，坚信佛法，为同县舒竹芬的继室。才嫁三年而丈夫病故，立志坚守妇节，念佛更加虔诚。继而持长斋，一九三八年受五戒及菩萨戒。常常劝人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受感化者非常多，于是有念佛会的组成设立。

一九四二年脚有风湿症，不良于行，每日在卧房念佛，精进如往常。隔年十二月十五日病重，卧床不起。二十一日昏昏沉沉，忽然觉得走到旷野，青山绿水，令人的心胸为之开朗。远远地望见一位童子来迎接，到庙中有一位和尚走出来，洒以清水，顿时感觉全身清凉。又命令童子送她到西方，亲见西方三圣的相好庄严，观世音菩萨授一莲华，嘱咐她坐在华中念佛，并为授记下品上生。醒来后与道友谈及此事，心中畅然明朗，不觉身在病中。至二十三日亥时（晚上九～十一点），于大众助念声中，端坐而往生，仍然面带笑容。时年四十九岁。（弘化月刊三十六期）

二十世纪　袁姜常静

袁母姜常静居士。汉口市人。皈依清德法师，受五戒于圆照寺，长年持斋念佛

。一九四四年，每天早晨固定四时起床念佛，每日之中时常专一礼拜念佛，无论寒暑从不间断。纵然在酷暑的夏天中汗流浃背，则以海青数件来更换，依然精进不懈。若看见贫苦没有衣服穿的人，便脱下衣服为他穿上；或遇到偷盗物品的人，让他吃饱后，再取物而离去。曾经在汉阳的归元寺，设斋供养僧众，应供者千余人。

一九四四年正月感染些微疾病，忽然哭着说：「汉口有大灾难。」家人询问说：「我们会受害吗？」袁母说：「我们无害，但人民痛苦难堪。」四月初十日，见到西方三圣来迎接，自知时至。于是嘱咐说：「你们赶快去佛堂烧香，佛来迎接我，我就要去了！」家人说：「老太太往生西方，必须请求佛选择一个良辰吉日，今日不吉祥，请不要去。」袁母答说：「我知道了。」经过数日，袁母说：「你们害

我，佛不来了。」家人告诉她说：「请不要急，时候一到佛身自然会来接引。」

隔日，袁母又说：「我愿坐缸，缸内必须放置灯草松香，应当尽速办理。」当时时局正大乱，各行各业罢工，虽然勉强购得，但是尚未运回家中，袁母说：「你们赶紧去接货，为何为我购买此劣货缸，及碎灯草，如果不信，可拆开来看。」不久货送到，果真都是如此。十七日早晨，袁母说：「我愿落发，速请归元寺的首座和尚来，为我说戒。烧檀香水，为我沐浴。」沐浴完毕，首座和尚来到，为她剃发，授沙弥尼戒完毕，即右侧卧躺于床。

二十日早晨，忽然说：「我今日要往生西方净土，速请归元寺首座和尚，率领诸位法师来为我助念。」八点刚到，即趺坐椅子上，胸前佩戴戒牒，手持念珠，欢喜地说：「阿弥陀佛与诸圣众，早就已经

来了！你们不要哭，要为我念佛。」随即自己称念佛号数声，大众一同助念，至十时安然而往生，如入禅定，时年六十九岁。隔日十点装缸，仍端坐如故，火化时，获得白色舍利子七颗。汉口不久之后被炸，邻居被烧成灰烬，袁家果然无恙。（入香光室一一一页）

评曰：「西方三圣来迎接，而家人建议，请佛择一良辰，后来竟延迟了十日才往生西方者，此乃我佛慈悲，有愿必满也。劣缸碎草，及大灾无害等，皆了了分明者，乃是念佛心净，能知过去未来也。火化得白色舍利子者，乃戒行精进，道心坚固也。」

二十世纪　顾根媛

顾根媛居士。法名圣象，苏州人。生

性娴静优雅，喜好阅读善书。年十三岁，听谛闲法师讲经于西园的戒幢寺，即随众皈依，吃素念佛，毅然坚定自己作主。后来，听闻印光大师居住在报国寺，常常前往瞻仰礼拜。印光大师以老实念佛为正行，而随缘读诵大乘经典，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助行，切实地勉励她。从此以后更增加对净土法门的信仰，恳切修持，不辜负大师的训示。等到印光大师于灵岩山寺示现入寂后，更加策励精进，专心净土法门，意志坚固，往往以上品莲台自我期许。

一九四四年冬天，患肋膜炎，至十二月中旬，病情更危急，自知难以痊愈。于是说：「一切法无常，色身为苦本，五浊恶世，不可一日居住。况且大劫当前，痛苦更甚，在此生死最后一着，决以净土为依归。」并且安慰母亲说：「六字洪名，

希望母亲您不要间断，如此则后会可期。」神情怡悦地与母亲相互约定，全无烦恼。

到了新年正月初二日，忽然取出珍藏多年之印光大师加持的大悲水一小瓶，欣然饮尽，并说：「期望仰仗慈爱的印光师父乘着悲愿，随着阿弥陀佛圣众，一起前来接引我，往生西方，神魂当由头顶而出。」不久之后，自知时至，告诉大众说：「我想要端坐，请善友来助念。」延至未时（下午一～三点），于大众念佛声中，手结弥陀印，安详端坐往生。历经三十六小时祭祀，顶门犹有温暖。过了三日入殓，神态自在，四肢柔软，容色光泽如生。（弘化月刊四十七期）

二十世纪　杨卞氏

杨母卞宜如居士。名宜，皈依灵岩山

妙真和尚，法名仁牧，宗族世代设籍于扬州，后来迁居到江苏如皋县。一九三四年，有一天，梦见走过屠户的门口，看见死猪的眼睛还在开合，感觉哀伤心动，于是戒除荤血肉食。

跟从项子清老居士请问佛法，从此归敬三宝，志心净土法门。劳动操作之余，每日持诵《阿弥陀经》、《金刚经》二部经典，以为平常的功课。虽然读书不多，而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要旨，颇能了了分明。曾经告诉他人说：「我不敢说修持，只求了脱生死而已！」全家都受其感化，皆皈依三宝。一九三九年避乱于上海，因此得以瞻仰礼拜各大寺院，亲近诸善知识，信愿更加恳切。返回家乡后，辟建『赞美念佛楼』，精进念佛。

西元一九四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忽然中风，口不能言，右边的手脚屈伸也不太

方便。儿子们知道母亲的病，是过去的业力所感召而来的，便代为念佛求忏悔，从春天到冬天，没有一日中断。杨母也时时喃喃念佛，不作贪生之想，勉强她用医药而后才接受。口虽不能言，但是示意家人，要时常以香花供佛。平日听到念佛声，则喜不自禁，怡悦而忘记在病中，神志清明，毫无痛楚。五月十五日，忽然笑着指向床榻前，若有所见，询问她，就指着墙壁间的佛像。有人问：「是否见到佛？」则连连点头回应，笑而不止。

隔年正月二十日病情忽然严重，不食不饮，于是请莲友十余人，带领家属助念，四天四夜念佛声未断。儿子频频靠在她耳朵旁，告诉她要放下一切，专心念佛，杨母以点头表示回答，屡次呼叫她都有所回应。二十四日夜晚，再请僧众拜愿念佛，发愿以儿子们过去现在未来所作之一切

功德，悉皆回向，令其母亲即得往生净土，并恳求示现瑞相。礼拜才完毕，杨母的面容转好，面色红润，额头微微出汗，好像没有生病一样。隔天辰时（早上七～九点），大众共同听到天乐鸣空，异香满室，而呼吸渐渐急促，喉咙发出清脆的声音，如金玉相击一般。接着于大众念佛的音声海中，稍微开合其嘴唇，随即安详而往生，时年五十余岁。二十四小时之后，四肢柔软，痉挛的右手五指，也伸展如平常之时。面貌红润带有微笑，就好像前天晚上一样。（弘化月刊四十八期）

二十世纪　郭杨氏

郭母杨芳居士。字绍兰，法名明迦，浙江吴兴县杨雨辰之次女。幼小时承继父亲的教诲，擅长写诗善于书法，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且具有仁慈之心，平日乐善

好施。年二十岁，嫁给上海郭纪兰居士，其一向擅长绘画，杨芳经常为他的画题字。郭纪兰的妹妹郭佩静居士，也专精绘画之事，凡妹常常恭敬地绘画观世音菩萨圣像，由杨芳为之题跋，然后分赠亲友供养，广结法缘。年三十岁，因用心操劳过度，导致患肺病，感悟人生痛苦，于是吃花素，以求忏悔。

一九三六年，上海佛教净业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恭请印光大师主讲七日，宣扬净土法门。随着丈夫一起闻法而生起信心，夫妻同时皈依。然因宿世业重，肺病时而发作、时而痊愈，一再地经妙真、德森、兴慈三位法师开示她说：「信愿念佛，定可带业往生。」从此以后信心更加坚固，念佛更加精勤。承蒙丈夫在靠近灵岩山寺之木渎镇，购得房屋数间，与他的妹妹一同修习净土的行业。曾经阅读《地

藏经》，知道生病大多为累世的杀业所致，因此尽力去做戒杀放生之事，并且长年持斋念佛，勇猛精进，无有间断。西医常常劝她开荤，杨芳则一笑置之，不管他。

一九四六年正月初八日病重，自知一病不起，二十三日请六位尼师，轮流助念，日夜都不间断。虽然因业障重，诸多障碍，所幸向来信愿真切，念佛纯熟，故能不随魔转，不失正念。至二十七日魔障更严重，仰仗大众念佛虔诚，及妙真法师与胡松年居士同来开示，令其放下一切，提起正念，求生西方净土。于是神志渐渐明朗，随众念佛。戌时（晚上七～九点），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往生西方，时年五十岁。隔日头顶仍然温热。（弘化月刊五十八期）

二十世纪　董靳氏

董母靳清元居士。南京人。年十八岁，嫁给上海的董桂华居士。侍奉婆婆恭敬谨慎，曾经割大腿的肉混合药剂治愈婆婆的病。后来，发心吃素念佛，受五戒，也超过二十年。家中设有佛堂，勤修净土法门。一九四六年，入『莲池海会』，致力弘法，邀请邻人参与法会，邻人皆受她的感化。儿子董保昌，幼小时承受母亲的教训，皈依三宝，母子常常谈论佛法，往往到了夜深才休息。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夜晚，董母忽然告诉儿子说：「我将要往生西方净土，身后事你将如何处置？」儿子说：「遵照母亲向来的志愿，火化结缘。」董母听了非常高兴。隔天晚上，身体稍微感到不适，医治无效。十月初一日，自知时至，叫家人邀请诸位莲友来家中助念。子女们也都同声念诵，董母高声随念，浑然忘记

病苦。深夜时，大众看见整间房室放光，竟相感到惊异，董母即合掌而笑着说：「观音大士来接引我了！明天早晨将要往生西方净土，你们应当为我庆贺。」大众见到这种瑞相，念佛更加勤奋。到了隔日巳时（早上九～十一点），又于床榻上，面向西方合掌，安详作礼而往生。时年五十一岁。过了一日入殓时，头顶犹有温暖。（觉有情月刊九卷一期）

二十世纪　熊淑慎

熊淑慎居士。法名常融，四川梁山熊孔堂之女儿。善根深厚，早契佛机，深切地明了四大如幻、五蕴非有之义理，立志不嫁，并且学佛以求解脱。父母亲为她订婚于某世家之子，时年十六岁。熊淑慎誓死不从，绝食七日以显示其心志，亲友为之居中调停，父母才停止作罢。随即皈依

双桂堂的慧宗和尚，家中设置佛堂，每日焚香念佛，精进不懈怠。平日素食粗衣，过着淡泊的生活而甘之如饴。

年十九岁，丧母，筑造茅屋于坟墓的旁边，诵经念佛，为母亲回向净土，无论寒暑也不中断。三年服丧期满，拿出自己的储蓄于熊氏家庙旁，购置荒田数亩，建造净业寺，以避开家居生活的烦扰喧哗。父亲也拨给她出租田地的二百石稻米，为其终身饮食之用。接着遭父丧，又筑茅庐于墓旁守丧三年，悲哀念诵，如同丧母之时。平时大殿每日必亲自洒扫，上殿时必定更换鞋子。广泛地布施救济贫困，更是她乐于实行的。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忽然请二十余人助念。而其神志清醒如平常之时，自己念佛不断，然后安详含笑而往生，时年七十一岁。不久之后，异香满室，天乐鸣空。十个多小时之后，头顶

犹温，面色如生。（觉有情月刊九卷九期）

二十世纪　杨母、婢罗蓉蓉

杨母。贵州三穗县人。自幼为镇远县杨家的童养媳，年十七岁，与丈夫杨维新成婚。十九岁时，因难产痛苦难忍而昏迷，梦见跪在佛前，求生贵子。承蒙白衣观音，送子入怀，才以甘露水入口，忽然感觉身心清凉而醒过来，此时儿子已呱呱堕地了。后来才明白自己已昏死一日，所幸公婆信佛，祈求观世音菩萨赐大悲水，保佑她母子平安，并发愿婆媳以后要长年持斋信奉佛法，以报佛恩。祈求发愿后，大悲水才灌入嘴唇就醒过来了，从此以后婆媳即持长斋念佛。丈夫随即入学拔贡（每十二年由廪生中，选拔优秀者入京城），随后早逝。公婆先后逝世，儿子也出外求

学，而后从军抗战。家中仅留杨母及婢女罗蓉蓉等人，日夜念珠不离手，念佛不离口，早晚功课，无论寒暑从不间断。年纪超过九十岁后，头发由白色转为黑色，牙齿掉落又再长出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儿子杨少新，已荣任司令官。战争结束复员还乡，带着洋妻刁斯皮，两个儿子戎戎、球球，两个女儿梅姑、梅娘，及洋女婿奚不得牧师等人，光荣还乡团聚。只有儿子杨少新随母亲吃素念佛，其余均信基督教，指责杨母为魔鬼。第二年孙女梅姑，与孙女婿奚不得在贵州镇远县建立悔心布教所，宣传基督教，吸引信众非常多。长孙戎戎，赴湖南求学不成，交到损友而染上恶习，病危送医求诊，经护士施惠人，代求观世音菩萨怜悯保佑而很快地病愈。因感念其看护及救命之恩，而被说服，改信佛教

。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向弥勒寺超凡和尚，求受三皈五戒，法名了缘。十二月初八日，娶护士施惠人为妻。

孙女梅姑因丈夫遭车祸而死亡，悲伤欲绝，也被施惠人劝勉化导而信佛，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皈依镇远西天寺的不空老和尚。将悔心布教所，改造为悔心居士林。六月十九日举行落成典礼，及西方三圣像开光典礼，同时启建护国息灾法会三日。到处通知教友，并欢迎各界参加，请老和尚主持，并请祖母为林长。杨母在法会中，精进修行而不中断。十九日下午一般演讲后，杨母即登台说：「第一，我要往生极乐世界，现在将居士林交给长孙戎戎负责。第二、奉劝大家要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其方法并没有什么巧妙的，即是日夜不歇地念下去，工夫到家，决定往生。第三、现今预告你们，我将要往生西

方净土，希望你们都能亲见，可为念佛榜样，增加信愿。」

至二十一日法会圆满时，皈依者千余人。杨母登台笑着向大众说：「我早就提倡青年信佛，及佛化家庭。你们青年人，现在均皈依三宝，我家也已经佛化，这是孙媳妇惠人的功劳，完成我毕生心愿。三天以来承蒙诸位所作功德的加被，我已净业成就，一个月以前观世音菩萨约定今日来接引我，这就向诸位告假。」长孙戎戎、孙媳惠人、孙女梅姑等一齐跪下。杨母随即阻止他们发言，并大声说：「人谁不死，佛亦涅槃，但在未走之前，先问我们佛教中的前辈：有坐脱往生、站立而亡，海葬、自焚，甚至倒立等，往生的方式不一，敢问有笑着往生的人吗？如果没有，我就是。」说完即哈哈大笑，笑声渐渐低微而往生。亲属在旁哭泣，老和尚即警策

云：「不许哭！不许动！如此才是孝子贤孙，尽速为其念佛，增高品位。」大众即齐声念佛。

婢女罗蓉蓉忽然赶来大哭说：「老祖宗一个月前写一封遗嘱，保存在玉佛的下面，说死后特许我哭。其他任何人，均不许哭，不许搬动，到了明日此时，才抬回家治丧。」随即向佛礼拜，再向老和尚及大众礼拜后，笑着说：「诸位大菩萨，请各自为法保重，傻丫头要哭也！」于是跪在杨母旁，放声大哭，哭声渐渐停止而往生。老和尚又说：「罗居士也往生了！请各位加紧助念，因为有生必有死，要想不死，先要无生，只有皈依佛教，遵照佛陀所开示的教法修持，必能体取无生。杨母及罗小姐的往生，即事实证明，为大众所亲见，一位是笑着往生，一位是哭着往生，皆是往生的瑞相。诸位有缘皈依佛教，

即是有大善根，如能依照杨母教你们念佛的方法努力去实行，定能了生脱死，即身成佛。」隔日移回家中治丧，两人均面容如生。（谁救了我）

评曰：「念佛并无巧妙的方法，即日夜不歇地念下去。故能一个月前预知时至，与罗蓉蓉安详辞别大众，一笑一哭等瑞相，能使大众共见共闻，想要不信佛也不可能了。」

二十世纪　陈周观成

陈母周观成居士。台湾省台中市人，台中佛教莲社常务理事陈进德居士之母亲。天性仁慈，中年皈依三宝，晚年受五戒于南亭法师。因李炳南老居士弘法之感召，加入莲社，虔诚地修习净土法门。力行印经、济贫、放生等善事，以为助行。儿

子经常随侍于侧，为她讲说净土法门的妙理，及极乐世界的胜境。以策励她精进念佛。故常常一声佛号不离于口，在梦中还能持念往生咒及佛号，字字分明，可以说是心不离佛，佛不离心。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梦见一位身相庄严光明的老妇人，一同沐浴于清净的水池中，问其名，则答说：「菩萨观世音！」经过数日，又梦见坐在佛前，佛放祥光，遍照全身。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忽然觉得气喘疲倦，即告诉家人，赶紧准备后事。隔天早晨，召集莲友念佛，陈母也随众一同念佛。十四日晚上，遗嘱交代命终时不宜哭泣，遗骸火化，节省丧葬的费用，将节省下来的钱转用于救济贫民。隔天早晨，正念分明，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八岁。火化后，独得白色舍利子二颗，比黄豆大一倍。（周编西方公据七九页）

二十世纪　白詹坤圆

白母詹坤圆居士。台湾省新竹县人。年已八十岁，与女儿白宝圆一同发心皈依三宝。家中设置佛堂，组成念佛会，时常请法师或居士，讲演佛法。平日勤修念佛，从早到晚，一句阿弥陀佛，从不间断。

一九五五年十月初，身体稍微感到不适，继而渐渐不思饮食，但仍旧持念不断。家人因其年老，恐将一病不起，于是邀请莲友，日夜轮流助念。十七日夜里，梦见观世音大士以莲华出示给她。二十日正午，乌云密布，屡次降下阵雨，忽然见到由西而来的白光满堂，光芒直射白母的身体。莲友以为是天晴的日光所照映，等到出去看屋外天空，仍旧是阴雨的天气，才知道是佛光将来接引往生。连续三次，在最后一次的佛光照射之下，安详而往生。二日之后入殓，柔软如睡眠一般，脸色泛

着红光。（周编西方公据八十页）

二十世纪　宋顾守合

宋母顾守合居士。江苏南通人。台湾新营糖厂厂长杨守珍之岳母。一九三七年抗战兴起，江苏南通被日军攻陷时，与丈夫宋翰飞，皈依三宝。一九四二年一月丈夫去世，即长年持斋念佛。一九四八年冬天，带着长孙及孙女来到台湾，住在女婿家。每日早晚，虔诚礼拜，念佛数千声。每年遇到节日，及佛菩萨圣诞，更是持诵经典，十余年如一日。生性仁慈和善、纯朴老实，自己生活极为节俭，而救济贫困绝不吝啬。

一九五七年三月，患鼻癌，经医治稍微病愈，虽身体气力渐渐衰微，而拒绝药物。只是一心念佛，无有疲厌，往往在梦寐中有念佛声。七月十二日咳嗽频频，生

病的情形突然有所转变，略微注视其女儿及孙子，即闭目入睡。隔天早晨，莲友助念，到了晚上，全家大小也同声念佛，十点左右，于助念的佛号声中，安详而往生，时年七十二岁。容颜愉悦的样子，身体柔软，一如平日。（周编西方公据八一页）

二十世纪　阿幼

阿幼居士。不清楚她的姓氏，只生下一位女儿，招女婿入赘，是台中赖栋梁居士之邻居。一字不识，只是老实念佛。灵山寺春、秋季佛七，均虔诚参加，看见男、女居士，均穿着海青，庄严整齐。于是将金戒指交给女婿出售，女婿问：「卖了要作什么？」答说：「希望制作海青，参加佛七。」女婿答应为她制作，劝她不要出售戒指。

等到佛七之第一日清晨，沐浴更衣，

穿上新的海青，正在烧香点燃蜡烛，莲友阿三妹，相约前往打佛七，阿幼说：「你先去，我先在家拜佛。」才欢欣地礼佛三拜，抬头瞻仰，忽然见到西方三尊圣像，团团转动，香也随着转动，愈想愈觉得惊奇，而愈看愈转动。即前往邀邻居的数位莲友来看，莲友均说不见转动，没有听到阿幼的回答，等到回头看时，阿幼已直立合掌，含笑往生西方了，时年六十八岁。莲友即为助念，并交代家属同声念佛。（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七三页）

评曰：「唯愚夫愚妇，能老实念佛。故获预知时至，先制作海青，邀莲友助念，而含笑立化往生。那些自恃为聪明才智之士。只学教参禅，而不屑念佛的人，实在是望尘莫及啊！」

二十世纪　李张智熏

李母张智熏居士。江苏如皋县李济华居士之妻。一九三三年二月，与丈夫一同皈依印光大师，吃素念佛。一九四九年带着子女跟随丈夫来到台湾，等到儿子赴美留学，女儿也出嫁了，家中只有老夫妇相伴念佛。曾经戏说相约谁先往生，三个月内必来接引对方。一九六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丈夫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的法会中坐化往生后，即失去生活兴趣，只愿往生极乐世界，与丈夫欢聚。饮食可有可无，疾病也是时重时轻。常常对着丈夫的遗像念佛，往往情不自禁，喃喃询问说：「老爹，您答应三个月内来接引我，现在已过了几个月？」日子一久心里焦急如焚，泪水如泉涌一般，加上气喘咳嗽，病情也渐渐严重。

一九六三年正月初六日，住入中心诊

所，隔日还侃侃而谈，说：「老爹给我预兆，真要接我去，我已准备好了，只求正念分明，此病苦，是化后世报为现世报而已！」初八日，病情忽然恶化，初九日口不能言，心还念佛，亲戚程观心居士等人在旁，专诚来助念，最后大家一同呼喊：「婆婆，念阿弥陀佛。」于是挣扎舌头，发出一声佛号，突然长逝。（李济华居士遗集七二页）

二十世纪　林母

林母。乃台湾省台中县林金洲之母亲。生平既不信佛，更不知念佛。年八十五岁，病重即将命终。因雾峰布教所莲友十余人，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初，为班长李清源居士（见本书）助念时，助念到夜深即回家，以致于没有见到往生时接引的佛光，追悔莫及。大家发愿下次再助念时，不

见佛光则不休息。正好听到林母病重，于是向其儿子媳妇说法，愿无条件为林母念佛，助其往生西方净土，不再轮回六道。并为林母宣说念佛功德，与极乐世界的庄严，劝其随大家的声音默念。经其答应允许后，即分班念佛，轮流回家，饭后再来换班。念一日一夜，仍一息尚存，大女儿从远方归来，看见大众为母亲念佛，心中非常不悦，便说：「念佛有何用，反而扰乱母亲的心，请父亲逐客。」儿子媳妇都说：「不可以！自从他们念佛以来，母亲已心清气爽，不像以前那样苦恼。」大女儿知道大众的诚意，反过来表示感谢。

大家连念七日七夜，才气绝命终，再念八小时，虽然不见佛光接引，而掀开棉被入殓时，看见林母端正合掌，面貌容色如生，身体柔软如绵，顶门仍是温暖，皆是往生的瑞相。（念佛感应见闻记九五页）

评曰：「以一位生平不知信佛之老妇人，临终前，遇到善知识开导念佛，并为轮流助念七昼夜，即获心清气爽，不像从前的苦恼。且端正合掌，身体柔软头顶温暖，足以证明其未信邪教，因此一闻开示，即生信发愿，随声默念，必定是见佛接引无疑了。」

二十世纪　周杨慧卿

周母杨慧卿居士。皈依虚云和尚，法名宽慧，字佛智，考选部次长江西瑞金县周庆光（即周邦道）居士之夫人。生来即有异相，胸前的痣如同念珠，幼小时即厌恶荤腥血肉之食，一吃就吐。一九三五年居住在南京兰园，有位九华山的老僧，说起宿世的往事非常灵验，曾经告诉她说：「你累世皆有修持，四十岁后必信佛，今生当有成就。」说完即离去，一下子就毫

无踪迹。后来听讲《地藏经》，仔细地看画像，才询问而得知老僧为地藏王菩萨的化身。

一九四一年，四十岁刚过，居住在贵州东部的铜仁县，果真发心学佛，得不到法师教导，忽然梦见两位巨大的僧人允诺为她介绍。六月十九日，参加东岳庙观音法会，突然听到空中说：「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于是问之于云游僧宽岸法师，大略解释皈依的意义，请求皈依，法师先是勉强而后答应。于是教她持观音圣号，及大悲咒，并说：「如果午夜取铜江中流最清澈的一线水，盛装于瓶内，虔诚持诵，可救济众人的疾病苦厄。」接着梦见九华山的老僧，教念《阿弥陀经》。从此以后，每日有平常的功课，念经咒，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圣号，乐而不疲。梦中常有美女相伴而行，有时引导她听经礼佛

，或者启发开示修持，或者导游极乐净土，或者预示避开乱世的方向，所梦见的事物大多有证验。患心、胃的各种疾病，在梦中诊治即痊愈，因此以入梦为乐。持诵观音圣号及大悲咒既诚恳，瓶水于是发光，正好邻居有只疯狗，试饮之后即驯良。铜江县长章浩若之妻病危，喝下去即病愈。铜仁师范校长章廷俊病重，医生说无法治疗，饮之而后病愈。因此信心更加坚定，功课更加勤奋。而其随丈夫为官所经之地，来求大悲水的人，络绎不绝，所救活的人无数，无法一一记载。且慈爱遍及一切众生，也令外道受感化而信佛。

一九四九年来台湾，为李炳南老居士的常随众，虔诚地奉事老居士，精进念佛。一九五四年秋天，依止道源法师，受优婆夷戒于狮头山元光寺。从此严持清净的戒律，早晚课完毕后才吃饭就寝，坐卧必

面向西方。每次诵持经咒，便觉安适舒畅，一心念佛，颇能不乱。曾听讲《地藏经》于宝善寺，独自于佛前作晚课，见到佛光重重交相映照。如置身于清净的境域。常常举目向着天空，就看见佛像幢幡，错综交杂灿烂辉煌，而且愈遥远愈巨大，愈高升愈明亮。有时在灯下也可看见。

一九六二年七月，发愿诵《地藏经》，祈求延长母亲的寿命，灯花屡次结出舍利子。从此之后六斋日，或亲友的生日、忌日，均念佛回向，即得舍利子。冬天，患肝癌，生病躺卧于床铺，早晚仍举手至头礼佛，默念佛号不停，仍有舍利子落于灯下。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病重，遗嘱交代儿孙们印经塑造佛像，世代信佛。并将舍利子分给各个儿子供养，除此之外没有说其他的话。随着莲友默念洪名，最后至『佛』字时，嘴角不再微动，安详舍报

往生。此时室内有香光，脸颊下巴之间好像涌现露珠，印堂放光缓缓上升，时年六十三岁。入殓时，手脚柔软如绵。过五日后火化，获得舍利子三百多颗。台中同时受戒的郑张性真居士，梦见她欢喜告知，说她已经往生极乐、拜见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以实践她以前所说往生后要回来告知的约定。往生后的三七日，召集僧众及同参道友念佛，曾华英于香烟缭绕之中，看见她穿着海青，脚踏着红色的莲华，相貌庄严清净，于是呼叫大众一同瞻仰，很久之后才隐没。（周杨慧卿居士纪念录）

评曰：「蒙地藏王菩萨化身授记学佛，示于梦中授经，梦见巨僧答应介绍她受三皈依，梦中有美女启示修持，引导游历极乐世界等，皆是累世的修持所感得。常见佛像及光明，舍利子频频降临，种种胜

境，乃是由戒行精进所感得。而大悲水能治愈大众的病，竟然无法医治自己的病，这是想要代众生受苦，行菩萨道呢？或者是令累世的宿业，于此生报尽，暂时忍受小苦，永享极乐呢？仔细看她放光示梦，舍利子现相等祥瑞的感应，必是上品往生。」

二十世纪　某母

某母。台湾省台中市人。有孙女三人，在合作新村，开三姐妹电发院，都称某母的媳妇为老板娘，而不知其姓名。因媳妇想要信奉佛教之外的宗教，邻居黄夫人，为接引她信佛，曾为她说种种感应事迹，并请她到家中礼拜庄严的佛像，赠送她菩提念珠，因此心中非常感谢。

某母年八十四岁，卧病数月，病重时，大约有五日不吃饭，而日夜精神错乱，

乱呼乱叫。其媳妇向黄夫人求救，黄夫人马上随她前往，看见某母已现出恶相，恐怕会堕入恶道。即召集其子孙说：「你们要用至诚心，在祖母的身旁合掌念阿弥陀佛，如果不会念，可以随我念。」并劝某母随声忆想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共念佛一个多小时，某母忽然变得和颜悦色，出声随大家念佛。大众看了非常欢喜，再助念十多分钟，某母即安详往生。大众仍持续助念八小时，佛声不断。（念佛感应见闻记一三六页）

评曰：「《十六观经》云：『或有众生，应堕恶道，临终遇到善知识，教令念佛，至心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如今看到某母的往生，确实是更可相信而有明证的。」

二十世纪　王弄书

王弄书居士。法名宏法，福建闽侯县人。年十一岁，看见母亲死于难产，即发誓不嫁，愿事奉父亲终老。见到以烧煮的猪、鸡、鸭祭祀母亲，触发同体大悲心，于是断绝肉食改为吃素。十八岁，毕业于福州女子师范，及法政学校，即南渡到荷兰属地望加锡，执教三年。从此以后就负起奉养父亲，及教育弟妹的责任，按月汇钱帮助家用，数十年来从未间断。二十一岁，应缅甸仰光中国女子公学的聘请，任教务长，兼国文导师。

三十一岁，信奉佛教，皈依慈航法师，任缅甸的中国佛教会理事，兼佛教义学主任。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历尽艰险回到家乡，创办福州模范儿童教养院，得以侍奉父亲直到生病过世，丧葬祭祀全都按照礼节来办理。一九四六年到槟城，协办

菩提小学，任监学兼名誉校长，而密行念佛法门，精进不懈。

一九五九年三月，因事到香港，生病经过十天，得佛教慈济医务所的针灸医师叶敏，全心全意地照顾，所幸很快就病愈了。随即决定居住在香港，专修净土法门，于是帮助筹建慈济精舍于九龙狮子山。提倡组织药师吉祥会，征聘董事，筹募经费，普遍布施医药，赈济嘉惠贫病的人。一九六一年七月，退休前往香港，住在慈济精舍。与住持法参尼师，及其徒弟叶敏，彼此非常契合，自此以后念佛更是精进。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中，身体突然感到不适，稍微发烧腹胀，经西医诊察，为肝硬化，无法医治。仍然谈笑自如，躺卧于床上念佛不断。隔年正月初八日，叶敏陪她去住院，医治无效，坚持要出院，说：「我的时日已不多，若不允许我回家，恐

怕来不及了！」十九日返回精舍，二十五日叫人购买录音机，说：「我往生时，希望常常专心听念佛声，助念的人少，无法时常念佛不断，可用录音机补助，随时播放。」二十八日，周善华居士来，欣慰长谈，看见叶敏悲伤，嘱咐不要伤心，生死只不过是像搬家的一种迁徙罢了。

二月初十日中午，吴人俊等人前来，仍相谈一个多小时。下午达道法师等人来看望，王弄书说：「我只念佛，一切放下。」说完后，眼睛慢慢闭起来，在录音机的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时年六十八岁。大众建议移灵殡仪馆，叶敏坚持必须二十四小时之后，才可移动。而大众的意见难违，哪里知道运灵车来到山下时，即熄火无法前进，连换四辆车都是如此。等到车子修理好，行驶到达精舍时，正好满二十四小时。十二日入殓，仍旧念佛九天九

夜之后才火化。（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

评曰：「我曾提倡录音助念，旨在利益众人。而王弄书居士已先倡导，虽为利己，而实行后若有效，必争相采用，实在也是利人也。」

二十世纪　钟张冰如

钟张冰如居士。法名净融，江西萍乡人钟焕臻居士之妻子。年幼时读书于家中私塾，擅长专精刺绣，结婚后学习于正本女学校。一九三四年，跟着四叔、祖母念白衣咒，及观世音菩萨圣号。隔年随着丈夫到西北任职的地方，一同游历泰山、华山，参访著名的寺院，拜访高僧，渐渐地接近佛法。一九三七年抗战之事兴起，跟随丈夫辗转于军中，仍然不忘念佛，因此

常能化险为夷，于是信佛更加虔诚。

一九五〇年来台，随着十叔钟石磐夫妇，参礼寺庙莲社，研究学习朝暮课诵。先后与丈夫一同皈依智光及南亭法师。常常听李炳南老居士讲经说法。早晚诵经念佛，无论寒暑从不间断。

一九五二年，病危，丈夫发愿念观音圣号三十万声，果然念完就病愈了，从此修持更加精勤。平日诵经念佛，戒杀放生，于十斋日则吃素。每逢各种佛事功德，则捐赠钱财无所吝惜。时常发愿满六十岁后，吃素受戒，专心净修，不问世俗的事务。后来，迁居到南投中兴新村，辟建整修庭院，部署房舍，疲劳过度，导致旧疾复发，住院二十天，医药无效。弥留时正念分明，丈夫在旁边助念佛号，嘴唇仍然振动随念，嘴唇静止不动后即往生。时为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未时（下午一～三点

），年纪才刚好六十岁。停柩时面貌如生，手脚柔软如绵。（钟张冰如居士纪念录）

二十世纪　盛章氏

盛母章耀英居士。法名慧彩，湖南长沙人，明一法师之母亲。一九四九年，全家来台湾，一九五二年皈依三宝。一九六〇年六月，受在家菩萨戒，从此长年持斋念佛，并持八关斋戒。虽未读书，但是听经闻法，尚能领悟契会。渐渐学习持诵《阿弥陀经》，及大悲、往生诸咒，时常盘腿静坐，念佛精勤恳切。在清水眷区，与莲友创办念佛堂，轮值主持二年，每逢法会，不辞劳苦。长子退役后，准其出家，凡有劝募化缘的人，皆随喜捐助。老年患胃肺各种疾病，医药无效，一九六七年八月初一日，忽然大吐血，住院十余日，自知世俗尘缘将尽，坚决出院静养，以免妨

碍念佛。回到佛堂后，即拒绝医药，一心念佛，以求早日往生西方净土。明一法师随侍在侧，常以佛法安慰勉励。

至十月中旬，忽然说：「前几天晚上梦见阿弥陀佛，来到我的床前，曰：『你想早日往生，我将派人来接引你。』昨天晚上，梦见佛派轿子来，我因尚未沐浴更衣，身体不洁净。抬轿的人说：『明日再来。』隔日来的时候，仍未准备完全，他说：『昨天已经说好了，如何又不准备呢？』此时大众围绕，均不相识，抬轿的人就对大众说：『念佛好！大家要念佛。』才一上轿，还没有起步就醒过来了。前后数次的梦境相应，我想是即将要往生了。」说完后三日，饮食顿时减少。二十日起，每日仅饮水数次，神志还算清楚，只是嗓子不能发出声音说话。

到了十一月十二日夜里，忽然说：「

我的病已经好了，可扶我起来行走。」自此神识昏乱，语无伦次，虽然是自己的子女也不认得。时而喜悦时而悲伤，样子好像疯狂，并讨取荤食，明一法师则以素食取代之。明一法师看见母亲业障现前，即礼大悲忏，求消业障。十六日早晨，恢复平静，而声音又再沙哑，身体更是衰弱疲惫。为免除母亲的病苦，求佛慈悲怜悯，早日来接引母亲，往生西方净土。十七日，到另一佛堂，借用卜卦，求佛指示，迹象显示可于三日之内，蒙佛接引。

十八日召请明一法师到床前，好像已经预知时至，想要嘱咐后事，但是声音微细无法听到。明一法师劝她不要说话，只要一心念佛，点头表示答应。接着伸手叫法师扶她起来稍微坐着，说一个死字而躺下。于是尽速请数人来轮班助念，忽然喉咙中隐隐有念佛声。大约两小时后，在大

众念佛声中，安详而往生，时为十一月十九日卯时（早上五～七点），年六十九岁。邻居某夫人，梦见盛母乘空向着西方而去。继续念佛二十四小时后才入殓，此时身体柔软如生。火化后，头骨有未成熟之舍利子三颗，翡翠色的骨头数片。（狮子吼月刊七卷六期）

评曰：「查《十六观经》九品往生，只有乘金刚台及莲华，并没有乘轿者。或者因盛母不明教义，误以湖南习俗接引必用轿子，我佛慈悲，曲垂方便。而又一再地延误，导致业障现前，神识昏乱，所幸儿子已经出家，为礼忏消除业障，并请人助念，才获往生。否则随业轮回流转，实在是可怕。」

二十世纪　洪环

洪环居士。住在台中市北区远志里光照巷。一九四九年，李炳南老居士来台中弘法，即全家虔诚信佛，每逢讲经或开会时，风雨无阻。家财富裕，布施从不吝惜，获指派为台中莲社四十八愿愿主，兼任施财班班长，领导布施，二十年如一日。并且善巧方便，普遍劝人念佛，家族邻居，皆被劝化。担任台中市北区妇女会干事，排难解纷，使感情破裂之夫妇，皆成美满家庭，皈依三宝，改恶行善。

一九六七年，忽然患肠胃病，经西医开刀诊治。隔年二月中旬，病又转重，请李炳南老居士开示，老居士见其服药镇静而昏迷，于是交代其子女，不要让她再服用镇静剂，以免助念时，神识昏沉，不得往生西方净土。十七日午后三点，昏迷不醒，气息急促，只是两手不断起落。请林看治居士等人念佛至五点多，气息渐渐平

顺，两手也停止动作，且神志清醒向人致谢。说自己病已经好了，请大众立即休息。

隔天早晨再到她家，洪环便说：「昨天承蒙你们为我念佛，当时好像被千斤重的黑色蛟蛇罩住，压得不能透气，只有两手能动，却不能拨开。」问她说：「你为何不念佛？」答说：「不但口不能念，心也不会念。幸而听到佛声，黑色蛟蛇渐渐消失，才轻松而清醒。过了两小时左右，有一位白衣童子，来讨债算帐，我告诉他不曾欠债，童子说：『是前世的业债。因你前世好杀，在台北杀猫四十只，均抛入基隆河。我是其中之一，被许某人救起来，但已不能再活下去，而后被缚挂在树上，受日月精华，得此人形。其余的仍为猫，要你超度我们出生死之苦。』我急忙说：『月中莲社祭祖，顺便为你们超度就可以了。』童子说：『不可以！必须你在家

念佛超拔。我就答应。』」说完后，立即请十多位莲友，念佛三日，为其超度，以解冤释结。

到了三月初五日早晨，仅存一息，再请林看治居士等人助念一个多小时，但是依然如此。于是暂停念佛，向她的耳边大声说：「你念佛二十年，一心求生西方净土。既知娑婆世界，是假是苦，有生必有死，只是分先后而已。极乐世界，才是我们安稳的家乡，阿弥陀佛，是大慈悲父，必来接引你。这再为你助念，请佛来接引，要放下一切，随大众念佛。」随即张开眼睛点头示意，大家持续念佛五分钟后，即含笑而往生，时年六十二岁。大众再助念八个小时后，才为她沐浴入殓。（念佛感应见闻记一〇九页）

评曰：「如果不结冤业罪债，临终即

无障碍。洪居士念佛二十年，度人布施钱财无数，临终还是障碍重重。如果不是莲友助念，及超度冤魂，决定难以往生。普劝修习净土行业的人，应随缘消旧业，更不造新殃，以免为往生障缘。」

二十世纪　陈母

陈母。住在台湾省台南新营，女儿陈英满，于一九六四年，跟随丈夫迁居台中雾峰，获闻净土法门。即信心坚固，皈依三宝，为台中莲社雾峰布教所之莲友。早晚二课，不曾间断。

一九六六年某天夜晚，梦见回到新营，看见一恶鬼，以绳子绑住母亲，将要拖走，陈英满即拉住母亲，大声呼喊：「阿弥陀佛，来救我母亲。」一面拼命念佛，一面将绳子解开，恶鬼已经不见了。后来，忽然接到限时信，才知道母亲于昨天患

脑溢血，现在正在昏迷中，于是马上搭车回家，路上一心念佛，当车子经过彰化时，忽然看见西方三圣，示现在空中，非常明显，于是念佛更加恳切。到家时，母亲已经眼睛嘴巴歪斜，半身麻木，不省人事。随即在母亲旁边念佛不断，念至第三日，母亲忽然清醒可以说话。于是每日给母亲喝大悲水，并劝她念佛。到了第七日，嘴巴眼睛回复正常，女儿才返回雾峰。以后每个月回娘家，必劝母亲念佛，并引导母亲皈依三宝，虔诚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女儿助念声中，安详而往生。（念佛感应见闻记一四一页）

二十世纪　陆敏君

陆敏君居士。名婷瑛，原籍江苏宝山，生长于上海。生性端庄贤淑，从来不曾

生气发怒，待人接物，一片慈祥。一九六二年，与湖南张剑芬居士结婚于台北市，丈夫即劝以信佛念佛，陆敏君虽然嘴里答应而心中未信。等到一九六七年，忏云法师在莲友念佛团主持佛七，丈夫送她去住在念佛团内，而获皈依。于是发勇猛心，努力念佛，以大悲咒、〈普门品〉为平常的功课。每年十二月的佛七，无不参加精进念佛。平日有说法讲经，也常常与丈夫一同前往参加，从无间断。

一九七二年，右眼患病，开刀四次，最后在荣民总医院动手术，因视神经受震导致牵动脑血管破裂，昏迷五日而逝世。时为农历十一月十二日亥时（晚上九～十一点），年五十七岁。张剑芬因思念痛苦，无法自己超越，家中有扶乩的沙盘和乩笔，因此有一天试用，即降乩书写一个『婷』字。很高兴是妻子陆敏君来，即问曰

：「不是误死的吗？」答曰：「命也。」问：「如今住在哪里？」答曰：「住在公墓旁所焚烧的纸屋。」问：「此后何往？」答曰：「将生人道。」问：「何地？」答曰：「海南岛，仍为女众身而贫穷，只是还可以出家修行！」张剑芬于是赶紧请忏云法师到家中，为念佛开示，劝她发愿往生西方，不要投生人天道。随召请念佛团，放大蒙山，并为念往生咒一万遍，以助往生西方净土。

隔日，再扶乩，则云：「已获见阿弥陀佛，告知于三日后将来接引，得下品上生。大势至菩萨持银台，观世音菩萨洒甘露，清凉润泽，一如经中所说。」问：「是否真的往生西方？」答曰：「当然是真的。」问：「往生西方后，是否可以托土地神来告知？」答曰：「可以。」并嘱咐家中不可设乩，以防鬼魂作怪。念咒圆满

后，恰为第三日，即十二月初七日晚上，再扶乩，土地神到，说：「陆敏君托我来告诉你，她已往生，希望你用功念佛。」（张龄撰先室生西记）

评曰：「死后念佛，而获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前面有王兰馨、吴毓祥居士，这里又有陆敏君居士，皆以中阴身，得助念之力，而获往生西方净土。此于往生前，表示得下品上生。若往生后，表示登莲界的人，有《初编》王恭居士。表示往生边地的人，有《续编》的陶氏。皆证明于扶乩，此都是确然可信的。」

论曰：「诸佛以八苦为师，而成正觉。故以怖畏痛苦之心而念佛，为出苦的第一妙法。同处于生死苦海，无论是贫富贵贱，而女人之苦，更多于男人。因此能诚

恳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而出苦海者，也是女多于男。只是女众皆往生于闺阁之内，如果不是请人助念，也不易为外人所知。」（编注：换言之，女众往生者，应有更多。）

二十世纪　王惠贞

王惠贞。台东人，生长于教育家庭，父亲为校长，母亲担任教师，弟妹皆受高等教育。其夫婿张君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现任台中港工程重要的职位。王惠贞年幼时，随其母亲黄玉女，薰习佛法，也曾皈依三宝，修持净土法门。对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颇为专心向往。

一九八〇年秋天，患子宫癌，数度住院，终以未能根治为憾！自知生命不免无常，于是依照《地藏经》所说，将珍贵的饰物，陆续布施给慈善机构，救济社会上

贫病的人们，以示对世间所有的一切财物无所执爱。又交代其丈夫及儿女不得进入她的房间，以便静观思惟，断除母子及夫妇之情，以免往生时起障碍。经过七日后，说：「丈夫与儿子皆可进来房间，我已不再动情了！」从此以后，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

过了数日，其母亲由台东来，看她病重将死，于是在星夜下奔走告知广化老法师。广化老法师听到消息后，立即前往，探问病况，并开示佛法说：「只要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若大限已到，佛必来接引往生；如果寿命未尽，念佛也可消灾灭除罪障。」王惠贞说：「无论如何，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愿留在此娑婆世界受苦。」广化老法师于是开示恳切念佛求生西方之道，并说：「我的师父，我的老师，我的爸爸，都已往生西方净土。他

们即是你的师祖，你现今念佛求生西方，必有感应，他们一定随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王惠贞听完后，欣然点头。

一九八一年农历四月初六日，自己起来沐浴更衣，穿衣完毕后对其母亲说：「我现在已身心清净，去请师公来，我明天往生。」隔天，广化老法师于晚课后，率领南普陀佛学院学僧前来助念。念到半夜，面貌转为清新。广化老法师问：「能否于苦痛中念佛？」王惠贞以手指着心点头，示意能够念佛。当时正值半夜，广化老法师将带领诸位学僧回到佛学院，王惠贞不答应，好像预知不能撑到明日。经再三安慰开导，将往生时，只要以电话通知，立即前来助念。广化老法师并留两位学僧，在旁念佛，王惠贞才答应让他们离去。

凌晨四点，忽然告诉其母亲说：「快打电话请师公来！」不料电话临时发生故

障，于是延迟到凌晨六点，请母亲取水来，亲自盥洗手及脸完毕，再请母亲将西方三圣捧过来，面对佛像，合掌恭敬地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字尚未出口，即突然往生。不久，广化老法师率领众僧来助念。往生后六小时顶门还是温热，而面貌现丈夫相，异常的庄严。当时僧俗大众，莫不称说赞叹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往生物类第五

清　鸡

清德宗光绪二十九年（西元一九〇三年），虚云老和尚在昆明的福兴寺闭关。迎祥寺有一位僧人来，说：「寺中有放生的雄鸡，重数斤，极为凶恶好斗，群鸡皆被伤及鸡冠与羽毛。」虚云老和尚即为公鸡说三皈五戒，教令念佛。

不久之后，即不再斗事，独自栖息树上，不伤虫蚁，没有喂它则不食。久而久之，听到钟磬的声音，即随大众上殿堂，课诵完毕后，仍栖息树上，教以念佛，即作佛！佛！佛之声。之后二年，有一日晚课完毕，站立抬起头，张开翅膀扇动三次作念佛的样子，站立而往生。经过数日也不改变，最后以龛柩葬它。（虚云和尚年谱三五页）

评曰：「不伤虫蚁，戒杀也。不喂它

则不食，戒盗也。独自栖息树上，戒淫也。听闻钟磬声上殿堂，念佛精进也。我们人类受戒者少，持戒精进者更少，为何身为人而不如鸡呢！」

二十世纪　双鹅

一九二〇年，张抽仙居士以雄雌二只鹅，送到昆明的云栖寺放生。虚云老和尚为说三皈五戒，均低头静听，说完后，抬起头好像很喜悦的样子。自此以后，白天于清水中游戏，晚上守着寺门。每天早晚课时，随众人上殿堂，伸长脖子观佛，目不转睛，听到念诵即仔细地听；听到念佛即高声鸣叫；见到众人绕佛即随众绕。经过一段时间都是这样，众人都很喜欢它们。

经过三年，有一日，雌鹅忽然于大殿门前，绕行三转，抬头望着佛，长鸣数声而往生。羽毛形体都没有干枯，僧众以木

盒埋葬它。雄鹅在夜里鸣叫不已，如同思恋仰慕之意，既不戏水也不饮食，样子甚为悲苦。但是仍然每日上殿堂，如同以前观佛，维那师父看它忧愁不乐，便鸣磬告诉它说：「你失去伴侣非常痛苦，既然知道要观佛，就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不要贪恋这个苦恼的色身。大众助你念佛，你要存想心听，每一次击磬，则一声佛号。」大约数十声后，弯曲脖子作拜佛的样子，于是起来绕佛三转，振动翅膀一拍，收起羽翼缩起脚丫，安然而往生。僧众仍以小棺木入殓，为二只鹅共同造一坟墓，张抽仙居士作文章记载其事迹。（虚云和尚年谱七二页）

二十世纪　九十六牛鬼

九十六牛鬼。是四川南部刘净密居士家的女佣聂嫂宿世以前所杀之牛。聂氏，

四川人，自出嫁后，常被鬼怪作弄，每年必定发作数次，苦不可言。

一九三二年二月，帮佣于刘家，忽然生大病，通身起红疱，痛痒万分，心中麻痒想要寻死。于是就要外出寻河投水自杀，被大众拦阻，好似疯狂的样子，大唱杀牛之惨歌，声音清脆成韵，喧闹不休。刘净密居士前往询问何故？答云：「老爷宽宏大量，我不是聂氏，是她远世以前在万县为屠夫时所杀的牛。现今来此向她索取性命的，有九十六头。」刘净密告诉它说：「你们真是大糊涂，实在是由于你们先杀她，然后变成牛而被她杀。否则，她为何这么巧只杀你们九十六命呢？现今忘记你们先杀过她，只记得她曾杀你们，如此辗转寻仇，名曰苦轮。永远相杀不休，究竟有何帮助呢？」牛曰：「若是这样，我们实在错了。但我脖子下，血还淋漓，痛

苦尚未停止，由此痛苦而想到来源，生起报复之想。」

刘净密说：「这个不难化解。」即命仆人取茶水半杯，持诵甘露咒三遍，叫她喝下去，她的手无法弯曲，说：「牛的蹄足怎么能拿着杯子呢？」于是叫仆人为她灌下去。才喝下去，高兴地说：「真是好神妙之水。」抚摸她的喉咙说：「已经痊愈了！」又抚摸她的手说：「蹄已经脱离了！」抚摸她的头说：「角已无了！」庆幸之余，向着虚空说：「告诉你们，如再叫我牛王菩萨，将不容你了！」

刘净密接着为说无明轮回时痛苦的情况，又赞叹彼极乐世界的安稳快乐，永免苦轮。并问它说：「你们愿往生吗？」回答说：「既然如你所说，为何不愿意呢！但我们罪障深重，怎么能去呢？」刘净密说：「你们能发愿念佛，欣喜羡慕彼极乐

世界，我当为汝等请阿弥陀佛，前来接引你们，好吗？」回答说：「非常好！非常好！但我们长久处于饥饿，愿赐一些食物。」刘净密就答应它们，即以洁净的杯子盛装清水及饭，诵变食咒七遍，洒在竹林中。一会儿之后，即告诉他说：「皆大饱满。」欢喜致谢。

刘净密随即于后窗空地，燃香烛，恭请阿弥陀佛，再为念往生咒、《心经》、大悲咒，及佛菩萨名号。她说：「你们快看，阿弥陀佛一请即到，高立于窗外，金身丈六，诸位快快收拾，随佛去也！」此时刘妻汪志西在室内，问说：「你们见到净土吗？」答曰：「见！」问说：「什么样子？」即详细地说明其所见到的景象，皆符合于净土经典。它们临走时至诚的感谢，说：「此番盛意，令我们多世的沉冤，一朝冰释，我们扰乱她多年，令她常常

受苦。如今仰仗阿弥陀佛来迎接，往生西方净土，聂氏她这个人，还希望您慈悲，劝她念佛，同生西方。他日老爷太太往生西方净土时，我们一定随佛来迎接，并将今日念佛功德，奉还自受。」说完后就寂静下来了。

不久之后，聂氏醒过来，问她，她说：「我如同在睡梦中到了城里，走到西街，看见群牛以凶恶的态度朝向我，群牛的脖子下流着血，尤为可怕。正在紧张害怕之间，听到老爷的声音，境界忽然改变，平坦的地面及茂盛的树林，清新雅致适合游玩，忽然闻到饭香逾于平常，群牛吃饭于树林中，跳舞欢乐。其他的就不太明了了。」从此以后，即无鬼怪的祸害，聂氏也已长年吃素了。刘净密于一九三四年春天，在西康出家，法名慧定，这是在出家之前所记载的。（皆大欢喜第一集八页）

评曰：「此九十六牛鬼，向宿世屠杀它们的人索命。幸而遇到善知识，为它们解冤释结，超度往生。随即请人劝导欠其命债者，也念佛同生西方净土。此是冤仇宜解不宜结，而杀戒更是不可放松也！」

二十世纪　白鹅

一九三二年，虚云老和尚建筑鼓山放生园。隔年六月初二日，召集寺僧及男女居士五百余人，举行落成典礼。当时放生的人很多，乃由虚云和尚登坛说法，圆音一演，异类同解。

郑琴樵居士放鹅一群，其中有白雄鹅一只，重约十六斤。伫立于偏僻的地方，从此不戏水也不与群鹅在一起，自己漫步于佛楼的下面，喂它也不食，只饮少量的水，而喜好接近人。有人告诉它说：「你要念佛。」则展翅引吭，作阿弥陀佛声，

屡试不爽。听到大钟、木鱼，往往哀鸣不已，好像想要听经闻法的样子。抱它进入佛堂，则镇静注视，若有所思。课诵完毕后，仍眷恋不肯离去。

十七日晚上，随大众课诵一如平常，忽然高唱阿弥陀佛四个字，清清楚楚可以听见。到了九点，还直立闭上眼睛站立，有人抱出佛堂，仔细地看它，原来已经往生了。隔日，送往葬坑，身体还有温暖、柔软洁净，并且散发出香味，令人有些不忍。郑琴樵想要彰显它的奇特，请按照出家众火化的方式火化，为建一座坟墓。此时正当炎热的夏天，五日之后火化，还没有异味。（佛学半月刊六四及八八期）

评曰：「一听闻说法，即知引吭念佛，而随众课诵。才半个月，即念佛而站立往生，顿时脱离苦轮。当时一同听闻虚云

老和尚说法者有五百余人，有没有人能即信即行，就如同这只白鹅一样的呢？」

论曰：「前三编，只列出往生物类，而无鬼道，在此记录一鸡、三鹅、九十六牛鬼。再加上第二附传的十余名冤魂，皆教以念佛，而获超生西方净土。足以证明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只要一念专注至诚，无不六道顿超，不只人类而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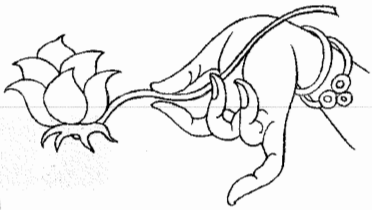
净土圣贤录四编终

慧律法师文集系列

1.慧律法师简介
2.临终备览
3.修行法要
4.断除四烦恼
5.死亡的艺术
6.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7.佛教与人生
8.佛学问答录
9.慧律法师开示录
10.清心语录
11.慧律法雨
12.净土圣贤录易解
13.茅蓬语录
14.祈愿正法重现
15.佛心慧语
16.佛心禅话

本会印赠之经书，绝无委托专人募款，敬请明察。
For Free Distribution(Printed In Taiwan)禁止出售

版权佛陀所有·欢迎翻印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净土圣贤录易解(六)

- 讲　述　者：慧律法师
- 整　理　者：弟子释法宣
- 倡印单位：财团法人文殊文教基金会
- 发行流通处：高雄文殊讲堂
- 住　　址：高雄市前镇区嘉陵街六号
- 电　　话：886-7-3327833
- 网　　址：www.wenshu.org.tw
- 承　印　者：鸿顺彩色印刷制版股份有限公司
- 住　　址：高雄市三民区中峰街19号
- 电　　话：886-7-3162246
- 初　　版：1995年10月25日
- 简体初版：2008年02月01日